暗隙 冰峰

Joe Simpson and his climbing partner, Simon Yates, had just reached the top of a 21,000-foot peak in the Andes when disaster struck

THE TRUE STORY OF ONE MAN'S MIRACULOUS SURVIVAL

COMMON SERIES 23

COMMON MASTER PRESS+

TOUCHING the VOID

Joe Simpson

THE CLOSER YOU ARE TO DEATH,

THE MORE YOU REALIZE YOU ARE ALIVE.

你越接近死亡，就越能感受生命

這是割斷繩子與被割斷繩子的真實告白，也是在死神的懷裡提煉勇氣、恐懼、友誼的登山經典。當你感染作者的孤獨與恐懼，結局卻讓你更加相信光明，人類的求生意志，遠遠超乎我們的日常經驗和想像！……

NCR BOOK AWARD | BOARDMAN TASKER AWARD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暗隙 冰峰

Joe Simpson and his climbing partner, Simon Yates, had just reached the top of a 21,000-foot peak in the Andes when disaster struck

THE TRUE STORY OF ONE MAN'S MIRACULOUS SURVIVAL

COMMON SERIES 23

TOUCHING the VOID

COMMON MASTER PRESS

Joe Simpson

THE CLOSER YOU ARE TO DEATH, THE MORE YOU REALIZE YOU ARE ALIVE.

你越接近死亡，就越能感受生命

這是割斷繩子與被割斷繩子的真實獨白，也是在死神的懷裡提煉勇氣、恐懼、友誼的登山經典。當你感染作者的孤獨與恐懼，結局卻讓你更加相信光明，人類的求生意志，遠遠超乎我們的日常經驗和想像！……

推薦序

【全球知名登山家】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文

去年冬天，我在夏慕尼與喬初次相遇。那時喬就像許多登山者一樣，決定要學習滑雪，但他不打算接受正式訓練課程，而是要自學。我聽說過，也讀過他在登山生涯中數次絕境逃生的驚險故事，其中尤以最近一次在祕魯的歷險為甚。但這些都並未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和喬並肩坐在夏慕尼的酒吧裡，簡直無法把那些驚險故事和名聲與他本人連結在一起。他皮膚黝黑，髮型略帶點龐克風格，舉止也有些粗魯。這麼說吧，我可以想像自己在謝菲爾德街頭遇見他，但很難想像這個人出現在山裡。此次會面之後我也很少想起喬，直到閱讀了《冰峰暗隙》的手稿。吸引我的不僅是精采的故事（故事的確精采絕倫，是我所讀過最不可思議的逃生經歷），還有他那出色的文字，行文跌宕起伏，細膩又充滿戲劇張力，生動地刻畫了他和同伴賽門．葉慈極度恐懼、痛苦的心理狀態。從下山途中喬摔斷腿，到他獨自在冰隙中痛苦掙扎，再到他終於拖著傷腿爬回營地，我深受吸引，難以釋卷。

為了更深刻理解這個故事，我回憶起自己一九七七年在艾格山的經歷，並與喬的逃生經歷比較。史考特（Doug Scott）從峰頂垂降時撞斷了雙腿，這一段與喬的逃生經歷初期有些相似。當時在這極其荒涼的峰頂周圍也只有我和道格兩人，但我們還有另外兩名隊員在峰頂下山坳的雪洞裡。我們遭遇暴風雪，花了六天時間下山，其中五天沒有食物。在下山途中我不慎滑倒摔斷了肋骨。這是我登山生涯中最痛苦的經歷，與喬的歷險相比，卻顯得微不足道。

一九五七年，在喀喇崑崙山的哈拉莫什峰（Haramosh）也發生過類似事件。那次是牛津大學登山隊首次嘗試攀登這座七四九〇公尺的高峰。在登山隊決定折返以後，其中兩名隊員─吉拉特（Bernard Jillot）和艾默瑞（John Emery）為了拍些照片，打算沿著山稜稍微走遠一些，卻突然遭遇強風造成的大片雪崩。所幸他們在摔落過程中保住了性命，隊友也成功營救。但那只是漫長山難

的開始，最終只有兩人生還。

那段經歷也同樣引人入勝、動人心魄。然而撰寫故事的是職業寫作者，因此故事缺乏第一手紀實的感性和力道。這恰恰是喬．辛普森勝出之處。《冰峰暗隙》不僅情節曲折離奇，是我聽過最難以置信的逃生故事，而且敘事出色、鮮活，堪稱此類作品中的經典。

一九八八年二月

獻詞

謹以此書獻給　賽門．葉慈

他的恩情我永遠無法報答

也獻給那些勇攀高峰，卻沒能生還的山友

∮

所有人都做夢，但是不盡相同。

夜裡在意識深處做夢的人，當他們白天醒來，會發現這些夢只是虛無。

但是在白天做夢的人卻非常危險，他們可能會睜大眼睛，付諸行動，

把夢境變為現實。

—湯瑪斯．勞倫斯，《智慧七柱》

第一章　高山湖泊之下

我躺在睡袋裡，望著光線從紅綠相間的帳篷布篩落帳內。賽門正鼾聲如雷，時不時還抽搐幾下。我們也有可能是在其他地方吧？待在帳篷裡總有一種奇異的不確定感。只要把拉鍊合上，世界便阻隔在視線之外，無從感受身在何方。蘇格蘭，法國的阿爾卑斯山，喀喇崑崙山脈，都一樣。蕭瑟風聲、淅瀝雨聲、風拍打帳篷發出的聲響、隔著帳篷墊感覺到的地面硬塊，以及襪子與汗水的酸腐氣味──這些在地球任何一隅都無甚差別，也都和溫暖的羽絨睡袋一樣令人心安。

帳篷外，群山將在清朗天空下迎來第一縷陽光。也許還會有禿鷲被熱氣吸引，在帳篷頂上逗留。這同樣並不出奇，我昨天下午就看到一隻禿鷲在營地上空盤旋。我們正位於祕魯安第斯山脈瓦伊瓦什山（Cordillera Huayhuash）的中段，距最近的村莊四十五公里，而且路況崎嶇異常，四周則環繞著我所見過最壯觀的冰山群。而我們在帳篷裡，只有薩拉泊峰（Cerro Sarapo）雪崩發出的聲聲咆哮提醒我們這一切。

我依戀帳篷裡溫暖的安全感，但也只能不情願地鑽出睡袋，因為我得去生火。夜裡下了一點雪，我走向做為臨時爐灶的岩石，結冰的草叢在腳下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音。我經過理查的單人帳篷時，沒聽到什麼動靜，他的帳篷塌了一半，上面結滿白色的冰霜。

一塊橫懸的巨大漂礫成了我們的臨時廚房，我蹲在避風面享受完全獨處的時光。我往汽油爐裡注入汽油，但溫度太低，汽油又含有鐵鏽，無論怎麼撥弄，爐子仍固執地不肯點燃。不久我失去耐心，斷然把汽油爐放到瓦斯爐上，將瓦斯爐火力開到最大，火苗這才劇烈地迸發出來，火焰竄得足有半公尺多高。儘管汽油並不純淨，還是燒得劈啪作響。

爐子慢騰騰地煮水，我環顧四周，寬敞、乾涸的河床上佈滿岩石，頭頂上方的漂礫正足以代表這一大片地區的景觀，只差不能指出這裡極度惡劣的天氣。在營地正對面不超過兩公里半的地方，一面冰雪巨牆高高聳起，直逼薩拉泊峰頂。在我左側，兩座壯觀的冰晶城堡從大片冰磧裡拔地而起，俯瞰著我們的營地，那是耶魯帕哈

峰（Yerupaja）和拉薩克峰（Rasac）。雄偉的修拉格蘭德峰（Siula Grande）高達六三四四公尺，就躲在薩拉泊峰背後，從這個位置無法看見。一九三六年，兩位勇敢的德國人首次從修拉格蘭德峰的北側山稜登頂，此後鮮有來者。然而真正的桂冠是險惡的西壁，落差達一千三百七十多公尺，迄今所有嘗試攀登者都鎩羽而歸。

我關上爐子，小心把水倒進三個大杯子。陽光還沒射上對面的山稜，待在陰影中寒氣逼人。

「飲料已經準備好了，如果你們還活著的話！」我興致勃勃地宣布。

我狠狠踹了理查的帳篷一腳，把霜都震了下來。他爬出帳篷，五官痙攣，冷得發抖，二話不說，攥了一卷衛生紙就直奔河床。

「還是不舒服嗎？」他回來的時候我問。

「唔，還不是很舒服，但沒那麼糟了。昨晚真他媽太冷了！」

我猜，令他身體不適的也許不是燉菜豆，而是這裡的高海拔。我們在海拔近四千六百公尺的高山上紮營，而理查可不是登山家。

我和賽門在祕魯利馬市的廉價旅館遇到理查，當時他為期六個月的南美洲探險旅程差不多進行到一半。在他的金屬框眼鏡、乾淨整潔的戶外裝扮和敏捷輕快的舉止背後，隱藏著一個冷面笑匠，還有一段在海邊拾荒的放浪經歷。他曾經划獨木舟穿越札伊爾1的熱帶雨林，與俾格米小矮人一起吃幼蟲和漿果維生。也曾在肯亞內羅畢的市場親睹竊賊被活活踢死，而他的旅伴只因為一場可疑的錄音帶交易，就在烏干達被嗜血的士兵射殺。

注1：札伊爾（Zaire），現剛果民主共和國，簡稱剛果（金）或民主剛果，二十世紀曾一度改稱「札伊爾」。譯注

他浪遊四海，一缺錢就打苦工存旅費。通常獨自上路，在異國碰見什麼人，就往哪邊去。我和賽門一致認為，營地有這樣一個有趣的看守人一定很棒，我們外出登山的時候他可以幫忙照看裝備。這麼說或許對這偏遠地區的貧苦山地農民很不公平，但在利馬市的後街待過之後，我們就變得疑神疑鬼。總之，我們邀了理查，告訴他，如果想就近觀賞安第斯山脈，就加入我們幾天。

我們乘坐搖搖晃晃的公共汽車，經過一百三十公里驚心動魄的車程才到達山谷，骨頭幾乎都晃散了。限乘二十二人的車子塞進了四十六個人，沿途看到的大量祠塔更是讓我們心驚膽戰，裡面埋的都是車禍身亡的司機和乘客。車子的引擎用尼龍繩捆在一起，輪胎癟掉時居然用鐵鍬換胎。

下車之後，我們又步行了兩天。第二天快要過去的時候，理查開始出現高山症。當時我們正接近山谷的盡頭，黃昏慢慢降臨。他催我們趕著驢子先走，好在天黑之前紮營，他稍後會跟上來，還說現在路是直的，他不可能迷路。

理查沿著危險四伏的冰磧地蹣跚走向一座湖泊，他誤以為我們是在那裡紮營，後來才想起地圖上還有另一座湖泊。當時已經開始下雨，氣溫也愈來愈低，他身上的薄襯衫和薄棉褲根本無法抵禦安第斯山的夜間寒意。他感到筋疲力盡，就下山往山谷走，尋找遮蔽。上山時他曾留意到一些用石頭和鐵皮搭建的棚屋，他以為是空屋，夠他窩上一晚，但他意外發現裡面已經被一大群小孩佔據，包括兩個十幾歲的女孩。

經過漫長的談判，他終於在隔壁豬舍找到地方睡覺。棚屋的孩子給了他一些熟馬鈴薯和乳酪，又扔給他一綑蟲蛀的羊皮保暖。寒冷的長夜裡，高原的蝨子在他身上享受久違的盛宴。

※※※

賽門來到臨時爐灶旁，繪聲繪色地講述他昨晚的夢境。他堅持認為，這些神泌幻覺源於他睡前服用的安眠藥。於是我決定晚上也試一試。

賽門做早餐時，我嚥下最後一口咖啡，開始寫日記：

□□□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營地。昨晚霜寒霧重，今早晴空萬里。我還在努力適應這個地方。這裡荒僻得嚇人，卻令人心曠神怡，比阿爾卑斯山好多了──沒有成群結隊的登山者，沒有直升機，也沒有救難隊，只有我們和群山……在這裡，生命顯得格外單純、真實。很容易就把俗務和煩心事拋諸腦後……

※※※

我懷疑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所寫的內容，還有，這與我們在安第斯的活動有何關係。明天我們將從北羅薩里奧（Rsaric Norte）開始進行高度適應。如果十天後身體狀況良好，我們將嘗試尚未有人征服的修拉格蘭德峰西壁。

賽門遞來麥片粥和咖啡，問：

「我們明天出發嗎？」

「應該沒問題。輕裝花不了多少時間，剛過中午，我們就能下山返營了。」

「我只擔心天氣。」

自從我們來到這裡，每天的天氣狀況都一樣：早晨天氣晴朗，一到中午，濃密的雲層就從東邊湧過來，接著必定下雨。在高山的斜坡上，降雨會變成厚重的大雪，雪崩可能就突然發生，切斷撤退的路線。如果阿爾卑斯地區出現這樣的積雲，登山者會立即考慮撤退。但是這裡的天氣狀況有些不同。

「我認為情況沒有看起來那麼糟糕。就說昨天吧，烏雲密布，還下了雪，但氣溫並沒有急劇下降，也沒有閃電打雷，山頂似乎也沒有颳起狂風。我覺得這根本算不上暴風雪。」賽門細細地分析。

也許他是對的，但我總感覺有些不安，「你是建議我們冒雪登山嗎？我們有可能把強烈的暴風雪誤認為普通的天氣，這樣豈不是要冒很大的險？」

「是啊，的確是冒險。所以我們要觀察天氣變化，枯坐在這裡絕對得不出任何結論。」

「你說得對。我只是擔心雪崩。」

賽門笑了，「對，你的擔心有道理，畢竟你上次經歷過雪崩，好不容易死裡逃生。我認為這裡比較像冬季的阿爾卑斯，下的是雪粉，而不是大片、潮濕的雪，不會引發雪崩。我們再看看吧。」

我很羨慕賽門那種無憂無慮、隨遇而安的態度。他有能力獲取

屬於他的東西，也擁有自由的靈魂去享受這些東西，從不抱怨、擔心和懷疑。他常常開懷大笑，很少愁眉苦臉，碰到不幸的事總是一笑置之，彷彿那與自己無關。他身材高大，體格健壯，可以說是天之驕子。他還是個讓人感到舒服的朋友：值得信賴、待人誠摯，隨時都能笑看生命。他有一頭濃密的金髮，湛藍色的眼睛總是帶著笑意，性格有些瘋狂—有這種特質的人，在世上並不多見，因此顯得格外與眾不同。我打心裡慶幸當初我們決定一起結伴來到這裡。我很難和人相處這麼久。賽門擁有我所缺乏而又一直希望擁有的一切特質。

第二天早晨，我和賽門準備出發的時候，理查在睡袋裡迷迷糊糊地問：「你們預計什麼時候回來？」

「最晚三點。我們不打算花太長時間，如果天氣突然惡化，一定趕緊返回。」

「好的，祝你們好運！」

清晨的霜凍把本來疏鬆的地面凍得結實，去路比預期的要容易一些。沒過多久，我們的步伐節奏開始平穩起來，兩人默不作聲，順著佈滿小石塊的山坡向上曲折行進。每次我回頭，都能看到帳篷在視野中不斷變小。我開始享受運動的樂趣，感覺身體比預期中更加適應。儘管海拔很高，我們的前進速度還是很快。賽門保持著與我一致的穩健步伐。之前我曾擔心和他的實力差距過大。如果登山者發現同伴得放慢步伐來遷就自己，就會奮力加快腳步，我可以想像那種情況有多麼令人挫敗、緊張。

「感覺如何？」短暫休息時我問賽門。

「相當不錯。我很高興這次路上我們沒有吸菸。」

我默默點頭。儘管之前賽門提議不帶香菸到營地時我還抗議了。我可以感覺到自己的肺部在稀薄、寒冷的空氣中費力運作著。大量吸菸從未影響我在阿爾卑斯的登山表現，但在這次探險中，我不得不認同戒菸是明智之舉。高山症和肺水腫的風險，我們已經聽得夠多了，就是這些故事，幫助我熬過前幾天的菸癮。

我們花了幾個小時，把那些遍地碎石的山坡甩在身後，然後向北進發，目標是穿越一大片嶙峋拱壁，抵達上方的山坳。此時營地已完全消失在視野中。我立刻意識到，我們所處的地方是如此靜謐

荒蕪。我這輩子第一次知道什麼叫與世隔絕。此處有股奇妙的寧靜和安詳。我開始體驗到一種徹底的自由——在我想要的時間，以我想要的方式，做我想做的事情。忽然之間，這一整天變得不同了。一切遲鈍無力都被這令人振奮的獨立自由一掃而空。眼下，我們只需對自己，而不用對任何人負責任，不會有人侵犯我們的世界，當然，也不會有人來援救……

賽門領先我一段距離，默默攀登，穩步前進。雖然他的步伐比我更有條不紊，可是我知道我們目前配合相當平順，也就不再在意自己的速度和適應程度。我不慌不忙，知道兩人都能毫不費力登上山頂。遇到美妙的風景，我還很開心地駐足欣賞片刻。

蝕溝既疏鬆又容易碎裂。當我繞過一塊黃色的岩石露頭，看到賽門安坐在前方百來公尺遠的山坳，正著手準備熱飲，我的內心洋溢著喜悅。

「這疏鬆的地面沒有我想的那麼糟糕。」我有點氣喘吁吁地說，「茶水交給我來沖泡吧。」

「你看到修拉格蘭德峰了嗎？就在那兒，薩拉泊峰左側。」

「老天！太神奇了！」看著眼前的景象，我心中油然生起敬畏之情，「比我在照片上看到的更加雄偉！」

我坐在自己的帆布背包上，賽門遞來熱氣騰騰的飲料。我注視著橫亙在我們面前的整片山脈。在我的左側，可以看到拉薩克的南壁，那是一座巨大的冰坡，條條岩帶橫過山體，看來頗像條紋大理石。在拉薩克的積雪峰頂右側，海拔略低的賽利亞北峰（Seria Norte）以一道險峻的雪檐山稜與拉薩克峰相連。山稜從賽利亞北峰的峰頂開始向下傾斜，到了鞍部後又曲折向上，連綿不絕地穿越兩座岩石的肩部，直至耶魯帕哈峰的錐形峰頂。耶魯帕哈峰是我們眼前最高的山，高高聳立在修拉冰川之上，山上的寒冰和新雪閃閃發光，有如王者。耶魯帕哈峰南壁呈典型的三角形。西稜則雪檐陡峭、岩石密布，自賽利亞北峰下部的山坳向上拱起。東稜朝另一個坳口盤旋而下，下方的山壁表面佈滿了平行的蝕溝，都是粉狀積雪蝕刻而成的，在太陽投射出來的陰影下，彷彿一條條蕾絲緞帶，令人嘆為觀止。

我還認出了山稜底部的聖羅莎山坳。我們在修拉格蘭德峰的照片上看過它，耶魯帕哈峰東南稜和修拉格蘭德峰北稜的起點在那兒

交匯。後者盤旋在修拉格蘭德峰蘑菇形的峰頂上，起點的地勢並不複雜，之後一路攀升，猛然轉彎後一路收窄，變成又薄又陡的山壁，佈滿雪檐和蝕溝，搖搖欲墜地懸在龐大的西壁邊緣上方。

西壁才是我們的夢想。甫一照面，我竟有些迷惑，彷彿素未謀面。它的實際規模出乎預料，再加上觀看角度跟照片不同，我竟不大認得出來，直到一些較顯著的特徵慢慢出現。一大團積雲洶湧越過修拉格蘭德峰北稜，東邊的亞馬遜盆地廣袤的雨林在陽光下升溫，不斷往這邊送來飽含水分的雲塊。

「你對天氣的看法是對的，賽門。這絕對不是暴風雪。我敢打賭只是叢林產生的對流雲系。」我說。

「是啊，就是不讓我們好好生火喝下午茶。」

「你估計我們現在位於什麼高度？」我問。

「大約五千五百公尺吧，說不定還更高一點。怎麼了？」

「哦，我們剛剛刷新了高度紀錄，卻差點沒留意。」

「要是你就睡在跟白朗峰一樣高的海拔上，這個高度似乎也沒什麼了不起，對吧？」賽門一邊說，一邊淘氣地咧著嘴笑。

我們一喝完飲料，濕潤的雪片就開始飄落。此時北羅薩里奧的峰頂依然清晰可見，雖然再過一會兒就會消失了。它比我們所在的山坳高出一百多公尺，在晴朗的天氣裡花一個多小時就可以到達。我們倆都不提直接下山之類的事。我們有一股默契，那座山的山頂不在這次的計畫之內。

賽門背起背包，走下碎石坡。他跑了起來，沿著我們剛剛爬上來的蝕溝往下滑，然後我們一路大叫大笑著衝下四、五百公尺的疏鬆斜坡，還試著做出滑雪的併腿轉彎動作。回到營地的時候，我們都氣喘吁吁但神清氣爽。

理查把茶杯遞給我們，他已經開始準備晚餐，一看到我們的身影出現在斜坡上，就煮了茶等我們。我們坐在呼呼作響的汽油爐旁，告訴他我們做了什麼，又看到什麼，由於太過興奮，我們講起話來漫無章法，直到雨突然從山谷那邊一陣陣地飄過來，我們才不得不躲進大帳篷。

六點半左右，夜幕降臨。這時候如果有人走近我們的帳篷，會看到溫暖的燭光透過帳篷布發出紅色和綠色的光芒，並聽到我們低聲交談。理查講了紐西蘭橄欖球隊八名成員在中非叢林裡迷路鬧出的笑話，我們不時爆發出猥褻的笑聲。接著我們計畫好隨後的登山訓練，然後靠打牌打發漫漫長夜。

我們的下一個目標是河床對岸的揚托里峰（Cerrs　Yantauri）南稜，那是無人攀登的處女地，由於看上去近在咫尺，因此我們認為在登頂過程中應該能一直看到營地。南稜從我們的右側延伸到左側，最初是一段岩層，接著變成長長一段優雅的雪檐山稜，通往一處看起來極不穩固的冰塔地帶，再從那裡驀地擡升至峰頂。上山或下山時，我們都可以在山稜高處露營，以確定我們對天氣的推測是否正確。

清晨陽光明媚，寒氣逼人，但東方的天空看起來異常不妙，我們決定第二天再攀登揚托里峰南稜。賽門到附近的冰融池洗澡、剃鬚，我和理查一起前往棚屋，看看能否向那些女孩子買些牛奶和乳酪。

她們見到我們顯得很高興，也很樂意把自製乳酪賣給我們。理查用蹩腳的西班牙語和她們交談，得知她們叫葛洛麗亞和諾瑪。兩人把父親的牲口趕到高地放牧期間，就睡在棚屋裡。她們看似粗野邋遢，卻極細心地照顧那些看起來已經有自理能力的小孩。我們在陽光下閒晃，看著他們工作的樣子。三歲的艾莉西亞（我給她起了個綽號叫帕丁頓2）負責看守牲口圍欄的出口，防止乳牛和小牛外逃。而她的哥哥姊姊有的負責擠奶，有的阻止小牛吃奶，還有的用紗布袋過濾乳清。所有工作都在歡笑聲中不急不徐地進行，氣氛非常愉快。我們請葛洛麗亞的哥哥斯賓諾沙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幫我們從村莊帶來一些補給品，然後就一路啃著乳酪返回營地。我們邊走邊留心觀察雲層，這些雲層似乎會比平常更早把水氣釋光。吃了兩個星期的義大利麵和豆子，我們都十分期待新鮮的蔬菜、雞蛋、麵包和水果，以至於幾乎無法靜心思考了。

注2：英國作家麥克．龐德所著童書《一頭名叫帕丁頓的熊》的主角，是一隻擬人化的熊，深受少年及兒童喜愛。譯注

第二天一早，我們離開營地前往揚托里峰。開始就很不順利。事實證明碎石坡非常危險，不斷有石塊自上方的西壁鬆脫砸落。我們精神緊張，戰戰兢兢，想走得快一些，但沉重的背包拖住了我們

的步伐。爬到碎石坡低處的半路上，賽門發現他把照相機落在剛剛休息的地方了，於是卸下背包往回跑。我繼續向右前方爬，到較低的石壁下躲避隨時可能砸落的石塊。

到了晚上六點，我們成功地站在高聳的山稜上。但此時天氣狀況急轉直下，黑壓壓的烏雲迅速湧了過來，而我們所在的位置毫無遮蔽。天色暗下來時，我們靠著一小塊突出的岩壁支起露宿帳，忐忑不安地入睡。一整夜雪下個不停，但我們擔心的暴風雪並沒有發生，似乎證實了我們的天氣理論。

第二天早晨，我們滿懷希望地啟程，順著白雪覆蓋的南稜向上攀登。但在海拔五千五百公尺處被迫放棄。深可及腰的雪粉令我們舉步維艱，佈滿深厚雪檐的山稜危機四伏。峰頂的冰塔下方有個雙層雪檐，一道裂口把雪檐一分為二。我進入那道裂口，從這裡能夠清楚地俯視整座西壁。我們決定今天到此為止。

從地質疏鬆、碎石密布的西壁下山後，我們疲憊不堪地返回帳篷。至少我們掌握了一些關鍵的天氣狀況。當然這裡也可能出現暴風雪，但起碼我們不必一看到雲團湧現就撤退。

兩天後我們再次出發。這次的目標是賽利亞北峰的南稜。從營地望過去，賽利亞北峰顯得雄偉壯觀，而且據我們所知尚無人攀登。等我們走近一些，就明白無人問津的原因。在家鄉謝菲爾德時，英國登山家艾爾．勞斯（AIRgse）告訴我們這座山稜「有些棘手」。

實地觀察後我們發現，艾爾口風含蓄的名聲，完全名不虛傳。我們又冷又擠地睡了一晚，往山稜底部一處高聳的山坳前進時又遭遇雪粉，我們累得筋疲力盡。山稜在我們上方拔升六百公尺通往峰頂，一排排雪檐近乎垂直地從山稜伸出，令人嘆為觀止。冰斧一旦碰到雪檐底部，原本就搖搖欲墜的大冰塊可能會整個砸到我們頭上。此次攻頂又是一場徒勞，我們盡可能一笑置之，也好奇理查得知我們三度鎩羽而歸會作何感想。但是我們身體狀況很好，也已經適應了高度，準備好面對我們的主要目標──修拉格蘭德峰西壁。

接下來的兩天，我們用食物和陽光好好犒勞了自己，為攀登西壁作準備。我開始冒出一陣陣恐懼。萬一出錯怎麼辦？想要我們的命可絲毫不費吹灰之力。我們既渺小，又孤立無援，而這一切都是出於自己的選擇，想到這裡，我不禁向賽門說出我的焦慮，他卻輕輕笑了。他了解我為何焦慮，也許內心深處也同樣緊張。適度的恐

懼是健康的，感受到身體是如何回應恐懼也是好事。「我們做得到、我們做得到……」每當我覺得虛弱無力，彷彿腸胃被掏空的時候，就會像念咒一樣不停重複這句話。這並非虛張聲勢，而是讓自己振奮起來，準備最後一搏。對我來說，這往往是行前準備中極困難的部分。有人說這是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其實坦白地說，是極度恐懼才對！

賽門最後說：「好吧，我們先在山壁下挖個雪洞休息，第二天再推進一段。我預計花兩天上山，兩天下山。」

「如果天公作美的話……」

早晨的天氣很不妙。洶湧的雲層遮住大半山峰，山體上部一片黑壓壓，只能看到半山腰以下。空氣中有一種莫名的危險，我們都嗅到了。這究竟是場貨真價實的暴風雪，或只是亞馬遜雨林提早送來的禮物？當時我們正收拾背包，這樣天氣一好轉，就可以在隔天一大早出發。我在背包裡多裝了一罐瓦斯。

「我不介意再多摘一座桂冠。到目前為止，我已經爬過了三座處女峰。」

看到賽門面露愁容，我衝著他微笑。

「修拉格蘭德峰可不一樣，從起點就非常陡峭，連雪粉都積不住。」

「那麼，你們估計要四天？」理查漫不經心地重複道。

「外出五天。」賽門瞥了我一眼，「如果我們一個星期以後還沒回來，所有的裝備都歸你了！」

我看得出來，理查的笑不是發自內心。我一點兒也不羨慕他能在這裡等待，因為他無法預料山上可能發生了什麼事。五天可是一段漫長的時間，特別是當你獨自一人，沒有人與你交談的時候。

「三天後，你可能會開始猜測我們的遭遇，但請不要擔心。我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且就算發生不測，你也無能為力。」

儘管已經盡一切辦法減輕負重，我們的帆布背包依然沉重無比。我們挑選裝備時比以前考慮得更加周全。露宿帳太笨重了，我

們決定丟在這裡，改找適合的雪洞休息。可是即使減掉了帳篷，雪樁、冰錐、冰爪、冰斧、攀岩裝備、爐子、瓦斯、食物和睡袋等，還是讓我們不堪重負。

理查決定陪我們走到冰河。第二天早晨陽光熱辣，我們步伐穩健地踏上征途。一個小時後，到達了冰河的起點。冰河左岸是一座冰河刻蝕的大岩石，我們開始攀爬這道岩石與冰磧間的陡峭蝕溝。剛才的泥漿和碎石地面到這裡變成了雜亂無章的漂礫和碎岩。繞過或者翻越這些障礙物都非常費力，其中一些障礙物的體積比人大上好多倍，何況我們還背著碩大的背包。經過兩個星期的高海拔生活，理查已經能夠跟上我們的行進速度，但從我們停下休息的地方可以看到，前方有一連串聳立的冰柱和混著泥漿的冰河冰，而他只穿了輕便戶外休閒鞋，走不過這些障礙。為了越過蝕溝到達冰河，我們必須翻越一座二、三十公尺高的冰崖，雖然不高，但十分陡峭，攀登路線上還懸著巨大的石塊，看起來相當不穩。

「我認為你不應該再往前走了，我們雖然可以帶你過去，但不會原路回來。」賽門說。

理查沮喪地環顧四周，到處都是泥漿和坡棲漂礫3，一片貧瘠。他一直希望能看到更不同尋常的東西。他甚至還沒見到修拉格蘭德峰的西壁呢！

注3：僅以單點或極少面積與地面相接，而仍能保持平衡的漂礫。編注

「你們走之前我要給你們拍照，或許這些會變成死者的照片，賣掉還能大撈一筆，誰料得到！」他宣稱。

「真多謝你的好意！」賽門嘟噥著。

我們在漂礫間和他分道揚鑣。站在高高的冰崖往下望，他顯得那麼淒涼，好像被遺棄了一樣。他將要度過一段孤獨的時光。

「要小心啊！」他把手掌圈在嘴邊對我們大喊。

「別擔心。」賽門喊道，「我們沒打算孤注一擲，一定會及時回來。回頭見！」

我們繼續朝第一片冰隙前進，理查孤獨的身影很快就消失不

見。到達冰隙後，我們裝上冰爪，用繩子把彼此繫在一起。結凍的山壁把陽光折射過來，冰河上的溫度很高，一絲風也沒有。冰河的邊緣既破碎又扭曲，我們回頭看著自己來時的路線，把地形特徵默記下來。我們可不想在下山時忘記路線，那時我們的腳印一定已經被新雪覆蓋，而我們返回時必須知道應該走冰隙的下方還是上方，這一點很重要。

清冷的夜晚降臨到群山之間，我們窩在西壁下的雪洞，十分舒適。明天一早啟程時，必定寒氣逼人。

第二章　命運的挑戰

凌晨五點，在海拔極高的安第斯山脈冰河上，天寒地凍。我奮力拉上拉鍊，繫緊綁腿，直到手指再也無法動彈。我的身體前後擺動，夾在兩腿間的雙手凍到發出劇痛。我心想，情況可從沒這麼糟過，手指的疼痛像火般熊熊燃燒，實在太痛了！

賽門看著我痛苦萬分的樣子，咧嘴笑了出來。我知道只要暖和起來手指就不疼了，這多少使我安心一些。

「我走前面，好嗎？」賽門說道，他知道這時候不適合讓我打前鋒。我痛苦地點點頭，他動身爬上雪洞上方的雪崩錐，朝那在晨曦中閃爍著藍光的高聳冰原出發。

就是現在，考驗的時候到了！我看著賽門靠在山壁底部的小裂縫上，把冰斧牢牢釘入上方陡峭的冰牆。天氣看起來不錯，沒有暗示著暴風雪的雲團。如果天公作美，我們將順利登上峰頂，並趕在下次惡劣天氣來襲之前下到半山腰。

我不停跺腳，想使靴子裡暖和一點。賽門將冰斧敲進冰面，雙腳向上一跳，再次將冰斧敲進冰面。碎裂的冰片發出清脆的響聲，掉在我的肩上。我一邊閃躲，一邊轉過臉朝南眺望，薩拉泊峰頂上方的天空微微透出魚肚白。

我再次擡頭望向賽門，他已經差不多在繩子的末端，比我高出近五十公尺。我得伸長脖子才能看到他。冰壁實在太陡了。

聽到他歡快的叫喊聲，我取出冰斧，檢查冰爪，開始向上攀登。攀到裂縫時，我才意識到這道裂縫有多麼陡峭險峻。受限於繩子的角度，我很難維持平衡，直到把自己拖出裂縫邊緣，攀上冰牆。起初我感覺僵硬吃力，動作也不協調，徒勞無功地掙扎了一陣，然後身體由於運動而暖和起來，節奏也變得平穩了。此時，我為自己能置身這裡而感到一陣狂喜，這情緒驅使我朝遠方的目標繼續前進。

賽門單腳蹬著冰牆，藉由旋入冰牆的冰錐懸著身子，顯得輕鬆

隨意：

「可夠陡的，是吧？」

「幾乎從底部開始就是垂直的，不過冰面可真亮！我敢打賭這裡比德瓦特峰（Les Droites）還要陡。」我回答。

賽門把剩下的冰錐遞給我，換我爬在他上方，開始出汗，早晨的寒冷也一掃而空。我低下頭，留意自己的雙腳，擺動，擺動，跳躍；再看自己的腳，擺動，擺動……順利攀升了近五十公尺，不費力氣，也沒有頭痛，感覺自己站在世界的最高點。我把冰錐旋進冰面，看著冰面出現裂紋，裂開，確定沒問題，然後旋入，轉緊，扣上扣環，向後傾斜，放鬆。就這樣！

我感覺體內有東西在流動，那是熱、血液和力量。這就對了。「唷—吼—」陣陣回聲繞著冰河迴響。冰河上的那個雪洞已經倒塌，在我們的視野中愈來愈小。從雪洞昏暗的陰影旁可以看到細小而雜亂的鞋印，還有幾道較淺的陰影，一路盤旋向上延伸。

賽門繼續往上攀登。他用力敲擊，碎裂的冰塊紛紛掉落。再用力敲擊，踏著冰錐往上攀登，低下頭、敲擊、跳躍，超越我繼續向上。沒有對話，只有用力敲擊，平穩的呼吸，以及越來越小的身影。

我們攀登了更長的距離，三百公尺，六百公尺，開始疑惑究竟何時才能走出這片冰原，行進節奏也因為單調無聊而變得混亂。我們順著自己選定的這條路線不停向上看、向右看—貼近看時，這條路線顯得很不一樣。身旁的岩石拱壁一路向上延伸到雜亂的蝕溝。岩棚上覆滿緞帶般的雪，到處都是冰柱。但哪一道是我們要的蝕溝？

日正當中，我們脫下夾克和上衣，放進背包。我跟在賽門後面，由於高溫和乾渴，速度漸漸變慢。繩子的角度緩和下來時，我朝右看，發現賽門跨坐在巨大的岩塊上，卸下背包，正在給我拍照。我朝他微笑，翻過那片冰原的上緣，順著一道比較平緩的斜坡朝他走去。

「午餐。」他一邊說，一邊把巧克力棒和果乾遞給我。他把背包放在瓦斯爐旁擋風，火焰偏向一側，起勁地燃燒著。「飲料快好了。」

我靠著石頭坐下，愜意地做著日光沐，邊休息邊環顧四周。這時已經過了正午，十分溫暖。裂冰從我們上方六百多公尺的陡壁嘩啦啦地落下，但此刻我們是安全的。我們用餐處的岩石頂部稍微凸出，將冰原上方的空間分割開來，裂冰都順著地勢滾落兩旁，不會砸到我們。我們居高臨下俯瞰，冰原的坡度極陡，就像垂直的牆，從我們所在的岩石往下延伸。我感到頭暈目眩，身體不自覺地前傾，像是要被拉下去與這些冰雪一同墜落。我又湊近了一些，胃部開始緊縮，感覺到一股強烈的危險氣息，我既恐懼又沉迷。

我們的腳印和雪洞都已經消失在雪白冰層和冰河折射出的耀眼光暈之中。今晚的風將會抹去我們留下的所有痕跡。

一塊黃色岩石拱壁把山壁一分為二，岩石上層擋住了我們的視線。當我們繞過巨岩，爬到與巨岩平行的高度時，才意識到巨岩有多麼龐大一足有三百多公尺高，這樣的高度在多洛米蒂山區已經足以自成一座山了。石塊不斷地從拱壁上方呼嘯而下，砸落到冰原右側，然後一路彈跳、翻滾到冰河上。感謝上帝，幸好我們剛才沒有選擇更靠近拱壁的路線！遠遠看去那些石塊似乎很小，不具殺傷力，但是從上百公尺甚至更高的地方墜落，即使是最小的石塊也跟步槍子彈一樣致命！

有條陡峭的蝕溝橫越這片拱壁，沿著蝕溝走去便可抵達我們從賽利亞北峰看到的那道寬闊懸垂的蝕溝。這條蝕溝對登頂至關重要，我們必須在六小時內找到並攀登上去，然後在高處挖一個舒適的雪洞。蝕溝邊緣伸出一座巨大的冰崖，下方結著六到九公尺長的冰柱，恣意懸掛在六十公尺高的山壁上方。我們的目標是攀上那座冰崖，但又不可能直接沿著山壁攀爬並穿過那些冰柱上去。

「你估計還要爬多高才能到達蝕溝？」我看到賽門正專注地觀察岩石，便問道。

他指著一排緊鄰冰崖左側的陡峭冰柱說：「還得再爬高一點吧。不可能從那裡上去。」

「從那裡說不定也可以，但的確不是我們看到的那條路。你說得對，應該是在那片雜地1上面。」

注1：登山者慣稱冰雪與岩石混雜的地區為「雜地」（mixed ground）。編注

我們不再浪費時間。我把爐具收好，拿出冰錐和冰斧，起身穿過斜坡，以冰爪前爪抓地，順著陡峭的冰面向上攀登。這裡的冰面更堅脆易碎。我從雙腿中間向下看，發現賽門正在閃避我用冰斧鑿落的大冰塊，偶爾躲閃不及被砸中時，他疼得不停咒罵。

賽門在確保點趕上我，針對我剛才引發的一輪狂轟濫炸發表了感想。

「那麼，現在輪到我了。」

他越過我，沿著一條斜線向右攀爬，翻越一些隆起和幾片冰層較薄、岩石裸露的區域。我避開一些大塊的落冰，緊接著又閃過更多。我警覺到事有蹊蹺，賽門的確是在我上方，但卻偏向右側！我擡頭想看看這些冰是從哪裡掉下來的，結果發現是來自我上方相當高處的山稜雪檐。有些雪檐竟伸出西壁足足有十多公尺，而我們正好就在這些雪檐的墜落路線上。突然之間，這一天變得不那麼隨意輕鬆了。我注意到賽門的前進速度也慢了下來。我弓身向上攀登，一想到雪檐隨時可能會坍塌，就毛骨悚然。我以最快的速度跟上他。他也意識到眼前的危機。

「老天！我們得趕緊離開。」他一邊把冰錐遞給我一邊說。

我趕忙出發。一面冰瀑沿著上方陡硝的岩石表面垂掛下來，形成十五公尺高、大約八十度的陡峭臺階。我到了冰瀑底部，鑿進一個冰錐。我要一鼓作氣攀上冰瀑，然後向右移動。

水在冰下流動。幾處岩石被我的冰斧敲出了火花。我放慢速度，小心翼翼，以免貿然鑄成大錯。在接近冰瀑頂端的位置，我緊握左側的冰斧，踮著腳，用冰爪前爪攀爬。正當我揮動右手的冰斧時，一個黑色物體突然朝我猛衝下來。

「有石塊！」我一邊呼喊，一邊躲閃。石塊呼嘯而下，先是砰砰地擊中我的肩膀，接著撞擊我的背包，然後掉落下去。我看到賽門聽見我的警告後擡頭向上看，而直徑約半公尺的大漂礫從我身下直接向他砸去。他彷彿過了一個世紀才開始反應，而且動作十分隨意，令人難以置信。當石塊就要砸中他的瞬間，他向左一偏，垂下頭來。我閉上眼睛，更加用力地拱起身體，以抵禦更多砸向我的石塊。我睜開眼睛的時候，看見賽門把背包放在頭上，幾乎整個人都躲在背包下面。

「你還好嗎？」

「還可以！」他在背包下面喊。

「我以為你被砸中了！」

「只是一些小石塊。快走吧，我可不想待在這兒。」

我攀爬最後一、兩公尺，上了冰瀑，迅速往右躲進岩石下方尋求遮蔽。賽門趕上我，露出他的招牌笑容問道：「那堆石頭是從哪兒掉下來的？」

「不知道。我也是在最後一刻才發現的。該死的，離我們太近了！」

「繼續上路吧。我已經看到那道蝕溝了。」

從拱壁的一角已經能看到那道陡硝的蝕溝。賽門在腎上腺素的刺激下急速前進。這時已經四點半，距離天黑還有一個半小時。

我又前進了整整一個繩距，經過賽門的落腳點，可是那蝕溝看上去一點也沒變近。平板的白色光線讓人很難目測距離。賽門朝蝕溝做了最後一次短距離衝刺。

「我們應該在這裡露營，天很快就黑了。」我說。

「但這裡沒有岩棚，也絕對挖不成雪洞。」

我知道他是對的，在這裡過夜一定很不舒服，但天已經黑得快伸手不見五指了。

「我想試試在天黑前翻過去。」

「太晚了……天已經暗下來了。」

「哦，我真的希望我們可以再爬一個繩距。」在陡峭的冰面上跌跌撞撞，摸黑尋找確保點，一點都不愉快。

我朝左斜攀，向蝕溝底部推進了一小段距離。「天哪！這裡是

向外懸伸的！冰面的狀況也糟透了！」

賽門沉默不語。

五、六公尺高的冰牆在我眼前拔起，表面飽經刻蝕，如蜂窩一般。然而在冰牆上方，地勢稍微緩和了一些，坡度也不那麼陡峭。我把冰錐重重敲入牆腳下堅實的冰裡，將繩子穿過冰錐，打開頭燈，深吸一口氣，開始攀登。

起先我有點緊張，冰牆的角度迫使我的身體向後彎曲，蜂窩狀的冰面也在腳下發出嘎吱聲，不時裂成碎冰掉落。但是冰斧一鑿入堅硬的冰層便非常牢固，於是我開始全神貫注地攀登。經過短暫的努力，我氣喘吁吁，冰牆已經在我腳下，也看不到賽門了。我踮腳站在玻璃般明亮的堅冰上，冰面逶迤向上，在頭燈的照射下呈現一片湛藍，最終融入陰影中。

黑夜裡一片寂靜，只聽到冰斧鑿冰的聲音，頭燈射出的圓錐形光束不斷搖曳，是黑暗中唯一的光亮。我完全沉浸在攀登中，彷彿沒有賽門與我同行。

用力敲擊，再次敲擊──就是這樣，現在換冰錘了。低頭看看雙腳。看不到。使勁踢，再踢。我擡頭望向陰影，試圖辨認路線。藍色玻璃般的冰面向左彎曲，彷彿雪橇賽道。右側的冰柱地帶下，冰面角度猛然變陡，那後面會是另一條上山的路嗎？我向上移動，到了冰柱邊上。幾根冰柱斷裂，重重地砸下來，如同枝形吊燈在黑暗中叮噹作響。一陣微弱的喊聲從下方遠遠傳來──我還來不及回答。這條路線是錯的。該死！該死的！下去，倒退回去。不！再來支冰錐吧。

我在安全吊帶上摸索，但一支冰錐也沒找到──算了，還是回到冰柱下面吧。

我再次到達蝕溝，往下朝賽門喊叫，但沒有回答。雪粉被大風吹起，突然從上空一洩而下，我嚇得心怦怦直跳。

我手上沒有冰錐了。我忘記跟賽門拿，又在冰牆底部用掉自己僅有的一支。我不知所措，這面冰牆高近四十公尺，而且異常陡峭。要再下去嗎？我想到身下的落差，而我毫無保護，內心一陣戰慄。如果沒有岩石可以利用，就必須用冰錐來作確保。我再次喊叫，仍然得不到回答。深吸幾口氣，繼續努力吧！

我看到蝕溝頂部就在我頭頂上方大約五公尺的位置，然而最後三公尺呈現管狀，且十分陡峭，堅實的冰面也逐漸轉為柔軟的雪粉。我張開雙腿，兩腳分別抵在管狀通道兩側的軟雪上。唯一的冰錐在我下方七十多公尺處，這使我非常恐懼。我使勁揮動冰斧，反覆檢查周圍，快速、劇烈地吸氣，然後使勁把自己拖到蝕溝上方較緩的雪坡上。

等呼吸恢復正常，我爬上一座石壁，在疏鬆的裂縫和石塊之間作好確保點。

賽門終於和我會合。他大口喘著粗氣，厲聲說道：「你可真是不疾不徐啊。」

我被激怒了：「他媽的太費勁了，我簡直是在獨攀，身上又沒有冰錐。」

「算了，我們得找個地方露營。」

已經是晚上十點，風颳得更起勁，氣溫降到攝氏零下十五度，但體感溫度要比這低得多。經過一天十五個小時的艱難攀登，我們都筋疲力盡、心煩意亂，而挖一個雪洞需要大約一小時，我們一想到就厭煩。

「這裡不行，不夠深，挖不了雪洞。」我瞄了一眼賽門相中的斜坡說。

「我到那上面試試看。」

賽門指向一個高爾夫球狀的大雪堆，直徑足有十五公尺，倔強地依附在我們頭頂上方近十公尺處的垂直石壁上。他爬上去，小心翼翼地用冰斧挖鑿。我站在搖搖晃晃的確保點，心裡很感謝他的謹慎──雪堆一旦脫離了石壁，我也會被捲走。

「喬！哇哦！你肯定不會相信！」我聽到岩釘敲擊岩石的聲音，賽門歡快地尖叫幾聲，連連呼喊我上去。

我半信半疑地把腦袋探進他剛挖好的小洞裡。

「老天！」雪堆是空心的，內部空間很寬敞，高度差不多足以

供人站立，旁邊還有座小一點的洞穴。這裡簡直就是現成的宮殿！

「我就說你不會相信。」賽門舒服地靠在他的背包上，把安全繩繫在一根結實的岩釘上，在這塊新領地上得意揮手。「這裡還有浴室呢！」他高興地說，所有的疲憊和煩躁都一掃而空。

然而，當我們收拾妥當、鑽進睡袋的時候，我對露營的一貫厭惡又不禁湧現，我試著評估此地安不安全。我有足夠的理由對眼前這不穩定的狀況保持警惕，賽門也知道為什麼，但對此喋喋不休也毫無意義，這裡沒有更好的選擇。

我仍然清楚記得，兩年前攀登小德魯峰（Les Petits Drus）西南側的博那提岩柱（Bonatti Pillar）時，我們同樣別無選擇。當時我和登山者伊恩．惠特克結伴，一起爬上六百多公尺高的金紅色花崗岩尖頂，俯瞰夏慕尼山谷的風景，我還為行進迅速洋洋得意。陽光為山谷鍍上耀眼的輪廓線，在阿爾卑斯山系柔和背景的襯托下，顯得更宏大堂皇。我們覺得這真是阿爾卑斯山最令人愉悅、最美麗的登山路線之一。那天的攀登很順利，夜幕降臨之前我們已經到達峰頂下方百來公尺處，但地勢還很陡峭複雜，當晚登頂是不可能的，但由於天氣晴朗穩定，而且我們一定能在隔天登頂，因此也沒有必要倉促找個凸出的地方露營。那一夜也很溫暖，從海拔三千六百多公尺的高度望上去，天空繁星閃爍。

我待在一個狹窄的落腳點，腳下是大片高聳而險峻的山壁，伊恩則在我上方，沿著一個轉角攀登，那裡極其陡峭，而且光線不足，他不得不放慢速度。我在傍晚的冷空氣中不住發抖，一面等待，兩腳一面交替著跳來跳去，試著在狹小的空間裡讓血液重新循環起來。經過漫長的一天，我十分疲倦，只希望能躺下來舒服地休息一下。

終於，一聲微弱的呼喊告訴我，他找到了。我一邊咒罵，一邊奮力從他剛剛經過的轉角爬上去。天色越發昏暗。在天黑之前，我就發現我們有點偏離預定路線。我們沿著垂直岩壁上的一條陡峭裂縫筆直地爬上來，而沒有向右斜攀，最後來到一塊巨大的懸岩下方約四、五十公尺處。毫無疑問，明早我們必須用比較麻煩的斜向垂降來翻越懸岩。不過當下來看，這個位置自有優點，至少晚上我們可以躲開落石襲擊。

我看到伊恩坐在一塊寬約一公尺的岩棚上，長度足以容納我們兩人以頭對腳的姿勢躺下。這樣睡一晚已經相當足夠。我爬向他，

藉著頭燈的光線發現，這片岩棚有個龐大基座固定在垂直山壁上，而山壁底部就是我們剛才爬過的轉角，非常穩固，我們沒有理由懷疑這裡的安全性。

一個小時後，我們把安全繩固定在一支舊岩釘和一塊又長又尖的岩石之間，掛上扣環，準備睡覺。

接下來的幾秒鐘我終身難忘。

我躺在防水睡袋裡，半夢半醒，伊恩正最後一次調整安全繩。突然間，毫無徵兆地，我感覺自己整個人在急速下降，耳邊同時響起了震耳欲聾的轟鳴聲和碎裂聲。當時我的頭還在睡袋裡，雙臂從胸前的開口伸出，胡亂揮動。當我直直往六百多公尺的深淵墜落時，心中除了茫然外，就只有魂飛魄散的恐懼。在巨大的轟鳴聲中，我聽到一聲恐懼的尖叫，接著感覺到一股反彈。安全繩拽住了我。墜落時我無意中抓到了安全繩，於是身體重量全部壓在腋窩上。我隨著繩子輕輕搖晃，試著回憶我是否繫了安全繩，同時緊抱雙臂，以防萬一。

大量花崗岩落下，雷鳴般的巨響在山間迴盪，然後一切歸於死寂。

我完全不知所措。周圍的死寂讓人感到恐懼和不祥。伊恩在哪兒？我想起剛才聽到那聲短促的叫喊，想到他也許根本沒有繫上安全繩，這個念頭令我驚恐萬分。

「真見鬼！」我聽到附近有人用蘭開夏口音惡狠狠地說。

我努力把頭從緊緊拉上的睡袋裡伸出來。伊恩掛在V字安全繩上，懸在我旁邊。他的頭垂至胸口，頭燈射出的黃光投在周圍的岩石上。我看到他的脖子上有血。

我從睡袋裡摸索出頭燈，小心翼翼把他頭燈的彈力帶拉開，檢查他的傷口。剛開始他幾乎說不出話來，因為他在墜落時重重撞到頭部。幸好傷口很小。但一片黑暗中在半夢半醒之際跌落下來，真把我們嚇得魂不附體。過了一段時間，我們才意識到是整個基座從岩柱脫落，直接從山壁上掉了下來。漸漸地，我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處境有多危險，只能不斷發出神經質的咒罵和歇斯底里的傻笑。

最終，我們沉默了下來。面對這始料未及的事故，我們一開始

的反應相當慌張激動，之後就變成徹骨的恐懼和不安。我們用電筒往上照，看到兩根安全繩多出來的部分還吊在凸岩上，但已經被掉落的岩石割得支離破碎。我們轉身檢查安全繩時駭然發現，懸掛著我倆的岩釘正在移動，繩子另一端繫著的那塊又長又尖的岩石也已經嚴重受損。看上去，似乎兩個固定點都有可能隨時垮掉。我們心知肚明，一旦任何一個固定點失靈，我們就會一起掉入無底深淵。我們迅速搜尋身上的裝備，看看怎樣可以穩住固定點，結果發現幾乎所有裝備，包括我們的靴子，都跟岩棚一起掉下去了。我們太過輕信這座岩棚的安全，以至於根本沒想到要把裝備拴在安全繩上。現在我們什麼也做不了。

試圖往上或往下爬都是自尋死路。我們看著頭頂那塊巨大懸岩的陰影，放棄了一切攀爬的念頭。而且我們沒有繩子，僅剩下腳上的襪子。下方的垂直山壁隱沒在黑暗當中，要越過這種障礙物，我們只能用繩子垂降，而最近的岩棚遠在下方六十公尺處，在接近之前，我們肯定早就一命嗚呼了。

我們懸掛在那根脆弱的繩子上，度過了難熬的十二小時。最終，有人聽到了我們的呼救，一架救難直升機成功把我們從石壁上拉了上去。那個夜晚的經歷令我終身難忘。在漫長得像幾個世紀的時間裡，我們隨時都有可能墜落，前一分鐘還在歇斯底里大笑，接著馬上陷入沉默，胃不斷緊縮，完全嚇呆，等待著我們不願去想的事情發生。

伊恩在第二年夏季又回到了阿爾卑斯山，但登山的意願已經被摧毀。他一回到家就發誓再也不踏上高山。我比較幸運，或者說是魯鈍，克服了自己的恐懼，可是露營的時候除外。

※※※

「想吃點什麼？茄子肉醬派還是火雞肉三明治？」賽門拿著兩個鋁箔包問道。

「隨便！兩個都很噁心！」

「選得好。那就火雞肉三明治吧。」

喝了兩杯百香果汁，吃下一些果乾後，我們躺了下來，進入夢鄉。

第三章　峰頂的暴風雪

一早起來整理行裝，這次比以前輕鬆得多，這裡的優勢便是有足夠空間站著捲起睡墊、打包睡袋，並整理昨晚扔得亂七八糟的登山裝備。

這次該我打前鋒了。賽門留在雪洞，用岩釘做確保。我小心翼翼走出雪洞的小小入口，踏上傾斜的冰面，也就是昨晚摸黑登上的那道蝕溝。我不熟悉這種地面。腳下的堅實冰面越往下收得越窄，形成彎曲的漏斗狀，最後消失在昨晚我奮力爬上的管狀通道。從這兒已經看不到昨天攀爬的巨大冰原。我向右上方望去，在一小段距離外，蝕溝頂端覆蓋著垂直的冰瀑，高高聳立，但較遠那側的角度比較緩和，有一條通道向上越過冰瀑，直達另一道更高的蝕溝。

我踮著腳尖向右走，接著停下來，鑿入一支冰錐，開始攀登冰瀑側面。這裡的水冰質地堪稱完美，我很享受眼下的熱身，幹勁十足。我回頭看，賽門正從雪洞入口探出頭，幫我放繩。這個天然雪洞的結構看起來甚至比昨晚更完美，我禁不住驚嘆我們運氣真好。要知道，在蝕溝頂部露宿一夜絕對稱不上舒服。

我沿著積雪的蝕溝攀爬，到達冰瀑上方時，繩子已經用完。賽門很快就趕上我。

「跟我們想的一樣，下一段繩距應該就能抵達那條懸伸的坡道。」我說。

我站在蝕溝裡休息，他動身向右，進入我們很早之前在賽利亞北峰看到的關鍵坡道，很快就不見蹤影。我估計我們已經過了最困難的路段，只要爬上那條坡道，就能攀登通往峰頂的斜坡。

我在斜坡趕上賽門，這時我才意識到難題還沒有結束。斜坡頂端有一排齒狀的冰塔，冰塔間似乎沒有通路，構成了難以逾越的障礙。斜坡兩側的垂直石壁很難攀登，中間的冰塔密密麻麻，一條縫隙也沒有。

「該死！」

「嗯，情況不妙。我沒想到會這樣。」

「也許會有出口，要是沒有，我們就被困住了。」我說。

「希望不會！回頭可是一段長路。」

我看了看鄰近的山峰，試著目測我們所在的高度。

「昨晚我們露營的海拔大約是五千八百公尺。那麼……對，也就是說我們還有五百公尺要爬。」我說。

「我覺得應該是六百公尺。」

「好，就算是六百公尺吧。但我們昨天在堅冰上前進了七、八百公尺，今天應該可以登頂。」

「我可不敢確定。這要看那出口有多難爬，而且，要知道，最後一段路可是佈滿了冰蝕槽。」

我從五十五度的斜坡開始迅速向上攀登。我們輪流當先鋒，很少交談，集中精神前進。昨天我們每段繩距都用冰錐設置確保點，陡峭的冰面拖住我們的速度。今天，我們感覺到空氣稀薄的掣肘，不過地勢較為簡單，幾乎能一口氣攀上兩段繩距，前進四十五公尺趕上先鋒，接著再爬四十五公尺。

我帶著沉重呼吸，挖開鬆軟的表層雪，找到結實的冰層，旋入兩支冰錐，再把兩把冰斧插入落腳點上方，把繩子繫入吊帶，然後呼喚賽門上來。我們沿著斜坡向上攀爬了約三百公尺，此刻已經接近冰塔屏障。我看了下手錶，下午一點。早上我們睡過頭了，較晚動身，不過我們在四小時半內完成了十段繩距，已經把進度補上。我覺得自信又輕鬆。我們已經克服這條路線，確信自己能夠走完。想到自己將在如此棘手的山壁上首次成功登頂，我激動難抑。

賽門氣喘吁吁地爬上來時，太陽已越過斜坡頂端的冰塔，燦爛的白光灑落我們下方的連綿積雪。賽門咧嘴而笑。我能理解他的好心情。現在正是最美好的時刻，不再掙扎，沒有懷疑，也無需再做什麼，只要享受這種感覺就好了。

「不如翻過這些冰塔再休息吧。」

「好！」賽門研究著上面的障礙物，接受了我的提議，「看到那些冰柱了嗎？我們就從那裡通過。」

我望著那一大片冰瀑，第一個反應是太難越過了，底部很明顯是向外懸伸的，唯一堅實的表面是傾斜、光滑的冰牆，頂部還掛著一大圈冰柱，其他部分都是粉狀冰塔。然而，這片冰瀑是我們能找到的唯一突破口。如果要嘗試從這裡翻越，就必須從那面冰牆往上攀登七、八公尺，接著從冰柱中打開一條通道，沿著上方角度比較緩和的冰瀑向上攀登。

「看起來很難！」

「是啊，我寧可先試試這塊岩石。」

「這塊岩石太鬆了。」

「我知道，但說不定行得通。不管怎樣我得試試。」

他把岩釘、鋼索和一對活動岩楔移到安全帶前，向左緩緩移到石壁起點。我把自己牢牢固定在冰瀑右下方。這塊黃色岩石的結構非常疏鬆，與冰瀑間的空隙佈滿垂直的粉狀積雪。

我小心盯著賽門，因為我知道，他一旦下墜，一定是因為腳點或手點崩落，下墜的勢道會很猛，而不是力氣用盡後慢慢滑落。他盡可能伸長手臂，把活動岩楔高高放進石壁的裂縫中。岩楔在裂縫裡均勻展開，四隻凸輪都緊緊抵著岩壁。如果賽門跌下來，我覺得那一定是由於岩石崩裂，而不是活動岩楔出了問題。

他小心翼翼地邁步，先輕踢一下，檢查腳點的牢固程度，並敲擊頭頂上的岩點來測試疏鬆程度。他猶豫了一會兒，緊貼牆面伸展四肢，盡可能抓住最高處的岩石，慢慢把自己拉上去。我緊張萬分，握住扣進確保器的繩子，萬一他掉了下來，我可以立即拉住。

突然，岩點從山壁鬆脫，那一瞬間賽門保持著原來的姿勢，手仍然向外伸展，但抓住的是兩塊鬆落的岩石。然後他掉了下來，向後墜落蝕溝。我撐住自己，以為活動岩楔也會脫落，但它牢牢撐在那裡，我輕鬆拉住了賽門。

「太棒了！」我取笑賽門臉上意外的表情。

「媽的！那兩塊石頭應該很牢固啊！」

他回到我身旁，再次看著那片冰瀑。

「我不幻想能正面翻越冰瀑了，但如果我能翻過右側，應該就能攻克。」

「那裡的冰看起來有點鬆軟。」

「我們試試。」

他沿著冰瀑的右側攀登，試著略微向右橫切，繞過那面陡峭的冰壁，到冰柱上方再攀回左側。不幸的是，冰面到那裡就變成了蜂窩狀的雪堆和白糖狀的冰晶。他奮力登上與冰柱頂端平行的位置，就再也無法往上。他就在我上方六公尺多，似乎困住了──如果他沿著剛剛的路線爬回來，很可能會摔落。最後，他在冰瀑上找到一支環狀的粗大冰柱，把繩環固定上去，垂降到我身邊。

「我不行了。換你。」

「好吧！不過，如果我是你，我會再往側面一點。現在我得把大部分冰柱敲掉。」

大部分冰柱都比成人臂膀還粗，長度差不多一公尺半，有些甚至更大。我沿著冰壁向上爬，因為後傾而失去平衡，而且立刻感受到雙臂緊繃，背包也將我往下拉離冰面。我利用冰爪快速沿著冰牆向上蹬，手上的冰斧用力敲進上方易碎的冰面，把自己拉上去，然後再蹬，為了節省力氣絲毫不敢放慢速度。接近冰柱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堅持不了多久，我已經太累，無法一手用冰斧抓牢冰壁，另一手敲碎冰柱。我拚命揮動冰斧，直到深深鑿入冰面，足以承受我的重量，然後把吊帶扣到冰斧的腕帶上，疲倦地掛在上面。我小心留意嵌入冰面的冰斧尖部，確信冰斧能夠承受我的全部重量後，拔出鎚頭，再往上方牆面鎚進一支冰錐。

我把繩子掛上冰錐，放鬆地呼了一口氣，至少不會再有跌落三公尺以上的危險了。冰柱已近在眼前。我不假思索地將鎚頭掄向那一圈冰柱，更愚蠢的是，我還擡頭去觀看成果，結果接近五十公斤的冰柱絕大部分砸到我頭上、肩膀上，然後嘩啦嘩啦地砸中賽門。我倆同時發出咒罵。我咒罵自己，咒罵嘴唇破裂和牙齒斷裂的劇烈

疼痛，賽門則咒罵我。

「對不起，我沒想到。」

「我也知道。」

我再次擡頭，雖然很痛，但鎚頭已經完成任務，開出一條清楚的路線，通往上方較平緩的坡面。我沒費多少時間就登上冰牆的最高處，上面的蝕溝寬闊但不深，我把繩子的剩餘部分固定在蝕溝裡做確保。

賽門上來了，身上沾滿冰粒，從冰瀑吹落的雪粉像白霜一樣覆蓋他的全身。他超越我繼續前進，到達斜坡盡頭的一座小山稜，那也是通往峰頂的斜坡起點。我趕到他身邊的時候，他已經點燃瓦斯爐，騰出一塊地方舒服地坐下了。

「你的嘴巴出血了。」他語氣平淡地說。

「沒關係。總之都是我不好。」

此刻感覺冷了很多，因為我們已經沒有蝕溝可躲，就這麼暴露在不斷吹襲的寒風中。我們第一次看到峰頂，那是一座巨型雪檐，在我們頭頂上約二百五十公尺高的斜坡上向外橫伸。我們將沿著峰頂左側綿延而下的山稜下山，但由於卷雲不斷從東邊湧來，遮住視線，我們無法看清路線。壞天氣似乎就要來了。

賽門遞給我一杯熱飲，然後深深縮進外套裡，背對著凜冽的寒風。他在觀察峰頂的斜坡，尋找最佳的登頂路線。現在最讓我們擔心的，並不是坡度或者技術上的困難，而是最後這段路的積雪性質。整個斜坡表面佈滿冰蝕槽而呈波紋狀，這些冰蝕槽是被風刻蝕而成，隨著新雪不斷從山壁上脫落下來，冰蝕槽也逐漸加深。我們已經聽到太多關於祕魯高山冰蝕槽的故事，一點也不喜歡。對這些冰蝕槽最好敬而遠之。歐洲的天氣模式絕對不會製造出這麼恐怖的地形。南美洲山區以這些冰雪奇觀聞名於世，在這裡，雪粉似乎能對抗重力作用，形成七十度甚至八十度的陡坡，山稜則變成一道道扭曲、不穩固的巨大雪檐。在其他地區，山上的雪粉都會被吹落，只能堆積在不那麼陡的坡面上。

我們上方有條帶狀岩層橫貫整座雪坡。岩層並不陡，但覆滿險惡的粉狀積雪，然後在三十多公尺高的地方重新融入雪坡，越高越

陡。多條冰蝕槽從岩層上方極近處開始延伸，一路通往峰頂。一旦踏入兩條冰蝕槽間的蝕溝，我們就得找出路線攻頂，因為要橫越冰蝕槽再翻入相鄰的蝕溝是不可能的。選擇合適的蝕溝至關重要。我們看到很多蝕溝最終都由於兩條冰蝕槽交匯而成為死路。仔細觀察，我們應該能找到幾條沒有封死的蝕溝。可是當我觀察整面斜坡，卻發現山壁上佈滿相互交錯的冰蝕槽與蝕溝，像迷宮般令人暈頭轉向，根本找不到合適的蝕溝。

「天啊！看來一點希望也沒有！我一條路也找不到。」賽門喊道。

「看來我們今天是不能登頂了。」

「如果那些雲團帶來降雪的話，肯定登不了頂。幾點了？」

「四點。離天黑只剩兩小時。最好快點行動。」

我試圖穿越岩層，卻白白浪費了寶貴的時間。這段岩層傾斜的程度就像陡峭的屋頂，表面的黑岩質地堅硬，只有幾處小地方可供踩抓，而且絕大部分都掩埋在雪中，一點也不像我們剛剛經過的那條坡道。我知道翻越這道岩層並不困難，但它可是坐落在完全暴露的山壁上，下方就是一千兩百公尺的深淵，如此毫無障蔽的環境使我異常緊張。賽門就在我們剛剛休息的地方幫我做確保，我們中間那段長長的繩子全無保護，而他唯一的固定點是埋入雪中的冰斧，我很清楚，我一有失誤，這個確保點毫無作用。

我的左腳打滑了，冰爪的爪尖在岩石上滑動。我憎恨這種攀登方式，必須小心翼翼維持平衡，但我已經回不了頭，必須堅持下去。我努力在岩石上兩道狹小的邊緣間維持平衡，前爪搖搖晃晃，幾乎就是在打滑。我的腿開始發抖，一面對賽門大聲發出警告。我聽出自己的聲音在顫抖，暗罵自己讓賽門知道我的恐懼。我又一次試著向上移動，但太過緊張，無法完成。我知道只需再往上幾步就輕鬆了，試著安慰自己，要不是處境太險惡，這路線我手插在褲袋裡也上得去，但還是擺脫不掉恐懼。恐懼控制了我。

我漸漸冷靜下來，仔細考慮將要踩上的幾步。當我再次嘗試，我驚訝地發現這看起來其實很容易。我不知不覺便跨越了，沿著容易攀登的表面迅速向上。這裡比賽門所在的位置稍微適合做確保，我提醒賽門注意這一點，然後他沿著我的路線開始攀爬。我驚魂甫定，一下子還喘不過氣來，看到賽門輕輕鬆鬆越過困難地帶，我知

道自己其實是被嚇到了，克服不了恐懼，這讓我鬱悶不已。

「天哪！我剛剛整個呆住了！」我說。

「我注意到了。」

「我們要走哪條溝？」我想找出一條比較有希望的，卻發現一旦走近，實在看不出哪條不是死路。

「我不知道。那條看起來最寬。我過去看看。」

賽門走進蝕溝，在厚厚的粉雪中掙扎。兩側的壁面各有七、八公尺高，他根本不可能再變更路線。他奮力前進，雪塵像雪崩似地一波波撲向他，有時還完全淹沒了他。天色很快就暗下來，雪也開始下了，像海浪一樣越來越激烈。我坐在賽門正下方等了兩小時，凍到骨頭都發寒。他挖出的大量積雪全落在我身上，我無法躲避。

我打開頭燈，發現竟然已經八點。花了四小時才攀登不到一百公尺，我深切懷疑我們是否能翻過這些冰蝕槽。終於，從充滿雪的雲層中傳來一聲遙遠、模糊的叫喊，我知道自己可以跟上去了。儘管穿上了極地防寒衣及防風外套，我還是冷得要死。我們不可能再像這樣為了做確保而長時間坐著：必須在這些可怕的雪坡上找個地方露宿。我簡直不敢相信賽門為了沿著這條蝕溝攀登一個繩距所做的一切。他挖的這條溝從頭到尾都有約一．二公尺深、一．二公尺寬。他用盡全力挖尋更堅實的雪層，結果只找到一層脆弱的冰殼，僅能承受他的體重。大部分冰殼都在他攀登的過程中碎裂了，因此我循著他開出的路線攀登起來也十分困難。他花了三個小時攀登，我趕上他的時候，看得出他已經筋疲力盡。我也十分疲憊，而且凍得不行。必須盡快露營。

「這雪簡直難以置信！」

「他媽的太恐怖了。一路上我都覺得自己會摔下去。」

「我們必須露宿。我在下面都凍僵了。」

「是啊，但這裡不行。冰蝕槽變得太小了。」

「好。還是你當先鋒吧。」

我知道這樣做比較容易，還能防止繩子打結，但隨即又後悔了，因為這樣我自己就不能繼續運動。在又等了漫長而寒冷的兩小時後，我在往上三十公尺的地方和賽門會合。他在蝕溝底部挖出一個大洞，在洞裡架了確保站。

「我找到一些冰。」

「結實嗎？能承受冰錐嗎？」

「比什麼都沒有強。要是你進來，我們可以朝側面拓寬一下。」

我擠到他身旁，十分擔心雪洞底部隨時會沿著觸溝往下坍塌。我們開始往冰蝕槽的側面挖掘，慢慢把雪洞擴大成橫跨蝕溝的長方體空間，用挖出來的雪填起一部分入口。

十一點的時候，我們鑽進睡袋，吞下最後一口凍得乾硬的晚餐，啜飲今天最後一杯熱飲。

「還有將近一百公尺要爬。希望情況不會比剛才更糟。」

「至少暴風雪停了。不過可真他媽的冷。我覺得我的小指被凍傷了，從指頭到手掌都發白了。」

我們在蝕溝裡遭遇飛雪侵襲的時候，氣溫肯定接近攝氏零下二十度，現在寒風又使溫度降到接近零下四十度。我們很幸運能找到地方挖雪洞。希望明天等待我們的，是晴朗明媚的好天氣。

※※※

瓦斯罐底部結著一層厚厚的冰，我拿起來朝頭盔敲，敲掉大部分冰，然後塞進睡袋深處，大腿感覺到金屬的涼意。五分鐘後，我又舒服地蜷縮起來，只有鼻子以上露在睡袋外面，睜開一隻睡眼盯著爐子。爐火燒得很旺，不過距離我的睡袋很近，頗為危險。藍色的光透過雪洞的牆壁照進來。在這海拔六千多公尺高處，我們度過漫長、淒慘又寒冷的一夜。

水在爐子上沸騰。我坐起來，急急忙忙穿上防寒和防風外套，戴上手套，在雪洞的牆上摸索裝有果汁和巧克力的袋子。

「飲料好了。」

「老天！我都凍死了！」

賽門從嬰兒般的蜷縮姿勢舒展開來，伸手接過熱氣騰騰的茶杯，又躲回他的睡袋。我慢慢喝著，把熱杯子抱在胸前，看著第二塊雪在鍋裡慢慢融化。瓦斯的火焰不那麼旺了。

「我們還有多少瓦斯？」我問。

「一罐吧。那罐空了嗎？」

「還沒有。我們最好用這罐盡可能多燒些飲用水，另一罐留著下山用。」

「對。我們的果汁也沒剩多少了。只有一包。」

「我們之前的判斷是正確的。夠我們再露宿一晚就可以了，我們就需要這麼多。」

整裝工作花費了很長時間，而且天氣十分寒冷，但我擔心的遠遠不止這些。那些冰蝕槽就橫亙在面前，而這次輪到我當先鋒了。更困難的是，我得從雪洞出去，翻上洞頂，而那洞頂就跟蝕溝一樣寬。我做到了，但同是也搗毀了大部分雪洞，把待在洞裡做確保的賽門埋住。登上蝕溝的斜坡後，我回頭俯瞰我們前一晚爬過的地方。賽門挖的溝渠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昨夜的暴風雪往蝕溝倒下無數的雪，填滿了那道溝。看到蝕溝就收在我頭頂三十公尺處，我有些失望。兩邊的冰蝕槽交匯在一起，形成一條邊緣鋒利的雪粉帶。我還是得想辦法翻到另一道冰蝕槽。

天空非常晴朗，一絲風也沒有。這次輪到賽門坐在那裡，堅強地承受我不得不踢下去的滔滔飛雪。現在是白天，光線充足的好處是利於攀登，也能看清是否會打滑，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視野變好，我就會從兩腿之間瞥見下方近一千五百公尺深的一片虛空，不由得膽戰心驚。我心知我們的確保點一點兒也不牢靠，一有閃失，就是無可挽回的災難，於是全神貫注於前方的路。越接近蝕溝的盡頭，坡度就越變陡。很顯然，我很快就必須翻越冰蝕槽。但是，該從哪一側出去？我無法看到兩側冰蝕槽以外的地方，也就不知道該從哪邊翻越。我向下看，發現賽門的頭和胸口探出雪洞頂部，正專心看著我。他身後就是萬丈深淵，突顯出我們的凶險處境。冰蝕槽

的側邊在雪洞附近沒有那麼高，我想也許賽門比我更能看清前方的路。

「我該走哪邊？你能看見什麼嗎？」

「別走左邊。」

「為什麼？」

「看起來地勢陡降，好像非常危險！」

「那右邊有什麼？」

「看不見，可是冰蝕槽沒那麼陡，無論如何比左邊好多了。」

我猶豫了。一旦我跨出步伐，也許就無法回頭。我不想讓自己的處境變得更糟，然而無論我怎麼伸展身子，都看不到右邊那條蝕溝。我甚至不確定那裡到底有沒有蝕溝。我再度觀察上方視野內的積雪，完全看不出自己將面臨什麼情況。

「好吧！注意繩子。」我開始往蝕溝右側挖掘，一邊喊著，不過又馬上笑了出來──如果確保點突然飛脫，注意繩子也無濟於事。

令我意外的是，用兩支冰斧同時挖掘冰蝕槽並不比攀登蝕溝困難。稍後，我氣喘吁吁地登上冰蝕槽的另一邊，眼前是另一道同樣陡峭的蝕溝，在蝕溝上方可以看到峰頂雪檐，而且離我只有一段繩距。賽門奮力爬向我，一看到我身後的峰頂，就高聲歡呼。

「攻克它！」他說。

「我也想，不過最後這一段看起來特別陡峭。」

「沒問題的。」他動身攀上斜坡，攪下大量積雪，落在我那毫無障蔽的確保點上。我把兜帽拉到頭盔上，轉身凝望下方遙遠的冰河。突然，這個完全開放的落腳點令我驚駭不已。鬆散的雪坡十分陡峭，而我的確保點岌岌可危，我感到一陣眩暈，簡直不敢相信我們此刻正在做的事。一聲興奮的呼喊讓我回過神來，我轉過身去看消失在蝕溝頂部的繩子。

「行了，沒別的冰蝕槽了。上來吧。」

我虛弱地把自己拉出蝕溝，看到賽門叉開雙腿跨坐在冰蝕槽上，咧著嘴笑。在他身後不到十五公尺的地方，一塊雪冰怵目驚心地從西壁橫伸出來，上方就是高聳的峰頂雪檐。我很快超過了賽門，踩著冰爪在堅實的雪面上攀登，然後轉向左方，那邊的雪檐是最小的。十分鐘後，我站在劃分西壁和東壁的雪稜下。

「拍張照片吧。」

我等著賽門準備好相機，才越過山稜，把冰斧插到東側，將自己拉到峰頂下的山坳，這個山坳有著寬闊的後背。四天以來，我頭一次看到全新的景觀，大飽眼福。雪地沐浴著陽光，一直綿延到東邊的冰河。在西壁上度過漫長、寒冷和陰霾的幾天後，坐在這裡被溫暖的陽光裹著，感覺格外奢侈。我忘了我們是在南半球登山，一切都是顛倒的：南面山壁就相當於阿爾卑斯山脈那些冰冷的北壁，而東壁則相當於西壁。難怪早晨總是如此陰冷，我們必須稍晚一些動身，才能享受到幾小時的陽光。

賽門也來到山坳，我們開心大笑著，把背包放下來坐在上面，隨意把冰斧和手套扔在雪地裡，環顧四周，心滿意足地享受片刻寧靜。

「把背包留在這裡，直接上峰頂吧。」賽門說，打斷我沉醉的白日夢。峰頂！我都忘了我們只是爬上山稜！還以為逃離了西壁，一切就結束了。我擡頭望著賽門背後高高聳立的峰頂，那形狀就像冰淇淋甜筒，距離我們大概只有三十公尺遠。

「你先走，登頂時我幫你拍照。」我對賽門說。

他抓了一些巧克力和糖果，站了起來，慢慢踏著鬆軟的雪地向上走。身處高海拔的影響逐漸浮現。賽門的身影出現在天幕下，把冰斧插入壯觀的峰頂雪檐的那一刻，我瘋狂地按快門。我把背包留在山坳，走了上去，卻覺得呼吸費力，雙腿像灌了鉛一樣沉重。

我們照慣例拍了一些登頂的照片，還吃了一些巧克力。跟以往一樣，我感覺有些意興闌珊。接下來怎麼辦？這真是個邪惡的迴圈。當你實現一個夢想之後，你回到原點，很快就會幻想另一個。下一個必須更困難，更具挑戰，也更加危險。我不喜歡那種「任它指引我走向何處」的想法，就好像這個遊戲的本質以某種奇怪的方

式控制了我，把我引向合理但可怕的決定，這總是讓我不安。登頂時刻以及暴風雪過後突然的靜止和安寧，讓我有時間思考我正在做的事，察覺心中某種鑽牛角尖似的疑惑，懷疑自己正失去控制，且執迷不悟。我來到這裡純粹是為了獲得愉悅，或是出於自負？不斷追求這一刻真的是我要的嗎？但即使如此，這些時刻仍使我愉快，而我也知道這些懷疑終究會過去，然後我又會將之解釋為毫無緣由的病態悲觀和恐懼。

「暴風雪好像又要來了。」賽門說。

他一直默默觀察著北側山稜，那是我們的下山路線。大片雲團攻上東壁，不斷朝著西邊洶湧而來，很快就要遮住那條山稜了。即使是現在，我也只能看到極小部分山稜，而我們上山走過的冰河也會在一小時內被徹底遮蔽。北側山稜的起點就在我們放下背包的地方，向上直達一座副峰，然後蜿蜒折回，向下蜿蜒進入雲層。我透過雲層縫隙，看到一小段陡峭得令人生畏的尖銳山稜，還有一些危險的雪檐區域。東壁往右陡降，山腰佈滿連綿不斷的扭曲冰蝕槽，我們橫切的時候不可能與雪檐山稜保持安全距離。那些冰蝕槽看上去根本無法通過。

「天呀！看上去真可怕！」

「是啊。最好綁上冰爪。如果我們速度夠快，可以從那座副峰下面橫切，然後在較低的位置重回山稜。老實說，我覺得我們只剩下不到一個小時了。」

賽門伸出手，第一片雪花懶洋洋地飄落在他的手套上。

我們返倒帶背包的位置，動身繞向副峰。賽門當先鋒。我們用繩子繫起彼此，並把收好的繩子握在手上，以防跌落。這是最快的路線，厚厚的雪粉會拖住我們的速度，若我們不想在一片白茫茫中穿過副峰，這是唯一的機會。若賽門摔了下去，我希望能來得及把冰斧鑿進山壁，雖然我懷疑這些鬆散的積雪能否卡住冰斧。

半小時後，我們到達副峰東側，雲層已經接近頭頂。十分鐘後，降雪吞沒了我們。沒有風，大而厚的雪片靜靜落下。當時是兩點半，我們知道這雪會一直下到晚上。我們默默站著，向四周張望，希望能認清楚自己的位置。

「我覺得應該向下。」

「我不知道……不，不是向下。我們不能遠離山稜。你沒看見這邊的冰蝕槽嗎？要是向下，我們就再也上不去了。」

「我們過了那座副峰了嗎？」

「我覺得過了。」

「我看不到上面的任何東西。」

雪和雲交融在一起，形成一大片茫茫白幕。只要在一公尺半以外，我便分不清是雪還是天空。

「真希望我們有指南針。」

我說話時注意到頭頂的雲層裡有一道光。那是太陽，透過陰鬱雲層閃耀著淡淡的光，在我們上方三十公尺處的山稜投下極為微弱的陰影。但我還沒來得及告訴賽門，光就消失不見了。

「我剛剛看到那條山稜了。」

「在哪兒？」

「就在我們正上方。現在完全看不見，但我確定看到了。」

「好，我會爬上去找。你留在這裡，要是我沒能及時發現山稜的邊緣，你在這裡比較好拉著我。」

他動身向上爬。不一會兒，我就只能從手中移動的繩子來判斷他還在攀爬。雪越下越大，我開始憂心忡忡，我們只顧著留意從西壁登頂的路線，卻沒料到北側山稜比我們預計的還要困難得多。我正準備呼喚賽門，問他能否看到什麼，卻頓時僵住了，繩子突然不斷從我的手套中滑走，同時雲端也爆出一聲沉重的巨響。繩子失去控制，從我濕滑的手套中移動了一公尺多，接著猛力拖著我的吊帶，拉得我胸部撞上雪坡。轟響消失了。

我立刻明白發生了什麼事，賽門一定是從雪檐山稜摔了下去，不過那聲巨響聽起來更像是冰塔發生了雪崩。我等待著，繩子由於承受他的體重而緊緊繃住。

「賽門！你還好嗎？」我大聲呼喊。

沒有回答。我決定再等一會兒。如果他懸吊在西側，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來調整姿勢才能回到山稜。過了大約十五分鐘，我聽到賽門的叫喊，但是沒聽清楚他的話。他的重量從繩子上移開了，我朝他攀過去，才聽懂他說的話。

「我找到山稜了。」

我神經質地大笑起來。他確實找到北稜了，而且完全出乎他的預料之外。然而，我一到他身邊就止住了笑容。他就站在峰頂下，渾身發抖。

「我以為我完了。」他突然重重跌坐到雪裡，彷彿雙腿已經支撐不住。嘴裡喃喃自語：「真該死……就這樣！整個人掉了下來，該死。天哪！」

他搖搖頭，似乎想把剛才看到的景象逐出腦海。過了一會，等他恐懼緩解，腎上腺素也不再瘋狂分泌時，他回頭看著山稜邊緣，開始緩緩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

「我根本沒看到山稜。只是從左側遠遠瞄到山稜的邊緣。突然間，沒有任何徵兆，前一分鐘我還在攀登，下一分鐘我就摔下來了。我覺得就是從我身後十多公尺的地方斷裂，或者從我腳下斷裂。不管怎樣，我立刻被往下帶。太突然了！我完全沒有時間思考。除了自己正在往下掉以外，我完全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該死的事。」

「我相信！」我看了看他身後山壁的落差。他低下頭，大口喘息著，腿因恐懼而抖個不停，他一手按了上去，想要止住。

「我在那裡不斷翻落，一切就像是以慢動作發生。我忘了自己是綁在繩子上。噪音和墜落讓我無法思考。我只看見許多巨大的雪塊跟我一起落下，剛開始速度跟我一樣，我心想完了。那些雪塊都很大，直徑都有一公尺以上。」

此刻賽門平靜了些。我一想到如果當時我跟他一起爬了上去會發生什麼事，便開始發抖。要是那樣的話，我倆就完蛋了。

「然後我感覺到腰上繫了繩子，但我以為繩子會跟我一起往下

掉。我沒停下來，還有大量的雪塊向我砸來，把我砸得轉個不停。」

他又停頓了一下，接著說：「我下方的光線明亮多了。那些雪塊從我身邊滾落深谷，不停打轉，然後碎裂。雪一直撞上我，讓我不停旋轉……可能那個時候我已經不再往下掉了，但重擊和旋轉讓我覺得自己好像還在墜落。我好像不斷、不斷地往下掉……那時候我不覺得害怕，只感到迷惑和麻木。時間好像已經停止，再也沒有時間去害怕了。」

當他真的停下來時，他正懸在空中，往左側可以看到山稜仍在剝落。東邊的雲層有點遮住視線，巨大的雪塊持續從雲中落下，狠狠撞上下方的山壁，彷彿山稜是從他身上斷開一樣。

「剛開始我真的不知所措，不敢肯定自己是不是安全了。我想了半天，才意識到是你拉住了我。我身下的落差真恐怖。我看到整面西壁，還能清楚看到冰河，中間沒有任何東西擋住視線，這段落差有將近一千五百公尺！有一陣子我很恐慌。下方突然出現巨大的落差，而我懸在山稜下方十公尺，碰不到坡面。西壁的後壁就在我正下方。我都能看到我們沿著冰原向上攀登的路線！」

「如果那座雪檐掉下來，我們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大膽地猜測，「你是怎麼回到山稜上的？」

「我試圖回到山稜上，簡直跟登天一樣難。雪檐留下的斷面是垂直的雪層，差不多有十公尺高。我也不知道坍塌後留下的部分牢不牢固。當我終於爬上來的時候，我聽到你的叫喊從下方的東壁傳來，但是我累得說不出話來。我還是看不到這道斷面的盡頭在哪裡，那似乎有六十多公尺長。好笑的是，當我墜落的時候，能見度就變好了。再給我五分鐘，我就能發現危險。」

※※※

我們現在面對的這條山稜非常危險。儘管坍過一次，卻絲毫沒有因此變得安全。我們在雪中看到第二道斷面就在山稜邊緣後面，此外還有一道斷裂與峰頂平行，就我們視線所及，離峰頂只有一公尺多遠。

第四章　山稜的邊緣

這裡有一系列連綿不斷的巨型冰蝕槽往下延伸，到了我們下方百來公尺處，又隱入雲層中。毫無疑問，我們正往下橫切東壁。雲層同時也遮蔽了下方的深谷。雪已經停了。翻越這些冰蝕槽太過耗時，且充滿危險。下攀到更低的位置也意味著我們將迷失在雲層的茫茫白幕中。不過我們沒有其他選擇。賽門站起來，順著與峰頂平行、伸向遠方的裂縫小心移動。我又沿著東壁下攀一些，等著他把鬆弛的繩子拉緊。以這樣的方式移動的好處是，如果山稜再次斷裂，至少我能夠阻止他下墜。但最終我還是要跟上他，一起沿著山稜移動。

我往上攀回賽門的路線時，忽然想到，就在他墜落的前幾分鐘，我心中湧起了片刻的不安。過去我也曾注意到這一點，並不斷思索這件事。這種突如其來的強烈擔憂，其實沒有什麼根據可言。我們在這座山上已經度過了五十多小時，也許因此變得能夠感應潛在的危險，於是我預感將有事情發生，卻無法得知是什麼。我不喜歡這樣不理性的猜測，尤其此刻我的焦慮又如洪水般襲來。我看出賽門也緊張了起來。下山遠比我們預計的還要困難得多。

我一邊注意裂縫，一邊檢查自己是否準確踏在賽門留下的腳印上，如此緊張兮兮地跟在賽門背後行進了將近五十公尺。如果他又掉下去，只要及時發現，也許我就能救他。我可以躍向山稜的另一側，讓繩子掛在山稜兩邊，阻止我們墜落。但如果是我掉下去，他卻很難，或者說根本得不到任何預警。也許他能聽到我尖叫，或聽到山稜斷裂的聲音，但他必須先轉身看我跌落哪一側，才能跳向另一側。而在我看來，最有可能發生的事故是整座山稜坍塌，一次大規模的雪崩就能把我們兩人捲下去。

裂縫離我越來越近，越過以後，我才鬆一口氣。山稜終於變得稍微安全一點。然而不幸的是，山稜也從這個位置開始陡然下降，並曲折盤旋，每道轉彎都有龐大的雪檐伸向西壁。我知道只要走遠一些，難度便會降低，因此賽門從東壁下降的時候我並不覺得奇怪。他打算下攀到足夠的高度，以便直接斜穿到難度較低的區域，避免沿著扭曲的山稜下攀。那片區域在我們下方一百多公尺處。跟著賽門下去之前，我目測了一下需要下攀多長的距離。

還沒下攀多少，光線就變得很暗。我看了看手錶，驚覺已經五點多了。我們在將近三個半小時前離開峰頂，卻只前進了這麼一點兒。一個小時之內天色就會全黑，更糟糕的是，暴風雪的雲層又開始在我們上空湧動，雪片從東面飛來，直撲我們的面頰。氣溫已經急遽下降，風也跟著轉強，我們一停下來就感到冰冷徹骨。

賽門從夾在兩道冰蝕槽之間的一條蝕溝下攀。我慢慢跟著，盡量保持距離，繩子移動的時候我才跟著動。我下攀到一片白幕之中，雪和雲交織成一片。過了一會兒，我認定我們的高度已足以水平移動到那片低難度區域，可是賽門仍繼續向下。我叫他停下來，但只聽到一聲模糊的回答。我更大聲地呼喊，這時手上的繩子停止不動了。我們都聽不清對方的叫喊。我向下移動，想聽得清楚一些。蝕溝突然變得非常陡峭，我驚覺自己止不住打滑，於是轉身面向斜坡，但還是很難控制腳步。

這時我距離賽門較近了，當他再次叫喊，便聽出他問我為什麼停了下來。就在此刻，我腳下的雪突然滑開，我立刻掉了下去。我的兩支冰斧都深深插入蝕溝，但也沒能阻止我下墜。我大聲示警，驟然重重撞上賽門，壓在他身上，這才停下來。

「天啊！我──哦，他媽的！我以為我們玩完了！他媽的太愚蠢了！」

賽門什麼也沒說。我把臉埋進蝕溝，想要鎮定下來。我的心臟彷彿要從胸口跳出來，雙腿虛弱地抖動著。幸好我掉下來的時候距離賽門很近，才沒有加速到把他一起撞下去。

「你沒事吧？」賽門問。

「沒事。嚇到了……就這樣。」

「哦。」

「我們下攀得太低了。」

「是嗎？我還在想，我們也許能一路下攀到東邊的冰河。」

「你在開什麼玩笑！真該死！我剛剛差點害死我們倆。而且我們根本不知道下面是什麼狀況。」

「但是那山稜太可怕了。我們今晚絕對沒辦法走下山稜。」

「無論如何，我們今晚是下不去了。拜託，現在都快天黑了。能離開這個鬼地方都算幸運了，還想直接到冰河！」

「好吧，好吧，鎮定一點。這只是個想法而已。」

「對不起。我剛才失去理智了。我們能不能從這裡橫切，回到山稜陡落那個地方？」

「好，你走前面。」

我平撫好亂糟糟的情緒，調整好狀態，開始把冰斧鑿進冰蝕槽右側。一個半小時後，我成功翻越了無數冰蝕溝和蝕溝，賽門跟在後面，距離我一段繩距。我們才前進不到六十公尺，雪就變大了，寒風徹骨。天也黑了，我們必須打開頭燈。

翻越一道粒雪1牆進入另一條蝕溝時，我踢到雪地下的岩石。

注1：粒徑較大的顆粒狀雪，由積雪承受上層覆雪壓力融化再結晶而形成。編注

「賽門！」我喊道，「先別動。這裡有塊小岩石，要翻越有點麻煩。」

我決定往雪牆裡釘入一枚岩釘，然後小心保持平衡，繞過那塊障礙物。我釘好了岩釘，但不知怎麼回事，竟然不用藉助繩子就完成了下攀，翻過雪牆。賽門也用相同的基本攀岩技巧，利用重力和身體的重量從雪牆往下跳，雖然看不到落腳的位置，但他認為墜落的力道能夠把他牢牢固定在鬆軟的雪中。我認為他的策略有一點瑕疵，就是他不知道落腳點會是疏鬆的積雪還是堅硬的岩石。但那時我們已經太疲倦，太寒冷，無暇顧及這些。

越過岩石之後，我們又穿過一片開闊的斜坡。坡面都是雪粉，幸運的是沒有冰蝕溝。我們掉轉向上，朝著印象中的山稜位置前進，攀登幾段繩距以後，發現有座巨大的圓錐雪堆緊靠著岩壁，我們決定挖一個雪洞。

賽門的頭燈忽明忽暗，不停閃動，不知是接觸不良還是電路故

障。我開始挖掘，很快就敲到岩石。我奮力順著岩石的走向挖，想挖成狹長的洞，但半小時後就放棄了。這個洞裡面有太多孔，很難抵禦寒風。溫度降到了大約攝氏零下二十度，賽門一直專注於修理頭燈，手指因此暴露在寒冷的空氣中，凍壞了兩根，而挖掘運動卻使我全身暖和起來，因此當我開始挖另一個洞的時候，他對我發起了脾氣。我認為他在無理取鬧，沒有理他，當然，這樣想對他並不公平。另一個雪洞的位置勉強好一點，雖然也敲到岩石，但還是挖出足夠容納兩個人的大小。這時賽門已經修好頭燈，但手指卻沒法暖和起來。他仍舊火冒三丈，指責我缺乏合作精神。

　　晚餐由我準備。食糧已經捉襟見肘。我們吃了些巧克力和果乾，喝了很多果汁，因疲勞而引發的怒氣這時也已逐漸平息，我們倆都恢復了理智。我和賽門一樣又冷又累，只想趕緊挖個雪洞好讓我們鑽進睡袋，喝一些熱飲。今天又是漫長的一天。開頭還是很順利的，從西壁下來的時候心情也很愉快，但是下攀的難度越來越高，讓人神經緊繃。從雪檐上摔落重重打擊了我們，後來又疲勞過度。今天我們都對彼此發了很多次火，再發火也沒什麼用了。

　　賽門給我看他的手指，已經慢慢恢復，但兩手食指從指根到第一指節都還很慘白僵硬。看來他凍傷了。希望明天他的手不要再受什麼傷。然而，我確定我們已經快要度過山稜上較困難的部分，明天下午就能回到營地。剩下的瓦斯只夠加熱明早的兩杯飲料，不過這樣也差不多了。我躺下來睡覺，但橫越山稜時的恐懼在腦海中揮之不去。我們倆被繩子繫在一起無助地墜下東壁，這景象差點就成了現實。想到自己可能會這樣結束生命，我不寒而慄。我知道賽門也有同樣的感受。一年前，在法國阿爾卑斯山白朗峰的克羅茲山嘴（Croz Spur），他就親眼目睹這樣的恐怖事故。兩名日本登山者在離他只有咫尺之遙的地方墜谷身亡，距離登頂幾乎只差一步。

　　當時，暴風雪持續了三天，登山條件十分險惡。岩石表面由於雨淞而變得滑溜，薄薄的脆冰覆蓋了支點，填滿了裂縫。前進變得艱難而緩慢，每個支點都必須用工具開鑿，原本低難度的區域也變得異常艱難。賽門和同伴席維斯特（Jon Sylvester）已經在山壁上露宿了兩晚。第三天下午稍晚，又一場暴風雪襲來──溫度急遽下降，厚重的雲層將他們與外界隔絕，第一批雪粉乘著風勢鋪天蓋地湧來。

　　那兩個日本登山者緊跟在他們後面。兩支隊伍分開露宿，彼此沒有交流，沒有競爭意識，也沒人提議合併成一支隊伍。面對困境，雙方表現得一樣出色。時不時有人墜落，往往都是在同樣的位

置。他們互相觀察對方攀登、墜落的情形，然後在山壁上重新嘗試。

當他們到達峰頂的冰斗後壁，賽門看到日本的先鋒攀登者身子後傾、驚慌失措地揮舞著雙臂，向外跌落下去。透過雲層的空隙可以看到他身後是可怕的七、八百公尺落差。更讓賽門恐懼的是，他看到那個先鋒攀登者急速旋轉下落，沒來得及發出任何聲音，就把同伴拉下了深谷。他們用來確保的岩釘鬆脫了，兩人轉瞬間便無助地摔了下去，登山繩仍繫在一起。

賽門當時看不到上方的席維斯特，他奮力爬到他身旁，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恐怖的事故剛剛就在兩人身邊發生，他倆默默站在一塊小小的岩棚上，努力平復情緒。此時暴風雪即將籠罩高山，他們幫不了那兩個日本登山者，那樣摔下去幾乎沒有機會存活，而通知救難隊最快的方式是翻過峰頂，下到義大利。

他們正要重新開始攀登，就聽到從下面非常遙遠的地方傳來可怕的叫喊，那是一種因極度痛苦、絕望、孤獨和恐懼而發出的聲音，讓人心驚膽寒。他們往下望去，看到兩個登山者在下方約兩百公尺處的高山冰原往下滑落，速度不斷加快。登山繩依然連著兩人，各種零碎的裝備和登山包在他們身邊一起翻滾著。賽門唯一能做的，只是無助地看著那兩個小小的身影從冰上滑下去。然後他們不見了，消失在冰原邊際，落入冰河的駭人深淵。

至少其中一個人摔到冰原上的時候還僥倖地活著。不知何故，他們停了一下，也許是登山繩勾住了凸出的岩石—但他們沒有得救。不管是對受難者還是遠在高處的目擊者來說，這樣的轉折都非常可怕。緩刑只持續了短短一會兒，大約五分鐘。其中一人努力想找到支點穩住，脫離險境。但他受了重傷，難以做到。也許他打滑了，也許繩子脫鉤了；不管是什麼原因，最終的結果非常殘酷。

賽門和席維斯特的信心粉碎了，大腦一片空白，他們轉身奮力登上峰頂。事故發生得太突然。他們沒有跟那兩個日本人交談過，但已能互相理解、尊重。如果他們都能安全下山的話，將會在走到山谷的漫漫長路上交談、共享食物，也會在城裡的酒吧碰面，說不定還會成為朋友。

他們的營地位於夏慕尼郊外。我還記得賽門回來時慢慢走進營地的樣子。他非常消沉，看上去憔悴而疲倦。他麻木地坐在那裡，重複問一個問題：為什麼同一支岩釘之前能阻止他摔落，卻在日本

人掉下去的時候脫落？隔天他恢復正常，從這件事中汲取經驗，然後將之擱置在記憶深處，理解、接受，最後放下。

睡意很快襲來，我試著忘掉我們差一點就跟那兩個日本人一樣，步入恐怖的結局。這次可沒有人看著我們，我心想，這又有什麼差別。

※※※

我把身旁的爐火調旺，視線越過火焰，透過雪洞壁上的孔往外看。我無意間在雪洞上挖的通風口，剛好框住了耶魯帕哈峰的東壁。清晨的陽光為山稜線刻上陰影，藍色光影在山壁上的冰蝕槽間搖曳閃動。我緊繃的注意力在這四天以來頭一次鬆弛了下來。昨夜的不安與掙扎已經拋到腦後，險些就摔死的記憶也慢慢消退了。我從容地享受當下，慶幸自己的好運。菸癮犯了。

雪洞很狹窄，但絕對比上一個要暖和得多。賽門還在熟睡，側身躺在我旁邊，臉朝另一邊。他的臀部和肩膀緊挨著我，隔著睡袋我仍能感覺到他的體溫。儘管我們在山上同生共死，但如此親密接觸還是有點古怪。我小心地挪動身體，不想吵醒他。透過圓形的孔洞望著東壁時，我突然發覺自己在微笑。我想今天會很順利。

瓦斯在煮早餐的時候用光了。也就是說，在我們到達冰磧地下面的湖泊之前，已經無水可喝。我先穿好衣服、戴好裝備，然後爬出雪洞，走向我昨天挖掘的第一個雪洞。賽門整裝速度很慢，直到他也來到坍塌雪洞形成的巨大平臺上，我才想起他的手凍傷了。他伸出手指給我看的時候，我的好心情不翼而飛，轉而擔憂了起來。其中一個指尖變黑了，另外三個則發白，看起來像木頭一樣僵硬。奇怪的是，我其實沒那麼關心他的傷勢，而更擔心他下山後是否還能繼續攀登。

賽門留在下面護著繩子，而我則朝著半段繩距之外、沐浴在陽光中的山稜頂部前進。我們都很擔心雪檐再次坍塌。我一到達山稜就氣餒了，因為眼前盡是扭曲的雪檐和薄如刀刃的粉狀積雪。本來我一直期待能找到路線繞過這段，但希望落空了。我大聲向賽門示警，他同意登山繩一放完，就跟著我一起前進。

雖然我們格外小心，但在最難行走的區域仍然無法避免打滑、跌跤，我們始終無法完全穩住腳步。我盡量不遠離山稜頂部。山稜迂迴曲折，不時驟然陡落，形成一系列矮小的陡壁。攀登過程中，

我逐漸忘記雪檐可能坍塌，開始慢慢接受當前這無助的境況。我幾乎可以肯定，走東壁上較低處的冰蝕槽一定更糟。從冰蝕槽跌落與雪檐坍塌的危險程度不相上下。但如果跌落時需要靠繩子拉住，勝算絕對太低，我們兩人都不會有機會存活。然而每當來到陡峭的地段，我都會不時滑落。雪粉實在太不堅固了，不管我怎麼用力把冰爪踢進去，只要一把身體重量從雙臂移開，立即就會「嗖」地下滑一、二公尺。不知為什麼，每個令人心驚肉跳的突然滑落，似乎都會自動止住。問題是停下來的位置並不比滑落時牢固。這可真是令人崩潰。

　　我再次滑落，不過這次驚叫了出來。滑落的陡坡並不高，底部剛好在山稜一百八十度轉彎的邊上。我把臉轉向斜坡，看到轉彎處下方有座巨大的粉末雪檐向外懸伸，西壁自雪檐以下便一路陡降到冰河，其間落差達幾百公尺。賽門在我後面整整一段繩距，不在我的視線範圍內，他無法得到任何警示，也不會知道我掉到了哪一邊。我隨著一陣雪粉急速下落，速度快到我只來得及發出一聲驚慌的尖叫，根本無法發出警告。賽門沒看見我掉下來，也沒聽到任何聲音。

　　接著，我突然止住了，整個人摔在雪地上，頭埋進雪裡，四肢像螃蟹一樣四仰八叉。我一動也不敢動。我能停在這道斜坡上，似乎純粹是出於運氣。我感覺到肚子和大腿下的雪不斷移動並往下滑去，於是蜷起身體。

　　我擡起頭，側臉往右一瞥。我就停在山稜邊緣，恰好位在轉彎處。我的身體向右傾斜，因此看起來像是掛在西壁上面。此刻我集中一切意念保持不動。我急促地呼氣，不敢用力吸氣。可是我沒有移動。我再仔細觀察，發現自己其實沒有失去平衡，只是剛才的匆匆一瞥給我留下了這種印象。這就像看穿了光學幻象的小把戲，突然看清你一直盯著卻看不清的東西。山稜轉向我左後方，加上我往右瞥見拱壁下面突出的雪檐，讓我以為自己就趴在下垂的部分。事實是，我的右腿已經穿過雪檐，左腿雖然阻止了我的跌勢，但也把我斜推出去，因此我才會感覺失去平衡、右側下沉。我朝左側的雪地亂抓，試著把自己的重量拉到那一側，同時把右腿拉回山稜上。最後我成功地從山稜邊緣移開，又回到轉彎處。

　　賽門出現在我上方，他緩慢地移動著，不停地看自己的腳下。我已經移到安全的位置，對他喊叫，提醒他下坡時要偏左一些。我喊叫時發現自己渾身劇烈顫抖，腿也突然不聽使喚地抖動著，過了好久才停下來。在這期間，我看著賽門面朝斜坡，分兩步下來，然

後也免不了迅速滑落。他轉過來踩著我的腳印前進，我看到他緊張的神情。這一天既不享受也不有趣。他來到我身邊的時候，我們互相感染到對方的恐懼。我們用顫抖的聲音不斷訴說心中的恐慌，夾雜著短促的咒罵和一大堆髒話，然後才逐漸平靜下來。

第五章　災難降臨

我們離開雪洞的時候是七點半。兩個半小時過去了，進展非常緩慢。從前一天下午離開峰頂到現在，我們下攀還不到三百公尺。而按照我們原先的估計，下到冰河只需六小時。我開始不耐煩。要始終保持全神貫注，這種折磨人的感覺讓我十分厭倦。這座山已經失去刺激感和新鮮感，我想盡快下去。空氣冷得刺骨，天空一絲雲也沒有。太陽炙烤著一望無垠的冰雪，冰面反射出炫目的光芒。只要能在下午的暴風雪來臨之前回到冰河，我才不在乎天氣如何。

終於，上層山稜瘋狂的曲折山勢變得緩和了，我可以直起身體走過眼前的寬闊地帶。山稜上有很多鯨背般的土丘，連綿起伏，通向北邊的陡坡。我坐在背包上休息的時候賽門趕上了我。我們沒有說話。早上已經說得夠多了，再也無話可說。向上望去，我們的腳印連成一條歪歪扭扭的線，一直延續到現在的位置。我在心裡默默發誓，今後勘查下山路線一定要更加謹慎。

我背上背包再次出發，此時我毫不擔心走在前面。最後一段路我本想讓賽門當先鋒，但我沒辦法說出自己的恐懼，我害怕面對他的反應，甚於害怕再次跌落。寬闊平坦的山鞍堆積了厚厚的雪，在雪粉裡蹣跚前進使我感到挫敗，那挫敗取代了原本的憂慮，每走一步便逐漸加深。

我進入第一道冰隙的時候，登山繩已經拉到了盡頭，賽門起身跟了上來。

突然間我整個人陷了下去，雖然身體保持直立，視線卻已跟雪面同高。淺淺的冰隙裡填滿了雪粉，無論我怎麼努力，都沒辦法把自己擡高一點。最後我終於把自己拉回到平地。賽門站在安全距離外；笑嘻嘻地打量我掙扎的樣子。我沿著山稜繼續向前，結果再次陷入齊頸深的雪中。我一邊叫喊、咒罵，一邊費勁地爬回山稜上。這山稜高地才走過一半，我已經四次掉進類似的小型冰隙中。不管我怎麼努力觀察，都看不出哪裡有冰隙。賽門在我身後整整一段繩距。沮喪感和不斷累積的疲倦已經讓我徹底抓狂，如果他離我夠近，我一定會拿他當出氣筒。

我蹲在自己剛剛挖出的洞旁邊，一邊調整呼吸，一邊回頭望去，驚覺我已能夠越過山稜清楚看見下方裂開壑口的深谷。從我身旁的洞就能看到下方森冷的西壁，寬闊的壁面閃耀著藍白色的光，透進洞裡來。我恍然大悟，終於明白我多次陷進冰隙的原因。這片高地是由一系列巨大的拱形雪檐構成，而我正走在一條貫穿所有雪檐的長長斷裂線上，剛才跌落的其實都是同一條巨大的冰隙。我迅速站到冰隙一側，大聲呼喚賽門，提醒他注意。原本蜿蜒起伏的山稜變得如此寬闊平坦，我從沒想過那可能是因為我們正站在懸伸的雪檐上。這個雪檐和峰頂的雪檐一樣龐大，都有上百公尺長。如果它剛剛坍塌的話，我們倆就完蛋了。

之後我都盡量遠離雪簷邊緣，始終保持十五公尺的安全距離。賽門一度在距離邊緣約十二公尺處隨著小型雪檐一起掉下去。既然東壁已從冰蝕溝地形變成一片平坦的斜坡，我們就沒必要冒險。在深雪中跋涉，我的雙腿就像灌了鉛一樣沉重。我走向高地盡頭，爬上山稜的最後一道隆起，回頭望去。在距離我一段繩距，也就是大約四十五公尺的地方，看到賽門低垂著頭把自己拖往前方，筋疲力盡的模樣就和剛才的我如出一轍。我知道一旦我開始沿著前方緩和的長斜坡下攀，就看不到他了。

我本來期望斜坡一路向下通到山坳，結果落空了。只見斜坡略微擡升，通向一座雪檐的微微隆起處，之後再次陡然下降。儘管如此，我仍能清楚看到耶魯帕哈峰的南側山稜，因此我斷定陡降之後就是山坳，也就是連接耶魯帕哈峰與修拉格蘭德山稜的最低點。再過半小時，我們就能到達山坳，從那裡再到冰河就很容易了。我強打起精神來。

一開始下攀，我就感覺到坡度變緩了。這比在山鞍舉步維艱要容易得多。要不是登山繩拽著我的腰，我一定會蹦蹦跳跳跑下坡去。我簡直忘了賽門還在山鞍疲憊地循著我的腳步苦行。

我本來以為可以直線抵達雪檐隆起處，卻驚訝地發現斜坡突然中斷，一座冰崖把山稜一分為二，垂直切斷了我的路。我小心翼翼地靠近懸崖邊往下看，這段落差約有七、八公尺。斜坡基部向右彎曲，形成一座表層平滑、角度陡峭的山壁，再過去就是山稜的最後一道隆起，與這端相距大約六十公尺。冰崖在切斷山稜的位置驟然拔高，狹窄的邊緣緊鄰著山稜線，而我幾乎就站在這座穿過山稜的楔形冰崖中點。我小心地橫切，遠離山稜，不時察看十公尺高的崖壁上是否有缺口。我已經放棄用垂降的方式通過懸崖，因為懸崖頂部的雪十分鬆軟，根本不能支撐雪樁。

我有兩個選擇，要麼走山稜頂部，要麼繼續遠離，希望能用大範圍垂降來繞開陡峭部分。我就站在懸崖末端，不難看出第二種辦法會非常耗費精力，並且十分冒險。我們必須繞一道大弧下來，橫切過去，然後回到上面，如此才能繞過懸崖。一開始的斜坡看上去非常陡峭、不穩。我已經受夠了在山稜四周不停地跌落、打滑，而且從斜坡往下直落上千公尺，到東部冰河之間都是一片凌空，更讓我下定決心，放棄這個選項。我們當中任何一人一旦摔了下去，都會落在開闊的斜坡上，往下直墜。在山稜上我們至少能自欺欺人地想，萬一摔落了，老天眷顧的話，另外一人也許可以躍到山稜的另一邊。

我折返回去，打算從最容易的位置攀下懸崖。我知道無法從靠近山稜最高處的地方下攀，因為那裡是一座近乎垂直的雪粉牆。由懸崖邊到山稜邊緣短短數公尺以內的冰牆看起來都十分堅硬，我需要找到突破口，比如一條坡道，或由懸崖頂端向下延伸的冰裂縫，讓我在冰牆上有著力點。最後我找到了，那是冰牆轉折處一條非常細微的斷裂。此處懸崖同樣陡峭得近乎垂直，但不是完全垂直。斷裂處大約六公尺高，我確信從這裡下去，快速移動幾步就可以搞定。

我屈膝蹲下，背對著懸崖邊緣，把冰斧深深地鑿進去，再緩緩把雙腿放下懸崖，腹部緊貼著懸崖邊，直到能夠把冰爪踢入下方的冰牆為止。我感覺冰爪已經咬緊冰牆，於是拔起一支冰斧，鑿入緊鄰邊緣的地方，這次很快就牢牢嵌入。我拔出鎚頭，讓胸部和肩膀降到邊緣以下，直到能看到冰牆，然後握著鎚頭揮過去。我憑著冰斧懸吊在冰牆上，左手伸出，要將鎚頭牢牢地嵌進冰牆裡。經過幾次努力我做到了，但還不是很滿意，於是拔出來再試一次。我希望能把鎚頭固定得絕對牢靠，這樣我才能拔出冰斧，安全降到鎚頭上。拔出鎚頭的時候，只聽得一聲尖銳的碎裂聲，我握著冰斧的右手猛地沉了下來。突如其來的推力使我向外翻倒，立刻掉落下去。

我還沒反應過來，就迎面撞上冰崖底部的斜坡，兩個膝蓋都無法動彈。我感覺到膝蓋劇烈疼痛，好像骨頭炸開一樣，忍不住尖叫起來。碰撞的衝擊力猛地把我向後推，我掉下了東壁，頭朝下，背部抵著斜坡一路滑行。迅速滑落使我不知所措，我想起了下方的落差，除此之外卻一片茫然。賽門一定會被我拽下山，他無法抵抗這拉力。我猛地停了下來，再次尖叫起來。

一切靜止，沒有一絲聲響。我的思緒一片混亂。然後，劇烈、

火辣辣的疼痛順著我的大腿如潮水般奔湧而來，直達大腿內側，在腹股溝處肆無忌憚地跳躍。疼痛越來越厲害，我終於忍不住叫了出來，並粗聲地喘息。我的腿！天啊！我的腿！

我頭朝下倒吊著，左腿被上方的繩子纏住，右腿軟弱無力地垂向一邊。我把埋在雪中的頭擡高到胸部以上，望著右膝上怪異的扭曲，我的右腿折成了奇怪的Z字形。我沒有把右腿和腹股溝的灼痛聯想在一起，兩者似乎沒什麼關係。我踢動左腿擺脫繩子的纏繞，身體來回擺動，直到胸部挨著雪地，腳落下來。疼痛減輕了。我用左腳頂著斜坡，然後站了起來。

我突然感到一陣反胃，連忙把臉壓進雪中，刺骨的冰冷似乎讓我鎮定了一些。某種可怕、陰暗的想法連同恐懼一起從腦海浮現，我一陣恐慌：「我摔斷了腿，是的。我死定了。每個人都說……如果只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摔斷了腿，就等於宣判死刑……如果斷了……如果……不過好像沒那麼疼，也許只是肌肉撕裂傷。」

我用右腳踢了幾下斜坡，在心裡告訴自己右腿沒斷。可是膝蓋爆出劇烈的疼痛，骨頭彼此磨擦，灼痛如同火球般從腹股溝一直蔓延到膝蓋。我尖叫起來，低頭看見斷裂的膝蓋，然而這時我還不願相信眼前的事實。膝蓋不僅斷了，而且破裂、扭曲、粉碎，我看見關節處的扭折，心裡很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下落時的衝撞使我的脛骨刺穿了膝關節。

怪的是，看著傷腿似乎能平復我的情緒。我竟產生了一種置身事外的感覺，就像在給別人做臨床觀察一樣。我小心翼翼地挪動膝蓋，檢查傷勢，還試著彎曲，疼痛使我倒吸一口冷氣，立刻停了下來。移動膝蓋的時候，感覺有什麼東西在相互摩擦，除了骨頭以外還有許多別的東西。至少不是開放性骨折，我嘗試挪動的時候就發現這點。沒有濕漉漉的感覺，也沒有血。我伸長右手，輕撫膝蓋，試圖忽略一陣陣灼燒般的劇痛，這樣我才能充分感受傷勢，確定自己沒有流血。膝蓋還是完整的，不過我感覺它變得碩大無比，而且歪斜扭曲，不像自己的膝蓋。疼痛圍繞著這個部位不斷翻滾湧動，掩蓋了灼燒感。

我呻吟了一聲，緊緊閉上眼睛。滾燙的淚水湧了出來，隱形眼鏡隨之浮動。我再次緊閉雙眼，滾燙的淚水在面頰上流淌。不是因為疼痛，我是為自己感到遺憾，怎麼那麼幼稚，而這個念頭一躍入腦中，淚水就控制不住了。死亡原本是那麼遙遠，如今卻一切都帶上死亡的色彩。我搖著頭止住眼淚，可是淚痕未乾。

我用冰斧挖雪，把沒受傷的腿重重跺進鬆軟的斜坡，確定自己不會滑落。這番動作又使我一陣噁心，我感到頭暈目眩，簡直快要昏過去了。我挪動了一下，一陣灼熱的疼痛立刻趕走眩暈的感覺。我看到西面遠處的賽利亞北峰峰頂，我所在的海拔不比它低多少。看到這些，我更加體會情況是多麼讓人絕望。我們在海拔五千八百公尺以上的地方，而且是在山稜上，除了我和賽門之外，此處空無一人。看著南面那座小小的高地，本來我希望能快速攀上去，可是現在我越盯著它看，越覺得它不斷升高。我再也翻不過去了。賽門也無法帶著我攀上去。他會離我而去。他別無選擇。我屏住呼吸，思考著。被留在這裡？獨自一人？一想到這裡，我就感到陣陣寒意。我想起我的朋友羅布，他就是一個人被留下來等死，但他當時已經奄奄一息，應該沒有意識了。我只是傷了一條腿啊，沒有致命的重傷。有好一陣子，即將被拋棄的念頭把我壓垮了。我想大叫，想咒罵，卻一直保持安靜。一旦開口，我一定會陷入恐慌。我感覺自己已經處於恐慌的邊緣。

我吊帶上一直緊繃的繩子這時鬆了下來。賽門來了！他一定知道出問題了，不過我要怎麼告訴他？如果我告訴他，我只是傷了腿，但沒摔斷，他會幫我嗎？我不斷想像我告訴他自己受傷後的情景。我把臉再次埋進雪裡，試著冷靜思考。我必須冷靜。如果他發現我嚇壞了、歇斯底里，也許會立刻放棄救我。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恐懼。理智點，我想。我覺得自己冷靜了下來，呼吸也變得平穩，甚至連疼痛都好像可以忍耐了。

「發生了什麼事？你還好嗎？」

我驚詫地擡起頭。我沒聽到他已經走近。他站在懸崖頂端，望著下面的我，滿臉疑惑。我努力讓自己正常講話，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那樣：

「我摔下來了。懸崖邊塌了下來。」我停頓一下，然後盡量不動聲色地說，「我摔斷了腿。」

他瞬間變了臉。我可以看到整個過程。我始終直視著他。我不想錯過任何訊息。

「你確定摔斷了？」

「是的。」

他盯著我看。然後似乎覺得自己盯著我太久，也太過專注，於是迅速轉過臉去。但還是不夠迅速。我已經大致看到他臉上浮現的表情，就在那一瞬間，我知道了他的想法。他露出一種冷漠的古怪神色。我感到不安，覺得自己突然離他很遠，很疏離。他的眼睛流露出很多想法。有遺憾，除了遺憾之外還有其他東西。他試圖隱藏，但我已經看出來了。我轉過臉去，心中充滿恐懼和憂慮。

「我垂降到你那。」

他背對著我，俯在一根雪樁上，把雪樁插入鬆軟的雪地。他的聲音聽起來很平靜，我在想自己是不是多疑了。我等著他再說點什麼，可他一直保持緘默，我又開始猜測他在想些什麼。垂降的距離雖短，但相當危險，因為雪樁無法插得很牢。不過他還是很快就到了我身邊。

他離我很近，一言不發，掃視了一眼我的腿，但沒說什麼。他翻找了一會兒，拿出一包解熱鎮痛劑，遞給我兩顆。我吞下藥，看著他試圖把垂降的繩子拉下來。但繩子紋絲不動。他在雪樁周圍挖了一些雪墩，繩子一定是纏在這些雪墩上。賽門一邊咒罵，一邊朝著懸崖壁上最狹小的位置攀登，那裡剛好就是山稜頂部。我知道那裡都是雪粉，很不牢固，他也知道，但他別無選擇。我轉過臉去，心裡幾乎確信他這樣做會摔下西壁喪命，我不願意看著這一切發生。當然，這也會間接讓我沒命，只是稍遲一點罷了。

賽門沒說他有什麼打算，我覺得很不安，但也不敢提醒他。剎那間，我們產生了一道無法逾越的裂痕，我們不再是一起合作的隊友了。

※※※

◆賽門的敘述◆

喬消失在山稜上一處高地後面，開始以我趕不上的速度移動。我很高興我們終於走出最陡峭的地段，覺得馬上就要離開那段山稜了。我不斷滑倒，始終貼著西壁的邊緣走使我疲憊不堪，因此很高興自己可以緊跟著喬留下的腳印，不用開路。

看到喬停下來，我也休息了一會兒。很明顯，他遇到了障礙。我想我會等到他再次前進。繩子又開始移動了，我隨之邁開沉重的

腳步，緩慢前行。

突然之間，繩子繃緊，急速甩過斜坡，產生極大的拉力。我被繩子拉著往前衝了數公尺，急忙把冰斧插進雪中，拖住自己不再繼續向前猛衝。什麼也沒發生。我知道喬已經摔下去，但我看不到他，所以我保持不動。我等了大約十分鐘，緊繃的繩子才鬆了下來，垂在雪地上，我確信他已經把身體重量移開。我開始沿著他的腳步小心翼翼地往前挪動，以為還會發生什麼事。我保持高度警惕，準備一發現問題就把冰斧插入雪中。

我登上高地，看到繩子消失在斜坡下一處落差的邊緣。我慢慢靠近，心裡猜測發生了什麼事。到達落差的頂部，我看到喬就在下面，靠在斜坡上，一隻腳插在雪中，臉埋入雪裡。我問他出了什麼事，他驚訝地看著我。我知道他受傷了，但還沒意識到問題有多嚴重。

他非常鎮定地告訴我他摔斷了腿。他看上去很可憐。而我第一時間的想法卻不帶一絲情感：你這傢伙，他媽的，你會死的……沒有第二種可能──我想他心裡也很清楚，我從他臉上看得出來，他的神情絕對理智。我知道我們在什麼地方，立刻權衡了周圍的一切因素，知道他一定會死。我倒沒想過自己也可能會死。我十分肯定自己可以獨自下山，一點問題也沒有。

我知道喬摔下去之前在試圖做什麼，意識到除非我可以垂降，否則也會採取同樣的辦法。懸崖頂端是一片粒雪，這種情況對登山者來說非常可怕。我盡可能刨去表層的雪，往底下鬆軟的雪埋入雪樁。我很清楚這樣根本無法承受我的體重，因此又動手在雪樁周圍挖一座寬寬的雪墩。挖好後，我背對懸崖，用力拉動繩子，雪樁固定得很牢，不過我不太有信心。我也想過從山稜最高點，也就是從懸崖最狹小的位置回攀，但還是覺得這麼做更加危險。我以半垂降半攀登的方式下了懸崖，努力使自己的重量離開繩子。我感覺到繩子穿過雪墩，非常牢固。

到了懸崖下，我看到喬的腿傷得很嚴重，他受了不少罪。他的外表看上去很冷靜，但眼神中閃爍著刺探和恐懼的神情。他跟我一樣清楚結果會是什麼。我給了他一些止痛藥，不過我也知道這些藥起不了多大作用。他的腿扭曲著，膝關節變了形，我想，如果能看到他厚厚的保暖長褲底下的傷勢，一定會發現情況非常糟糕。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命運實在改變得太突然了。我發現繩子糾

結住了，知道我必須獨自攀上去解開。在某種程度上，這可以讓我暫時不用思考，爭取時間去適應新的情況。我必須獨自爬回懸崖上，山稜頂部是必經之路。我很怕這麼做。喬在我旁邊試著移動，險些摔下去，我抓住他，讓他恢復平衡。他一直保持沉默。他已經解下身上的繩子，所以我剛剛才能垂降下來。我猜他之所以一言不發，是因為他知道如果不是我抓住他，他已經掉到東壁下。接著我離開了他，暫時把他拋到腦後。

爬上這片懸崖邊緣是我做過最艱難最危險的事。有好幾次我蹬穿了雪牆，踩了個空。上到一半的時候，我意識到自己沒辦法退回去了，但也不認為自己能爬上去。我好像在攀登一個虛無的東西，我碰到什麼，什麼就碎掉。每踏出一步，不是沿著西壁下沉，就是造成坍塌或碎裂。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我竟然在不斷爬升。不知道花了多長時間，感覺像是過了好幾個小時，我終於把自己拉到斜坡上。這時我渾身發抖，極度緊張，不得不停下來休息一會兒，冷靜下來。

我往回看，驚訝地發現喬已經開始以橫切的方式離開懸崖。他正努力順著前方小高地的地勢前進，動作很慢。他把冰斧深深敲入雪中，直到胳膊都埋進去才罷休，然後朝側面單腳跳，幅度很小，但看上去令人心驚肉跳。他拖著受傷的腿穿越斜坡，低著頭，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努力中。他的下方是上千公尺的開闊山壁，一直延伸到東部的冰河灣道。我不動聲色地觀察他的一舉一動。我幫不了他。我突然想到他八成會自己掉下去摔死。但這個想法也沒能使我的內心不安。在某種程度上我希望他掉下去。因為只要他還在努力，我就不能拋下他。但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幫他。我可以自己下山，可是如果帶他一起下山，也許會和他一起死。我倒不是害怕，只是覺得沒有必要，毫無意義。我一直盯著他，以為他會摔下去……

過了很久，我轉過身到雪樁那裡，重新安置了雪樁，然後再次返回懸崖邊，我祈禱雪樁能撐住我。下到斜坡的時候，我祈禱繩子別再纏住。我可不想再爬上去。這次繩子很容易就滑了下來。我拿著繩子轉身，還以為應該看不見喬了。事實上他仍在那邊攀登。在我爬上去又下來的這段時間裡，他僅僅挪動了三十公尺。我動身追趕他。

※※※

賽門突然出現在我身旁。我無法正視他攀登到山稜頂部的過

程。我本來確信他會掉下來。我想，與其看著他，還不如自己先想辦法行動。我知道自己翻不過高地，因此開始沿著地勢迂迴前進。我沒想過後果。我看到賽門在雪粉上奮力掙扎。前進速度很慢，令我疲憊不堪。不過，全神貫注於小心移動，卻能讓我忘記大半疼痛。疼痛成了我必須面對的新難題，這難題也和其他問題（保持平衡、雪地路況和單靠一條腿下山）緊密結合在一起。

起初我搖搖擺擺地用單腳跳，後來逐漸發展出前進模式。我小心翼翼地重複這模式，每重複一次，就是邁出穿越斜坡的一小步。慢慢地，我感覺周圍的一切都在遠離我。除了前進模式，我什麼都不去想。我只停下一次，回頭看了看賽門。他似乎正瀕臨跌落的邊緣，我趕緊把頭轉開。東壁在我腳下不斷向下延伸，彷彿沒有盡頭。我忍不住想像自己就算掉下去也還能活命，但是我知道，儘管雪坡一路下去坡度大都很緩和，不過我還沒到達坡底，掉落的速度就會把我撕成碎片。我想，自己無論如何都會掉下去，但對我而言這已不重要。我一點也不害怕。這事似乎再清楚也不過，而且避無可避。實際上這都是空談。我知道自己要完蛋了，至於怎麼死，終究沒什麼差別。

賽門超過我，踏進一條橫跨斜坡的溝渠，然後消失在斜坡的轉彎處。他說要到前面去看看轉角後有什麼。我們兩人都沒有談到接下來要怎麼做。我想我們都覺得沒什麼可做的。於是我重新回歸自己的前進模式。溝渠這段比較好走，但仍需集中全部注意力。我想我們都在迴避問題。在事故發生後的兩個多小時裡，我們都表現得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我們有一種默契。就讓時間來解決吧。我們都知道真相。真相很簡單，我受傷了，不可能活著下去。賽門可以自己一個人下山。我等待他行動的時候，心情就像握著某種非常寶貴但極其易碎的東西。如果我開口請求賽門幫助，可能會失去這寶貴的東西。他也許會棄我而去。我保持沉默，但這次不是因為害怕失控。我感覺自己現在理智而冷靜。

我如機械一般不斷重複前進模式。聽到賽門問我情況如何的時候，竟有些驚訝。我已經把他忘了，不知道自己重複這種模式行進了多長時間，也幾乎忘了我為什麼要這樣做。我擡起頭，看見賽門坐在雪地裡望著我。我對他微笑，他也歪著嘴對我笑了笑，不過笑容沒能掩飾他的憂慮。他坐在那裡，俯視著斜坡從我們繞行的高地側面向下綿延。他背後是山稜頂部。

「我看到那座山坳了。」他說。聽到這話，我心中立刻萌生希望，這希望像寒風一樣穿透我全身。

「很清楚嗎？我是說，可以沿著斜坡一路下到底嗎？」我問，盡量不讓自己的聲音表現出絲毫興奮。

「差不多吧……」

我加快前進模式，同時也克制自己不要操之過急。突然之間，我被下方的落差嚇到。我感覺自己在顫抖，同時也意識到，如果我剛出發時就有這種感覺，絕不可能走到現在這一步。我趕上賽門，疲累地趴在雪地上。

賽門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問：「你怎麼了？」

「好些了。還是疼，不過……」我覺得告訴他這些會顯得自己很窩囊，而且也毫無幫助。他的關心讓我害怕，我不確定這關心背後隱藏著什麼。也許他是想委婉地通知我這項噩耗。「我完了，賽門……以這種速度，我想我是下不去了。」

如果說我在期盼一個答案的話，那我什麼也沒得到。說這些話，只是徒增感傷，而他沒也理睬我的暗示。他動手把繩子從吊帶上解下來。

我俯瞰那座山坳，山坳在我們下方二百公尺以內，略偏向右側。我下意識開始設計到達那裡的可行路線。直線下攀到山坳是很困難的，因為那意味著必須以斜向下攀翻越斜坡的突角。可行的路線應該是先筆直向下，再平行切入山坳。橫切的距離看起來比我剛剛翻過的斜坡要短。

「你覺得在這雪面上，你能承受我的重量嗎？」我問。

我們沒有雪樁了。如果賽門要用繩子拉著我，他就只能在沒有固定點的情況下站在雪質疏鬆的開闊斜坡上。

「我們挖一個大型的凹洞，那樣我就能承受你的重量。如果凹洞出現坍塌的跡象，我就大聲喊，你就馬上把重量移開。」

「好。要是你把兩根繩子綁在一起放我下去，應該會快一些。」

他點頭同意，隨即動手挖出凹洞做坐式確保。我抓住兩根繩

子，用繩結繫在一起，然後把自己綁在繩子的一端，另一端已經綁在賽門的吊帶上。這樣一來，我們其實是用一根將近百公尺長的繩索把彼此繫在一起，這麼做可以把挖凹洞的時間減半，使單次下降的距離加倍。賽門可以用確保器來控制我下降的速度，同時也減弱體重的衝力，萬一他因為手套結冰而沒有握緊繩子，繩子也不會從他身上脫離。繫起兩根繩子的繩結則是個問題。讓繩結穿過確保器的唯一辦法，就是先把繩子從確保器上解開，然後再把繩結打在另一側。這樣的話，就只有我站起來讓體重離開繩子才有可能辦到。感謝上帝，沒讓我把兩條腿都摔斷。

「好了。你準備好了嗎？」

賽門坐進他剛在斜坡上挖好的深深雪洞裡，雙腿踩進雪中撐穩，手持鎖緊的確保器，繩子在我們之間繃得緊緊的。

「好了。現在注意保持平穩，一有滑動，就大聲喊出來。」

「別擔心，我會的。如果要解開繩結的時候你聽不到我的聲音，我就用力拉三下繩子。」

「好。」

我俯臥在賽門正下方，緩緩向下移動，直到身體的重量全部落在繩子上。剛開始我不敢把腳擡離雪面。萬一賽門的凹洞坍塌了，我們立刻就會摔下去。賽門對我點頭一笑。他的信心鼓舞了我，我擡起腳，開始下滑。這辦法有效！

他以穩定速度釋放繩子。我緊貼雪面，雙手各握一支冰斧，一旦感覺有墜落的跡象，可以立刻插入雪中。右靴的冰爪不時被雪鉤住，連帶震動到我的傷腿。我努力不讓自己叫出聲來，可還是沒忍住。我不希望賽門停下來。

還沒一會工夫，他就停下動作。我擡起頭，看到他向後退去，只有頭和肩膀從凹洞裡探出來。他在叫喊著什麼，但我聽不清楚，緊接著他用力拉了三下繩子，我就明白了。之前翻越那座高地花費了我那麼長時間，相比之下，現在我已經下降了四五十公尺，這速度讓我不敢相信。我又驚又喜，簡直想開懷大笑。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我就完全擺脫了絕望，變得無比樂觀。死亡的陰影已經褪去。對我來說，現在死亡只是十分模糊的可能，而非不可避免的事實。我把重量放在沒受傷的那條腿上，繩子鬆了下來。我十分清楚，在

賽門調整繩結的時候，我們最容易出意外。我一旦摔下去，將會滑落整整一段繩距，繩子才會繃緊，到那時繩子的衝力也會把他拉下來。我把冰斧鑿入雪中，一動也不動地等著。我看見山坳在我右下方，距離已經近多了。這時繩子又被拉動了幾下，我謹慎地把身體靠在斜坡上，第二段下降開始了。

由於距離太遠，賽門已經變成一個紅藍相間的小點，我朝他揮手，看到他從座位裡站起來。他轉過身，面向斜坡，使勁把腳往雪裡踩。繩子從我身邊彎曲垂下，賽門正在往下攀。於是我轉身，動手開鑿另一個凹洞。我往斜坡裡挖深，直到挖出一個可以讓他整個人坐進去的雪洞。雪洞由後壁至洞底都呈弧形，然後向上通到洞口。完成之後，我再次擡起頭，看到賽門正快速向我這裡攀來。

這一段下降要快得多了。我們採用的方法非常有效率。雖然我們越來越樂觀，但還是有一個陰影籠罩著我們，那就是天氣。天氣狀況迅速惡化，雲團掠過山坳，還有大片雲層在東邊的天際翻滾。風也不斷加劇，把雪粉吹過斜坡。一陣陣雪塵從西壁上空湧出。隨著風力加強，氣溫也降低了。我感覺寒風刺傷了臉頰，我的下巴和鼻子都凍麻了，手指也開始僵硬。

第二段下降結束，賽門趕上我。這時我們的高度幾乎與山坳相同，但我們還需要橫切到山坳邊緣。

「我走前面，去挖一條溝。」賽門說。

沒等我回答他就動身了。看著他逐漸走遠，我感覺有些孤獨無援。這裡看起來距離山坳還有很長一段路，我在想要不要把繩子解開。我不想這麼做，雖然我心裡很清楚，現在繩子也救不了我，而且萬一我掉下去，賽門也會被拽下去，但我還是無法放棄繩子帶來的心理安慰。我望向賽門。太令人難以置信了！他已經到了山坳，看起來卻離我只有二、三十公尺遠。原來是傍晚的光線造成的錯覺。

「過來吧！我握緊繩子了。」他的喊聲從風中傳過來。

我的腰部被輕輕拉動一下。他已經收起多餘的繩段，打算自己充當我的確保點。我想，他是打算萬一我摔落，他就跳往西側。也沒有別的方式可以阻止我摔落了。我一跛跛走向側面，腳一絆住，就會幾乎失去平衡。我的膝蓋裡有些類似軟骨的東西在攪動，那種劇烈的痛苦讓我失控哭了出來。劇痛緩解了以後，我責罵自己沒有

集中注意力。我再次採取之前那種艱困的前進模式。無法把腿擺過去的時候，我就彎下腰，沿著賽門打造的溝渠搬動我的腿，然後重回我的前進模式。那條腿一點生氣也沒有，就像一個沉重而無用的累贅。要是它擋路了，或者讓我疼痛，我就一面咒罵一面把它擡到一邊，好像那只是一把絆倒我的椅子。

山坳地勢開闊，風力強勁，在這裡我們才第一次看清楚西側山腰。五天前我們走過的冰河就在山腰正下方，冰河蜿蜒通往冰磧地和冰隙，過了那兩個地方就是我們的營地了，現在我們在營地上方將近九百公尺。這一路還需要多次長距離放繩下降，不過都是下坡路。在冰崖上侵襲我們的絕望情緒如今已被拋到腦後。到達這座山坳是至關重要的一步。如果在冰崖和山坳之間有任何陡峭的地形，我們都絕對無法通過。

「幾點了？」賽門問我。

「剛過四點。我們時間不多了，對吧？」

我看出他在權衡繼續前進的可能性。山坳下面的山壁已經有雪塵飄動，雲團也幾乎完全成形。冷風一直挾帶雪粉朝我們襲來，很難判斷是否已經開始下雪。在山坳上沒坐多久，我就已經凍到失去知覺。我想繼續下降，不過要看賽門的決定。我等著他拿主意。

「我認為應該繼續前進，你可以嗎？」他最後。

「沒問題。走吧。我都快凍死了。」

「我也是。我的手又沒知覺了。」

「如果你願意，我們可以挖雪洞休息。」

「不。天黑前我們到不了冰河，但下面是空曠的斜坡。我們最好降低高度。」

「好。我不喜歡這天氣，看起來不妙。」

「我也正擔心這個。好吧，我把你從這裡放下去。我們本來應該再向右降低一些，不過我覺得你沒辦法斜向下降。我們就試試垂直向下吧。」

我離開山稜頂部，順著西壁下降。賽門從邊緣往後靠，撐住我的重量。大量雪粉開始朝我傾瀉而下，產生強大推力。我下滑得更快了，大聲呼喊賽門放慢一點，但他聽不到。

第六章　最後的抉擇

我發狂地挖坐式確保的凹洞，又緊張又匆促。從山坳下降的第一段長度足足超過九十公尺，把我折磨得很慘。向右斜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重力彷彿把我變成了千斤重物，無論我怎麼用冰斧往雪面上亂插，都無法阻止自己直直地往下落。

山壁的情況和山坳上的斜坡很不一樣，賽門把我放下去的速度比我預計的要快得多。我既驚慌且疼痛，不停地大聲叫喊，但賽門仍舊保持同樣的下降速度。風力持續增強，雪塵鋪天蓋地而來，吞沒了一切聲音。大約過了十五公尺後，我停止叫喊，集中注意力，盡量讓腿遠離雪面。不過這幾乎不可能。儘管我以沒受傷的腿支撐著，但身體沉重地急速下降時，右腳的冰爪老是被積雪絆住。每次突然的衝擊都使我膝蓋灼痛，我的眼淚淌了出來，倒吸著冷氣，咒罵這風雪和嚴寒，不過大多還是在咒罵賽門。調整繩結的時候，我感覺到繩子被拉動，於是用單腿跳起，將體重轉移到左腿，把冰斧柄搥入雪中，身體俯在斧柄上，努力催眠自己疼痛過去了。疼痛逐漸消退，只剩下抽搐的隱痛，我十分疲倦。

繩子很快又拉動了三下，比我想像的要快得多。我沒留神，驟然隨著繩子落下。我不斷下降，到後來實在無法承受，可是我什麼也做不了，無力中止這種痛苦。我怒吼、尖叫，要賽門住手，但毫無作用。總要有地方發洩我的怨氣，於是我咒罵賽門，把他罵得豬狗不如。我不斷想，繩子一定放到底了，我應該隨時可以停下來，然而這次繩子的長度似乎增加了一倍。

這裡的山壁比山坳上要陡峭得多，我心驚膽戰，擔心賽門無法控制。我無法停止想像他的凹洞坍塌，不由得緊張起來。如果我突然間加速下落，就意謂著賽門被拉了下來，那麼我倆就死定了。我等待著，所幸一切無事。

可怕的滑落停止了，我默默靠著斜坡懸吊著。繃緊的繩子傳來三下微微的顫動，我單腳跳起，用沒受傷的腿支撐自己。一陣劇烈的反胃和疼痛襲來。冰冷的雪刺痛了我的臉，我反而覺得很高興。我等著膝蓋的灼痛慢慢緩解，頭腦逐漸清醒了起來。有好幾次冰爪絆住積雪，我都覺得膝蓋向側面扭曲，而且扭法十分不自然，還迸

發劇烈的疼痛，關節各部位像在互相絞纏，軟骨還發出令人作嘔的嘎吱聲。我才剛剛止住淚水，冰爪又再次卡住。到最後我的腿失控地顫抖起來，我想停止抖動，但越用力，腿抖得越厲害。我把臉埋進雪裡，咬緊牙關等待著。最後顫抖終於緩解下來。

賽門已經動身往下攀，鬆弛的繩子在我身邊一圈圈落下。我擡頭看，但看不到他在哪裡。一陣雪塵翻滾而下，籠罩住斜坡，也遮擋了我的視線。要說我看出了什麼的話，那就是這陣雪塵比之前的更大，這只能說明開始下大雪了。我同樣也看不清楚下方的狀況。

我開始給賽門挖凹洞。這工作能讓人暖和起來，還能分散我對膝蓋的注意力。我再次擡頭的時候，看到賽門正快速下攀。

「以這個速度，我們應該能在九點鐘前下去。」賽門高興地說。

「但願如此。」我沒再說什麼。嘮嘮叨叨訴說我的感受也無濟於事。

「好，我們再來一次。」他已經在凹洞裡坐好，準備好繩子，要開始下一段下降。

「你可真閒不下來，是吧？」

「還等什麼。來吧！」

他還是笑嘻嘻的，那分自信富有感染力。我心想，誰說一個人拯救不了另一個。我們已經從登山變成了救援，還合作無間，沒有因為發生事故而止步不前。剛開始是有些不確定的因素，不過我們一積極展開行動，一切就都順利了起來。

「好吧，你準備好了就來吧。」我再次側身躺下，說道，「這次稍微放慢一點。不然我的腿就要斷開了。」

他似乎沒聽到我說的話，因為我下落的速度比剛才還快。連續不斷的折磨又一次猛烈襲來。我的樂觀情緒不翼而飛。我沒辦法思考任何事情，只能忍受，直到賽門調整繩結為止。我感覺過了很久才到那一刻，然而短暫的緩刑實在太快結束了，疼痛還沒緩解，我就又滑落了下去。

我把雙手按在積雪上，想把腿擡高一些，但是無濟於事。冰斧在我腰間的固定環上晃來晃去，我的手也凍僵了。腿還是一直絆到。我什麼也做不了。肌肉都不聽使喚了。我屢次嘗試把腿擡離雪面，但它始終同步緊貼著我沉重的身體。我抓住大腿肌肉，試圖把腿擡高，還是沒有用。那已經不是我身體的一部分了。它不聽指揮，沒有生氣，無精打采地搖擺著，一次又一次撞上積雪，扭曲、絆住，引發劇烈疼痛，我終於放棄努力，軟弱無力地靠在移動的雪面上，不住流淚。下降仍未結束。我忘記了想要停下來的想法，整個人完全被痛苦吞噬了。疼痛吞沒了膝蓋，又延伸到大腿，灼熱感佔據了我所有思緒。每顛簸一次，痛苦便隨之加劇，不斷牽動我的注意力。傷腿彷彿擁有了人格，發出清晰的訊息：「我受傷了，我很痛，我要休息，讓我靜一靜！」

這時下降突然停止。三次拉動順著繩子傳下來。我站起來，渾身顫抖。我想抓住冰斧開鑿下一個凹洞，但是居然握不住斧柄。當我終於讓冰斧停留在手中，冰斧卻不住左右滑動。我試著拿起冰錘，結果也一樣。我用力去拉右手的手套，但無法抓緊，最後我用牙齒脫下手套，藍色的保暖手套留在手上，毛線都結了冰。即使隔著手套，我也能看到自己的手指變得多麼僵硬，難以活動，彷彿黏在一起，我也已經無法握拳。

雪塵從斜坡滾落。我把手伸進外套，塞到腋窩下取暖，掛在手腕扣環上的手套都被滾落的雪塵填滿了。我的腦袋被血液回流產生的灼痛感佔據。跟手指內部的極度灼熱相比，小腿粉碎般的劇烈疼痛都不值一提了。灼痛減輕後，我把手套裡的雪倒光，重新套回手上，用另一隻手重複相同的過程。

凹洞還沒完成一半，賽門就下來了。他靜靜等著，低著頭。我看了看他，發現他也把雙手都插進了腋窩。

「我的手也很糟糕。我想已經凍傷了。」我說。

「都是下降的關係。中指怎麼也暖和不過來，完全不聽使喚了。」

他緊閉雙眼，咬著牙忍受灼燒的疼痛。一陣更大的雪塵濺落到他身上，他都無動於衷。落雪把我正在挖的凹洞填住了一半，我用手臂把雪撥走。

「來吧。天氣越來越壞了，我們得快點。」

我躺在他腳下，當繩子拉緊，我把重心從腳上移開，緊張地迎接下一段下降。他猛地把我放了下去，我的冰爪絆到積雪，我大聲叫了出來，目光正好對上他。他面無表情，繼續放我下去。他沒有時間同情我。

第四段下降結束的時候，我的情況更糟了。腿部的顫抖一直持續，停不下來。疼痛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即使冰爪沒有絆住雪面，我也痛個不停。奇怪的是，這時疼痛似乎變得比較容易忍受，我不再因為可能撞到腿而退縮、緊張。穩定的疼痛更容易適應。不過，雙手的狀況卻糟糕多了，下降結束後也越來越難回暖。賽門的手比我還要糟糕。

暴風雪逐漸加劇，雪塵從斜坡上不斷滾落，我正挖著凹洞，隨時有可能被推下去。狂風從山壁咆哮而過，把雪片吹到我裸露的肌膚上，鑽入衣服表面任何細微的開口。我快要筋疲力盡了。

我在沒完沒了的下降中變得聽天由命。下降的目的早就被我拋到腦後，我不願意多想，只是忍受現狀。會合的時候賽門一言不發，表情凝重而僵硬。我們已經把自己困在艱苦的奮鬥中。我的任務是忍受疼痛，賽門的任務則是無止境的體力搏鬥，一口氣把我往下放將近九百公尺。我揣測他有多麼常意識到他臀下的凹洞隨時可能坍塌。我顧不了這些，但賽門始終清楚他可以獨自安全下山，只要他想。我開始感激他所做的一切，但很快就打住。這樣想只會加強對他的依賴。

賽門下來的時候，我正在挖第五個凹洞，不過很快就遇到麻煩。我一清除完表層的雪，就碰到了水冰層。我靠左腳支撐自己，可是左腳並沒有深深固定在雪裡。我把重心都放在冰爪的前爪上，這個姿勢很難受，小腿的肌肉因過度繃緊而異常吃力，此外我也一直擔心打滑，苦不堪言。我一旦打滑，就會把兩人都拉下山去。更糟糕的是，努力保持穩定使我感到噁心和眩暈。我不停搖頭，把頭埋進雪裡，害怕自己會昏過去。我們已經經歷這麼多的煎熬和考驗，要是就這麼死去，就太不值得了。

只要看看我每隔多久才想起要揮動冰斧，就能了解我有多冷。冷風和沒完沒了的雪崩先是凍僵我的身體，然後模糊了我的意識。即使我想到要揮動冰斧，也需要花點時間才能擺脫吞噬我的睡意，而光是把想法化為行動，本身似乎就是了不起的成就。我被自己的表現嚇到，我曾聽說有人變得反應遲緩、無法思考，然後在不知不

覺間凍死。我把自己掛到冰錐上，背靠著冰錐，開始做激烈運動來暖身提神。我盡可能活動身體，拍打手臂，快速摩擦全身，搖頭晃腦。漸漸地我渾身暖和過來，剛才的呆滯一掃而空。

賽門注意到我的冰錐。這裡是至今為止我們在山壁上發現的唯一一塊冰面。他疑惑地看著我。

「下方一定有什麼東西，應該是陡坡之類的。」我說。

「是啊。但我看不到下面的情況。」他從冰錐那裡探出身去，目不轉睛地凝視著下面，「的確變陡了，可我看不出是什麼原因。」

我向下望去，只見雪塵捲雲正浩浩蕩蕩往下滾落。雪籠罩了整片天空，有的往下落，有的在風中飄蕩，天地間只見白茫茫一片。

「不清楚下面的情況就把我放下去，可不是什麼好主意。下面有可能是任何東西……岩石拱壁、冰瀑，都有可能。」

「我知道，但從賽利亞北峰看的時候，我不記得這裡有什麼龐大的東西，你呢？」

「我也不記得。也許有些岩層，但沒別的了。你可以垂降下去看看吧，要是可以繼續往下，就拉幾下繩子告訴我。我想我可以自己垂降。」

「看樣子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好吧，我再釘一支冰錐。」

他把冰錐鑿進堅硬的水冰層，掛上雙繩。我解開繩子，把自己扣在我的冰錐上，站在安全處。賽門一到達繩子末端，就會設置確保點，然後打信號指示我下去。他開始垂降的時候，我對他大喊：

「繩子末端要打一個結！萬一我暈倒了，可不想從繩尾掉下去。」

他揮揮手表示知道了，然後就下滑到雪塵雲團裡，很快就不見了，只剩下我獨自一人。我努力不去想他會不會發生什麼意外，只是靜靜單腳站著，凝望在我周圍瘋狂打轉的雪。雪擦過我的外套時發出嘶嘶聲，強風不時晃動我的身體。這真是無比荒涼的地方。我想起透過雪洞小孔看到陽光射上耶魯帕哈峰──就在今天早晨而

已！天哪！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其實不過就是今天早上而已……我們從山稜上下來，翻過那些冰隙，接著是冰崖。彷彿已經過了一輩子……發生了這麼多事。寒冷又一次蔓延我的全身，沉重的遲鈍感正在一點點地侵蝕我。

我又開始做暖身運動，拍打、摩擦，努力把腦中的入侵者驅逐出去。然後我看到繩子一陣陣晃動，我一把抓住繩子，感受再次順著繩子傳來的拉動。我把確保器掛到繩子上，把懸吊著我的冰錐移開，小心翼翼將重心移到下降繩上，一邊觀察冰斧有沒有鬆動的跡象。繩子穿過確保器，鬆了下來，我跟著賽門滑了下去。

過了六公尺左右，斜坡轉為垂直陡落。我停止動作，往下望去。下方四、五公尺處角度變得緩和了，再往下就只能看見飛濺的雪花。越過山壁的時候，可以看到山壁是一塊陡峭的岩石，表面覆蓋著片片冰層。整個山壁呈階梯狀，一層層低矮的陡壁向下延伸，層與層之間都夾著陡峭的冰瀑。有一兩次我撞上岩石，痛得要命，不過整體來說，垂降比被放下來還要容易些，也比較不會受傷。我可以控制下降的速度，這點很棒。陡峭的山壁完全不會造成疼痛，因為我可以轉動身體來遠離山壁，讓傷腿懸在空中，就連經過冰瀑時冰爪也不會絆住。

我正集中精神小心垂降，完全沉浸在眼前的事，這時賽門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緒。我往下看，看到他背靠著一支冰錐，對著我咧嘴笑：

「還有一個陡峭的地方。應該不遠了，因為我看到雪坡就在那下面。」

他一邊說著，一邊伸手抓住我的腰部，輕輕把我往他那邊拉過去。他很小心，幾乎是溫柔地把我轉過來，這樣我在他身邊停下的時候就能背對斜坡。他已經在他懸吊的冰錐旁釘好了另一支冰維。他把我掛到冰錐上，又把我未受傷的腿擺到他在冰上劈出的腳點上。我想，他已經充分體會我剛剛的痛苦，那麼這種關心就是無聲的致歉。沒關係。我不是不講理的傢伙，而他也是不得已的。

「不遠了。也許這次下降之後，再來四次就行了。」

我知道他只是猜測，或是想讓我振奮起來。我非常感激。在這暴風雪肆虐的確保點上，我們短暫地感受到友誼帶來的溫暖。就像了無新意的三流戰爭片場景──老兄，讓我們共同面對，我們都會

活著回去。但這感覺也很真實，在充滿不確定的情況中顯得無比可靠。我把胳膊放在他的肩膀上，對他微笑。在他的笑容背後，我看清了真實的狀況。他已經消耗了大量體力，看上去十分憔悴，臉因為酷寒而皺縮著，所承受的壓力表露無遺。他的眼睛裡沒有笑意，卻飽含關心和焦慮。儘管他說得信誓旦旦，但我從他眼中發現一種模糊的不確定感，這才是他的真實感受。

「我還好，現在疼得不那麼厲害了。你的手怎麼樣？」

「很糟糕，越來越糟糕。」他對我咧嘴笑了笑。我感到歉疚，凍傷的手讓他吃了不少苦。而我已經受到了懲罰。

「我先垂降，然後設一個確保點。」

他離開斜坡，穩穩跳入雪塵的漩渦中。

我很快就和他會合了。他已經在那裡開鑿出一個大型凹洞。我們又回歸最初的下降模式。我看了看自己的手錶，居然看不清指針，這才驚覺天色已經這麼晚了。我打開手錶照明，看見上面顯示的是七點三十分。天黑已經超過一個小時了，而我居然沒發現！這讓我意識到自己剛才做的事情有多麼少。挖掘凹洞和集中精神下降幾乎不需要任何光線。

在這段下降中，我在上一個確保點感受到的溫暖始終陪伴著我，我不得不克制自己興奮傻笑的衝動。我覺得自己幼稚得失去理性了。我不斷想像自己抵達冰河，挖了一個溫暖的雪洞。這些想像充斥著我的腦海，揮之不去。那種感覺就像在山上跋涉了一天之後，又冷又累，渴望坐在爐火前享用一頓熱氣騰騰的餐點。我想把這念頭趕走，害怕這麼想會招來災難。想也沒有用，我這樣告訴自己。可還是不行。下降的速度更快了，也更加容易。疼痛始終如附骨之疽，但已不再佔據我的思緒—我心裡只想著下山。

我們的整套下降動作已經跟習慣一樣自然，彷彿練習了好幾年。儘管我們是在暴風雪中摸黑下滑，但每下降一公尺，我就多了一分樂觀。每次會合的時候，賽門的笑容都更加歡快一些，在我的頭燈映照下，他的笑容閃閃發亮。這就說明了一切。我們已經重新掌控形勢，不再倉皇失措或孤注一擲，我們知道自己的下降行動井然有序，且控制得宜。

我拱起肩膀抵抗一波異常猛烈的雪塵，撐住自己，直到落雪結

束為止。再次移動的時候，胸口和斜坡之間的積雪紛紛落到腳下。我把雪粉掃出剛挖好的凹洞。天氣沒有變化的跡象，至少目前沒有變糟。賽門從我上方的一片黑暗中現身，黃色的頭燈穿過夾雜雪片的雲團。我一直擡頭望著他，這樣我的頭燈就能指引他下來。他到我身邊時，恰好又是一波雪崩，我倆急忙蹲下來躲避。

「該死的！前面那波差點把我衝下去。」

「雪崩越來越猛烈了。可能是因為我們已經接近底部。雪一路落下來會越積越多。」

「我考慮解開繩子，萬一遭到重擊，就不會把你拉下去。」聽了他的話，我大笑起來。如果他從我身邊摔落，就算把繩子留給我，我也救不了自己。

「不管怎樣我都會掉下去，你還是掛在繩子上比較好，那樣我就不必擔心……還可以把責任推到你頭上！」

他沒有笑。他差點忘了我受傷的事，現在我又提醒了他。他在凹洞裡坐好，準備下一段下降。

「我估計最多只剩兩次下降。這次是第八次，加上兩段垂降，我們一共下降了八百公尺，大概是這個數字上下。總距離不會超過九百公尺，所以說不定這就是最後一段了。」

我點頭表示贊同。他對我咧嘴笑了笑，一副充滿信心的樣子。我順著斜坡滑下去，他的身影消失在暴風雪中。早些時候我已經注意到這座斜坡的角度會緩緩變小，我認為這是令人振奮的跡象，說明我們距離冰河已經越來越近。然而，賽門剛從我的視線中消失，我就發現這斜坡又變陡了。我下滑的速度更快，冰爪絆住雪面的頻率也更高。我被疼痛和不適分散了心神，沒再去多想斜坡的問題。我掙扎著，把腳擡離雪面，但只是徒勞無功，後來便放棄了，默默忍受折磨。

我感覺吊帶上的重量增加，下降的速度也更快了。我試著用雙臂減緩下滑的速度，但沒有成功。我旋轉身體，擡頭望向上面的一片黑暗。一陣陣落雪使我的頭燈忽明忽暗。我向賽門大喊放慢速度，但速度仍繼續增加，我的心瘋狂跳動了起來。他失去控制了嗎？我又試著減速，還是不行。驚恐的感覺越來越強烈，讓我透不過氣來。我努力理清頭緒──不，他沒有失去控制。我下降的速度

是快了，但很平穩。他只是想更快一些……就只是這樣。我告訴自己我猜的沒錯。但還是有些地方不對勁。

問題出在這斜坡！當然！我早該想到的。斜坡現在變得陡峭多了，而這說明了事情只有一種可能：我正在接近另一道落差。

我大聲尖叫，焦急地發出警告，但他聽不到。我再次使盡全力大喊，聲音卻被雲團吞沒了。距離超過五公尺，他就不可能聽到我的叫喊。我試著估算自己距離中途的繩結還有多遠。三十公尺？還是十五公尺？我不知道。每次下降都彷彿沒有止境。我穿越翻騰的暴風雪，不知究竟經過多少時間，只覺得幾乎要被痛苦壓垮。

一股強烈的危機感籠罩了我。我必須停下來。我知道賽門絕不可能聽到我的叫喊，我必須自己想辦法停下來。如果他感覺到我的重量離開了繩子，一定會試圖找出原因。我握住冰斧，試著剎住自己。我用身體重重壓住冰斧前端，把冰斧插進斜坡裡，可冰斧就是卡不緊。雪的質地太疏鬆了。我用左腳踢向斜坡，但冰爪也只在雪面上擦出一道痕跡。

這時，我的腳突然懸空。我大叫出來，絕望地用手抓刨雪面，接著整個身體從邊緣盪了下去。繩子拉住了我，使我猛然一震，整個人向後翻倒，掛在吊帶上打轉。繩子朝一道冰層邊緣滑去，我發現自己仍在墜落。一陣巨大的雪崩朝我劈頭蓋臉地砸下來，我什麼也看不到了。

雪崩止住後，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停下。賽門撐住了我的體重在繩子上造成的突然衝擊。我暈頭轉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自己是懸空的。我抓住繩子，把自己拉成坐姿。我仍在旋轉，不過逐漸慢了下來。每轉一圈，我都能看到一堵冰牆，距離我約兩公尺遠。我停止旋轉的時候正好背對那堵牆，我不得不轉過身來看。雪塵已經停下。我擡頭讓頭燈沿著繩子往冰牆上方照，找出我剛剛摔落的邊緣。那就在上方大約五公尺處。眼前這堵牆由堅冰構成，極其陡峭地前傾。繩子又猛地墜落一、二十公分後停下來。邊緣處又是一陣雪崩，順著風勢旋轉而下，我連忙弓起身體保護自己。

我望向腳下，看到冰牆越低處越往後退，直到底部。我凝視下方，想要判斷冰牆的高度。我想我看到了積雪覆沒的冰牆基部，以及我正下方冰隙的漆黑輪廓，然後又一陣落雪遮蔽了我的視線。我再次擡頭望向那道邊緣。賽門不可能把我拉上去，即便確保點非常

牢固，那也太過困難，何況他只是坐在雪地的凹洞裡，這麼做無異於自殺。我朝上面的黑暗大叫，得到一聲模糊不清的回應。我無法斷定那是賽門的聲音，抑或是我自己的回聲。

我靜靜等著，雙臂抱住繩子讓身體保持直立。注視腳下的落差使我心驚肉跳。隨著恐懼感逐漸加劇，我也開始慢慢看出腳下的空間有多深。此刻我的位置比冰崖基部的裂縫要高出很多，認清事實後，我感覺到胃部因恐懼而抽搐。腳下這片深淵至少有三十公尺高！我不斷盯著下面看，希望是自己弄錯了。結果我發現自己非但沒弄錯，還估計得相當保守。有好一陣子我什麼也沒做，只是絞盡腦汁思考自己究竟是如何落入眼前這種狀況。然後，有件事實突然點醒了我。

我轉過身，盯著那堵冰牆看。冰牆距離我有一公尺多，即便我賣力伸長手臂，還是無法用冰斧搆到冰面。我擺盪身體，試圖搆到冰牆，結果只是無奈地打轉。我知道我必須沿著繩子爬上去，而且要快──賽門不知道我這裡發生了什麼變故。之前我的陡落的都只是由矮小的山壁造成，他不可能想到這次有什麼不同。那樣的話，他可能還會把我繼續往下放。哦！天哪！在到達底部之前，我就會被繩結卡住！

我無法搆到那堵冰牆，而且我也迅速意識到即使搆到也沒有用。我不可能僅憑一條腿在前傾的冰面上攀登四、五公尺。我往腰部摸索，尋找兩條掛在那裡的繩環，找到以後卻無法用戴著手套的手握住。於是我用牙齒把手套扯下來，再次把手伸向繩環。我把其中一個繩環套在手腕上，另一個用牙齒咬住。為了拿繩環，我雙臂都離開了繩子，整個人因此向後仰，只有腰部吊在繩子上。我的背包把我往後拉，使我的頭部和雙腿都低於腰部，身體懸成弧線。我掙扎著往上擺動身體，直到抓住繩子，把自己拉回坐姿。

我曲起左臂，抱住繩子，保持身體直立，然後右手取下牙齒上的繩環。我試著把細細的繩環繞到繩子上，可是手指實在太僵硬了。我需要在繩子上打一個普魯士結，這樣我就可以把繩結沿著繩子往上滑，繩結扣緊時我就能夠牢牢吊在繩上。保持身體直立實在太費力了。我牙齒和右手合用，終於成功把繩環繞到繩子上，接著又努力重複結繩步驟。要讓繩結發揮作用，至少要纏繞三圈。最終完成的時候，我差點大哭出來──居然花費了將近十五分鐘才結好。寒風輕輕吹拂，推著我緩緩旋轉，飛雪一陣陣撲到臉上，阻擋我的視線。我把一個鉤環扣上普魯士繩環，在腰間扣緊。

我把繩環沿著繩子盡量往上推，推到我能用手搆到的最高位置，然後背靠著繩子。繩結卡緊，滑動幾公分後撐住了我。我放開繩子往後靠，身體保持直立坐姿。第二個繩環必須綁在繩上，不過這次我可以兩手併用了。

我努力把繩環褪出左手手腕，這時才發現自己的雙手有多麼不聽使喚。兩隻手都凍僵了。右手的手指還可以動，左手由於剛才緊抓住繩子保持不動，已經動彈不了。我大力拍手，藉掌心彎曲手指。拍打、彎曲，再拍打，一次又一次，但還是感覺不到熱辣辣的疼痛。好不容易知覺稍微恢復，也可以做一些動作了，不過都只是極少部分。

我從手腕上取下繩環，舉向繩子。我試著把繩環繞過繩子，再穿回繩環，但立刻就失手，把繩環弄掉了。繩環落在吊帶的主繩結上，我連忙在它被風吹走之前伸手抓住。然後我再次舉到繩子前，又差一點從手上掉下去，於是我用左手去撈取繩環，又用右前臂抵住。我沒辦法拿起繩環，因為我的手指拒絕合攏。後來我試著讓繩環沿著胳膊向上移動，結果又掉了下去。這次我只能眼睜睜看著繩環掉落。我立刻意識到自己現在已經沒有機會順著繩子爬上去了。即使有兩個繩環，要爬上去也十分困難，何況我的雙手又完全使不上力，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我頹喪地靠在繩子上，低聲咒罵。

至少我不再需要用力保持身體直立。這多少給我帶來點安慰，儘管就只是那麼一點點安慰。腰部以上的繩子緊繃得像鐵條一樣。我剛剛繫上去的繩環在吊帶以上九十公分處牢牢卡住繩子。我把繩環從吊帶上解開，然後穿過背包肩帶，讓兩條肩帶聚攏在我胸前。我用最後一個鉤環把繩環固定好，身體向後傾以檢驗牢固程度。效果還不錯。繩環把我的身體往上拉直了，我坐在空中就好像坐在扶手椅一樣。確定把自己調整到最好的狀態以後，我整個人又靠回繩子上，感覺完全沒了力氣。

陣陣寒風吹得我在繩子上瘋狂打轉，每吹過一陣，我都覺得更加寒冷。吊帶對腰部和大腿施加的壓力阻斷了血液循環，我兩腿都麻了。膝蓋的疼痛已經無影無蹤。我軟軟地垂著雙臂，雙手一點力氣也沒有，只能感覺到它們的重量。就算雙手恢復力氣也沒多大意義了。我無法擺脫這漫長的懸吊狀態。我自己上不去，賽門也沒辦法把我弄下去。我估算一下自己從邊緣掉落以後過了多長時間，覺得不會超過半個小時。兩個小時以後我就會死去。我感覺寒冷正在慢慢掠取我的生命。

恐懼潛藏在我腦海中，可是當寒冷襲上我的身體，連恐懼也減退了。我百無聊賴地想像寒冷將如何奪走我的性命，竟然覺得這種猜測很有趣。至少，不會疼痛這一點就讓我感到高興。疼痛已經折磨了我太久，而現在都過去了，我感覺如此安寧。寒冷爬上我的上半身，然後放慢了下來。我揣測它將如何緩慢而堅定地往上移動，沿著靜脈和動脈，殘酷無情地蔓延到我的全身。我把寒冷想像成某種活物，爬進我體內，以獲取生命。我知道它不是用這種方式索命，但感覺上就是如此，而且有充足的理由令我相信它就是如此。誰來跟我吵都沒有用，我很肯定這一點。想到這裡，我幾乎都要大笑出來。我感覺疲憊不堪，昏昏欲睡，這一生從沒這麼虛弱過，感覺不到自己的四肢。四肢就像是脫離了軀殼一般，真的很古怪。

突然之間我急速落下，在繩子上猛震了一下。我轉身看冰牆，發現自己正在下降。賽門又把我往下放了。我甩了甩頭，想讓自己清醒點。他不可能做到的。我知道他是想賭一把，看看能否在繩結卡住之前把我放下去。我心裡當然希望他能成功，不過我也很確定他做不到。我對著漆黑的夜空大聲叫喊警告，沒有回音。我繼續平穩下落。我往下看，望向下方的冰隙。現在我能清楚看到冰隙了。我再次擡起頭來，卻發現自己已經看不到冰崖頂端了。繩子向上延伸，消失在漫天飛雪中。這時候繩子輕輕抽動了一下，又一下，接著我停了下來。

又過了半小時。我不再向賽門喊叫。我知道他的處境跟我一樣，他也不能移動。他要麼坐在凹洞裡死去，要麼被我的體重拖下來。一旦他失去知覺，就會發生後者的情況。我好奇在這之前我會不會已經先行死去，也說不定在我死之前他就會失去知覺。我吊在這裡可以躲避最劇烈的雪崩，他在那裡只會比我更冷。

不論是我自己或賽門的死亡，我都無動於衷，這一切不過是即將發生的事實。我已經疲倦得顧不上這些了。我想，如果我感到害怕，說不定會更奮力一搏。但隨後就把這個念頭逐出腦海。登山家東尼．寇茲（Toni Kurtz）在艾格山瀕臨死亡的時候就不斷掙扎求生。他直到死前都從未停止奮鬥，嚥下最後一口氣時身上還綁著繩子，不願放棄。援救人員看著他死去。我現在跟他處在同樣的情況，卻沒有感到不安和焦慮，這好像有點奇怪。也許是因為寒冷？應該不會太久了。我堅持不到明天早上……也看不到太陽了。我希望賽門不會死，但那很難……他不應該被我拖累而死……

我猛然挺起身體，剛才那些不著邊際的想法統統被趕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怒火，對於一切遭遇所爆發出的強烈怒火。我衝著

寒風大嚷大叫，失去理智地咒罵、咆哮著：

「這是最後一段下降，該死的，還讓我吃了那麼多苦頭。全是狗屁！狗娘養的！」

我的聲音消逝在漫天風雪中。我不是在咒罵特定的某個人，只是為了發洩痛苦和委屈的怒火。這些愚蠢的話就跟我周圍嘶嘶作響的風一樣空虛而毫無意義。憤懣之情在我體內洶湧澎海，溫暖了我，憤怒而激烈的長串惡言和沮喪的淚水已經擊退了寒冷。我為自己而哭泣，我詛咒自己。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是我撞碎了膝蓋，是我掉了下來，是我快要死了，是我連累了賽門。

這時繩子再次滑動，我向下彈了十幾公分。接著又是一次。是他解開繩結了嗎？我再次滑動。又停下來。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了。他正在下降。我正在把他往下拖。我靜靜地懸吊著，等待著將要發生的事。隨時都有可能，隨時……

※※※

◆賽門的敘述◆

我把喬從身邊放下去的時候，他正發出微笑。不過那表情不太像是微笑。痛苦使他的臉變得扭曲。我快速地放下他，沒理會他的叫喊。很快他就從我的頭燈中消失了。這時又是一陣雪崩襲來，我連繩子也看不見了。如果不是腰部還承受著他的體重，我根本感覺不到他。

我維持下放的速度。儘管手指失去了知覺，確保器還是很好操控。我的手指現在很糟糕，讓我非常擔心，自從離開山坳我就開始擔心我的手指。我知道喬的登山生涯已經結束了，我轉而開始擔心自己的雙手，不知道情況有多糟糕。我趁天還亮的時候迅速地看了一下，但看不出傷勢有多嚴重。四個指尖和一根拇指都發黑了，很難說其他幾根會不會也同樣惡化。

我聽到下方傳來一聲微弱的叫喊，繩子輕輕地抽動。可憐的傢伙，我心想。我放他下去的時候肯定把他弄疼了。奇怪的是我對此很冷漠。我本來很難不同情他，現在卻容易多了。我們的進展相當快。這方法很有效。我為此感到驕傲。我們一起撐了過來，這樣很好。下降比我預計的還要容易些，尤其是有喬為我挖凹洞。他真的很努力。我們稍微能掌控情況了！我從未要求喬挖凹洞，但他在前

面，所以做了這些事。換作是我也會那樣做嗎？天知道！

我的手又僵住了，總是在繩結上來前變糟，僵硬得好像爪子一樣。繩子平穩地下放。我始終小心避免繩子糾結在一起。我沒辦法想像自己一隻手承受喬的重量，另一隻手還要去解開糾纏且結冰的繩子。吊帶上的拉力增強了。斜坡一定又變陡了，我想。距離調整繩結還剩下二十多公尺。我加快下降速度。我知道這樣做會傷到他。天還亮著的時候，我能看見他在漫長的下降過程中受了多少苦，但我們已經下來了。別無選擇。黑暗中又傳來一聲微弱的叫喊。這時又一陣飛雪席捲而下，籠罩了我整個人。我把身體抵入凹洞，感受雪片落下，然後輕輕碎裂。這些凹洞都勉強撐過了每段下降，不過也處於坍塌邊緣。

突然我的腰部被猛地向前拉出，險些脫離了凹洞。我用力把自己的重心拉回到雪中，撐住雙腿，奮力抵抗突如其來的壓力。老天！喬掉下去了。我讓繩子緩緩滑動，然後停下來，如果我突然間停住繩子，就會對我造成衝擊。壓力一直都沒消失。我的吊帶卡進了臀部。繩子在我的兩腿之間緊繃著，隨時都可能劈開凹洞底層，把我拉下去。

半小時以後我再次讓繩子下滑。不知喬發生了什麼事，但顯然那讓他無法從繩子上移開重量。我的臀部遭受壓迫，血液循環受阻，腿都麻了。除了繼續放繩，我也試著想些別的方法，但一籌莫展。喬沒有試著往上爬。我感覺不到繩子有任何抖動的跡象，無法判斷他是否在做什麼努力。我也不可能把他拉上來。凹洞已經只有原先的一半大小，而且正逐漸從我的大腿下面開始瓦解。我撐不了多久了。山壁上部的陡峭區域都不足十五公尺高。我推測再過一小段距離，喬就能把體重從繩子上移開，然後設一個確保點。其實我也沒有其他選擇。

我慢慢放繩，感覺壓力並沒有減輕。喬仍舊懸在繩子上。我他媽的到底把他放到哪裡去了？

我低頭看著鬆弛的繩子一點點穿過確保器，發現繩結就在下方約六公尺處，正平穩地朝我這裡移動。我開始咒罵，想催促喬趕快落腳在某個牢固的地方。又過了三公尺左右，我不再放繩。繩子上的壓力還是沒有變化。

我不停地跺腳，試圖阻止凹洞坍塌，但沒有用。我感覺到自己因驚恐而顫抖。雪又從背後襲來，洶湧地瀰漫在我的四周。我的大

腿一點一點往下移動。雪崩把我往前推，並填滿了我背後的凹洞。哦！天哪！我就要掉下去了！

雪崩倏地停止，就像開始時一樣突然。我又放了一公尺半的繩子，同時大腦瘋狂地運轉。我能夠一隻手抓住繩結下面的繩子然後調整確保器嗎？我把一隻手從繩子上移開，眼睛緊盯著繩子看。我無法握拳。我想過先把繩子纏繞在大腿上固定，然後把確保器從吊帶上鬆開。真是愚蠢的想法！我不可能單憑雙手支撐喬的重量。如果我鬆開確保器，近五十公尺長的繩子將失去固定，從我手中抽離，並把我一起拉下山去。

喬掉下那個落差已經將近一個小時了。我凍得瑟瑟發抖。儘管我用盡全力，握住繩子的力量還是一點點減弱。繩子慢慢地向下移動，繩結緊緊抵住我的右拳。我抓不住它，控制不了它。這個念頭擊潰了我。雪在滑動，狂風和寒冷已經被我拋在腦後。我正被拖下去！凹洞在我身下移動，雪從我的腳邊滑走。我滑動了幾公分，趕緊把腳深深跺進斜坡裡，才制止了移動。天哪！我得做點什麼！

小刀！這個想法不知從哪裡冒了出來。對了，那把小刀！快點，快呀，把小刀拿出來！

小刀就在我的背包裡。我花了很長時間才騰出一隻手，把肩帶從肩膀上鬆下來，然後用另一隻手重複同樣的動作。我把繩子繞過大腿繫緊，右手用盡全力握住確保器。我笨手笨腳地撥弄背包上的扣環，感覺身下的雪慢慢地陷落。恐慌幾乎要吞沒了我。我在背包裡摸索，不顧一切地尋找那把小刀。我握住一個光滑的東西，把它拉了出來。紅色塑膠刀柄滑進我的手套裡，我差點失手讓它掉下去。我把刀放在膝蓋上，然後用牙齒脫下手套。我已經做出決定。沒有其他選擇。我用牙齒拉開小刀，金屬刀刃黏住了我的嘴唇。

我把小刀伸向繩子，然後停了下來。我想起腳上還纏著繩子！一定要把那些鬆弛的繩子拿掉！要是繩子纏在一起，我也會被拖下去。我小心翼翼地把繩子放到一邊，確認它們全部都在凹洞一側，遠離確保器。我再次伸出小刀，這次碰到了繩子。

不需花費任何力氣。緊繃的繩子一碰到刀刃就斷裂開來。拉力一消失，我就向後倒進凹洞。我全身都在發抖。

我背靠著雪，努力平穩呼吸，聽到太陽穴裡激烈的鼓動聲。一陣大雪如洪流般湧來，嘶嘶作響。雪片傾瀉到我的臉頰和胸口，鑽

進脖子前的拉鍊開口，然後又順著身體往下滑。但這一切我都沒有理會。雪不斷湧來，從頭到腳沖刷著我，在我切斷繩子之後，在我放棄喬之後。

我還活著，在那一刻我只能想到這點。割斷繩子之後，一切歸於漫長的寂靜。喬在明裡，或者他是否還活著，我都不關心了。我已經擺脫了他的重量。在我周圍只剩下寒風和雪崩。

後來我終於坐了起來，鬆弛的繩子從我臀部掉下去。斷裂的繩子穿過確保器──他已經不在了。是我殺了他嗎？──我沒回答這個問題，雖然我的內心深處有股衝動告訴我，是這樣沒錯。我彷彿失去知覺，冷得像全身都凍結了，由於驚駭而陷入麻木的靜默之中。我沮喪地望著下方旋轉紛飛的雪，想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沒有內疚，甚至沒有悲傷。我盯著穿透風雪的微弱頭燈光柱，一種空虛的感覺縈繞著我。我想要朝他大喊，但抑制住自己。他不會聽到的。我能肯定。寒氣爬上我的背部，我在風中發抖。又一陣雪崩在黑暗中向我襲來。獨自一人待在暴風雪肆虐、雪崩不斷的山壁上，我已經極度寒冷。我別無選擇，只能暫時把喬的事情拋在腦後，明天早上再說吧。

我站起來，轉向斜坡。凹洞已經被雪崩落下的雪粉填滿了。我開始動手挖掘，很快就挖出一個足夠大的洞，足以讓我半埋進斜坡裡，只有腿暴露在風雪中。我機械地挖著，腦海裡反覆閃現痛苦的爭論和無法回答的問題，於是我停止挖掘，一動不動地躺著，思考今晚發生的事情。然後我接著挖。每過幾分鐘，我都要提醒自己擺脫一團亂麻的思緒，繼續挖掘，結果就是幾分鐘以後我又再次分神。我花費了很長時間才挖好這個雪洞。

今夜十分詭異。我如此冷漠地思考這一切，彷彿要跟這些事件撇清關係，感覺非常奇怪。有時候我會想，喬是不是還活著？我不知道他是從哪裡掉下去的。我知道我們已經很接近山腳了，因此，如果我假設他只跌落一小段高度就掉到冰河上，並因此死裡逃生，似乎也說得過去，說不定此刻他也在獨自挖掘雪洞。然而又有些什麼東西讓我覺得事情不是這樣，我無法逃避自己強烈的直覺，他一定已經死了，或是已經奄奄一息。我有種直覺，在這漆黑的夜裡，就在我的雪洞下方，有些可怕的東西正隱匿在狂舞的漫天飛雪中。

挖好雪洞以後，我鑽進自己的睡袋，用背包堵住洞口，把雪洞頂上呼嘯的風雪隔絕開來。我躺在寂靜的黑暗中，想讓自己入睡。無數稀奇古怪的念頭在我腦海中瘋狂打轉，我難以成眠。我試著專

注回想我所做的一切，好定下心來。過了一會兒我就打住了，我只能回想起一些事實，而這些事實如此真實，赤裸裸的真實，以至於我根本無法從中得出任何結論。我想質疑自己所做的一切。我似乎有必要指控自己，證實我做錯了。

這樣做的結果很糟糕，比讓那些古怪念頭佔據腦袋還要糟糕。我對自己提出抗議，我堅強地割斷了繩子，這樣的表現確實讓我感到很滿意。當時的我沒有其他選擇，所以我就那麼做了。我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媽的！這麼做可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很多人還來不及鼓起勇氣就死了。但我還活著，我自始至終都能掌握狀況。我很鎮定地處理，甚至還停下來謹慎檢查繩子會不會纏在一起把我拉下去。但也因為這樣，我更感到困惑！我應該內疚的。但我沒有。我做了正確決定。但是，喬怎麼辦……

最後我變得昏昏沉沉，半夢半醒地思考著，就這樣度過了難熬的幾小時。我在黑暗的雪洞裡漫無邊際地胡思亂想。思考是因為我的頭腦拒絕入睡，也可能是緊張、害怕和恐懼使我亢奮。我反覆地想，喬死了，我知道他已經死了，然後又覺得那不是喬，只是從我的腰部脫離的一團重物，墜落得太過突然，太過猛烈，我根本抓不住。

夜漸漸深了，我陷入恍惚。我暫時遺忘了喬，取而代之的是口渴。每次醒來我都渴望喝水，最後我滿腦子只想著這件事。我感覺舌頭又乾又腫，與上顎黏在一起，無論往嘴裡塞進多少雪也無法止渴。上次喝水已經是二十四小時之前的事了。那時候我應該至少喝掉一公升半的飲料，才能解除高海拔造成的脫水。雪散發出水的味道，把我重重包圍，我快要瘋了。我迷迷糊糊、筋疲力盡地睡去，不時又因為強烈渴望喝水而驚醒。

天慢慢亮了。我看到冰斧在雪洞頂上留下的痕跡，黑夜過去了。我開始思考今天的對策。我知道自己不會成功下山。我如果成功了，一點也不合理。我已經徹底思考過了。我無法逃過這樣的下場。我不再害怕，昨晚的恐懼已經隨著夜色逝去。我知道我得努力嘗試，也知道自己會死，但我還是得去經歷這一切。至少我能夠保有一點尊嚴。我必須竭盡全力。雖然這樣還是不夠，但我得試試。

我穿戴整齊，就像即將在信眾簇擁下舉行莊嚴儀式的神職人員。我確信這將是我生命中的最後一天，因此並不急於動身下山。我已在心中將自己定罪。我莊重地迎接這一天，彷彿自己是某種古老儀式的一部分，而儀式的所有細節在昨晚那輾轉反側的黑暗時光

中都已敲定。

我繫上冰爪的最後一根綁帶，然後默默地看著自己戴上手套的雙手。謹慎的準備工作已經讓我鎮定下來。我的恐懼消失了，內心很平靜。我覺得自己冷靜而堅毅。夜晚已經淨化了我，沖走一切愧疚和痛苦。自切斷繩子以來的孤獨感消失了，口渴也已經緩解。我做好前所未有的充足準備。

我用冰斧砸毀雪洞頂，起身沐浴在耀眼陽光中。這是美好的一天，沒有雪崩，也沒有風。靜默的冰山在我周圍閃爍著潔白的光芒。冰河緩緩地向西面蜿蜒，直達營地上方的黑色冰磧地。我感覺自己好像被注視著。峰頂和山稜交會成新月的形狀，好像有什麼東西在那裡俯視著我，等待著我。我從雪洞的殘骸中邁開腳步，動身下山。我就要死了，我知道，身邊的一切也知道。

第七章　冰中的陰影

我癱在繩子上，幾乎擡不起頭。極度的疲倦吞噬了我，我強烈渴望這無止境的懸吊快點結束。沒有必要再受折磨了。我打心底渴望這一切盡快結束。

繩子向下震盪了幾公分。賽門，你還能堅持多久？我心想，過不了多久你就要和我一起掉下去，應該就快了。我感覺繩子再次顫動，然後又像鋼索般繃緊，彷彿傳遞噩耗的電話。就這樣了！就在這裡結束了。真遺憾！我希望有人找到我們，並且得知我們從西壁登頂了。我不想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失。永遠不會有人知道我們成功了。

風吹得我輕輕打轉。我看著下方的冰隙，它正等著我。這冰隙不小，至少有六公尺寬，順著冰崖底部伸展。我估計自己距離冰隙大約有十五公尺。我腳下的部分覆蓋著一層積雪，然而往右看去，冰隙張開了漆黑的大嘴。無底洞，我懶懶地想著。不，絕不可能是無底洞！我會往下掉多深？掉到底部……會墜入水裡嗎？天啊！希望不會！

繩子再次抽動。我擡頭望去，繩子在冰崖邊緣來回拉動，推開了大塊的堅冰。我凝視著繩子向上伸入一片黑暗。寒冷早就贏了這場戰爭。我的四肢都失去知覺了。一切變得緩慢而柔和。問題不斷浮現心頭，但是既沒有意義也沒有答案。我接受了自己即將死去。別無選擇。我並不害怕。我被凍得麻木了，感覺不到疼痛，甚至也感覺不到寒冷，只想睡覺，完全不在乎後果。這將是無夢的睡眠。現實變成了夢魘，睡眠不斷召喚我。有個黑洞在等著我，黑洞裡沒有痛苦，時間停止流逝—就像死亡。

頭燈熄滅。酷寒把電池凍壞了。我從黑暗的山壁間隙看見星星，又或者是光的殘像。暴風雪過去了，星星清晰可見。我很高興能看到老朋友回來。星星看上去好遙遠，比我以前見到的都還要遙遠，而且更明亮，就像寶石懸在天上。有些在動，一閃一閃、一點一點地移動，閃著，閃著，把最明亮的星光灑在我身上。

接著，我一直等待的事突然降臨。星星消逝，我掉了下去。繩

子彷彿活了過來，猛烈抽打我的臉，而我無聲無息地墜落，掉入無止境的虛無，就像夢見自己在墜落。那速度比思緒還快，擠壓著我的胃。我急速落下，我從高處看著自己墜落，但毫無感覺。停止思考，所有恐懼消失。就是這樣了！

背上一陣衝擊打斷了這場夢，接著我沒入雪中，感覺兩頰又冷又濕。我沒有停止墜落，剎那間我看不見任何東西，心中驚恐萬分。是冰隙！啊，不！

我再次加速，速度之快，我甚至聽不到自己的尖叫……

一股強烈撞擊使我停了下來，眼前閃現陣陣白光。白光仍閃個不停，還迸發出閃電，我聽到氣流竄過身體四周，身體卻沒有感覺。雪跟我一起落下，落在我身上，我望著輕雪自高處飄落，聽它若有似無地摩娑我的身體。腦袋裡好像有東西在搏動，然後慢慢消退，白光閃爍的次數也不那麼頻繁了。撞擊使我頭暈目眩，有好一陣子我僵硬地躺在那裡，幾乎無法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一切彷彿在夢中。時間慢了下來，我漂浮在空中，沒有支撐，也沒有重量。我靜靜地躺著，張著嘴，望向眼前一片漆黑，卻以為自己閉著眼。我留意自己的每一個感覺，以及體內一切脈動所傳遞的訊息，除此之外只是靜靜地躺著。

我無法呼吸。一陣乾嘔。胸口感到壓迫的疼痛感。又是乾嘔，窒息。努力想吸入空氣，但做不到。我感受到海灘上礪石那熟悉而單調的轟隆聲。放鬆了下來。我閉上眼睛，讓自己陷入逐漸淡去的灰色陰影。我的胸口一陣陣痙攣，然後我吐了出來，吸入一口冷空氣，腦袋裡的轟隆聲隨即停止。

我還活著。

灼熱的劇痛從腿部蔓延開來。我的腿彎折著壓在身下。隨著灼痛加劇，活著的感覺愈加真實。見鬼！要是死了怎麼可能感到疼痛！灼痛仍持續著，我大笑起來──我還活著！太好了，去他媽的──然後又大笑起來，這是真正歡快的大笑。我一邊感受灼痛一邊大笑，感覺淚水滾落臉龐。我不知道究竟有什麼好笑的，但還是大笑。我放聲大哭、大笑，就像體內有某種東西正舒展開來，不再緊緊纏繞我的五臟六腑。那東西一面大笑一面自行裂開來，脫離我的身體。

突然我停止大笑。胸口發緊，再次感到壓迫。

是什麼讓我停了下來？

我側身躺著，蜷縮成奇怪的姿勢，看不到任何東西。我小心翼翼地移動一隻手臂，半伸出手，碰到堅硬的牆。冰！這是冰隙的牆。我繼續摸索，手臂突然落空。一處落差就在身旁。我忍著不移開身體。我感覺自己的腿就擱在雪坡上，坡度自我腳下開始變得陡峭。我躺在岩棚或是岩橋上。身體沒有滑動，但我不知道往哪邊移動會讓自己更安全。我把臉埋進雪中，試著整理這些令人混亂的訊息，擬出對策。現在我應該怎麼做？

保持不動。就是這樣……不能動……啊！

我無法控制自己。膝蓋的疼痛刺激我移動。我必須把身體重量從膝蓋上移走。但一挪動身體就開始打滑。我身上每處肌肉都緊緊抓住雪面━不能動！

我放慢身體，然後停止動作。屏住呼吸太久，這時我開始猛烈喘息。我再次伸手觸摸堅硬的冰牆，然後在黑暗中摸索用挽索掛在吊帶上的冰鎚。我拉著緊繃的挽索，自前方的落差提起冰鎚。我必須在冰牆上繫一支冰錐，而且不能把自己推下去。

這比我預料的困難。我找到安全吊帶上僅存的一支冰錐，然後費力扭轉身體，面向冰牆。星星和月亮的光芒照進我掉落的洞口，這時我的眼睛已經適應黑暗，憑這光線便能看清兩側的深洞。我也看見冰牆上的灰色陰影，以及落差下方光線難以穿透的黑暗。我動手鑿起冰錐，努力忘記身後的黑暗深淵。冰鎚敲擊聲在冰牆間回響，然後是第二聲、第三聲回響，來自下方的深淵，來自深淵的深邃黑暗。我的身體在發抖。黑暗的深淵中潛伏著說不出的恐怖。我敲擊著冰錐，每敲擊一下便感覺身體朝側面滑動。當冰錐除了柄部以外全部沒入冰牆，我把鉤環掛上，急忙摸索腰部的繩子。黑暗深淵充滿威脅感，我空盪的胃不由得緊縮起來。

我撐起身體成半坐臥姿，靠近冰牆，面向左側的深淵。雙腿不停在雪面上打滑，我只得不斷挪近冰牆。我不敢放開冰錐超過幾秒鐘，但繫繩結所需要的時間比幾秒鐘長得多。每次把繩結打得一團糟，我就咒罵連連，然後焦躁地重來。我看不見繩子，雖然正常情況下我可以摸黑繫好繩結，但現在雙手凍僵而缺乏觸感，無法順利把繩子穿過繩圈、打好結。試了六次之後，我都快哭了。這時繩子又掉落了。為了撿回繩子，我滑向落差，趕緊往回撲，手在冰牆上

胡亂摸索冰錐，手套滑過冰牆，身體開始往後栽倒。我的手在冰牆上又抓又刨，希望戴著手套的手指能抓牢冰面。我突然感覺手撞到冰錐，連忙用手指緊緊扣住，身體才不再往後栽。我一動也不動地盯著眼前的黑洞。

失敗幾次以後，我突然發現自己已經打好一個類似繩結的東西。我把繩結拿近，在微弱的光線下仔細檢視。我看見繩結的突起以及努力在繩結上方捆好的繩環，興奮地笑出聲來，又覺得自己這麼高興實在很可笑。然後我把繩結掛上冰錐，一面對著黑暗傻笑。我安全了，不會掉進黑暗的深淵了。

繃緊的繩子使我安心。我擡頭望向頂部的小洞。天空沒有一絲雲，繁星閃爍，襯得月光熠熠生輝。腹部的緊縮感已經消失了。數小時以來，我第一次能正常思考。我大概在冰隙下十五公尺。這裡有遮蔽。如果我等到賽門，明早就可以爬出去……

「賽門！？」

我的聲音充滿驚訝。回聲把這個名字輕輕地傳了回來。我從未想過他可能已經死了。我開始回想剛才發生的事，大受打擊。死了？我無法設想他已經死了，尤其是在我存活下來的此刻。冰隙的死寂感染了我，這裡猶如墳墓，是亡者的領域，冰冷得毫無人味。從沒人到過這裡。賽門死了？不可能！我聽到他，看著他從冰崖上下來。他應該在繩子上，或者也掉入這裡。

我又咯咯笑起來，怎麼努力都無法抑制。冰牆傳來回聲，嘶啞而瘋狂。聲音如此怪異，我分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笑還是哭。從黑暗傳回的聲響有些失真，不像是人類發出來的。咯咯笑聲向上湧動，圍繞著我。我又笑了幾聲，聽到回聲後再笑幾聲，暫時忘了賽門、冰隙甚至我的腿。我蜷起身體，倚冰牆而坐。這次我大笑不止，身體不住顫抖。一部分的我看出了原因，腦中有個冷靜理性的聲音告訴我是因為寒冷以及受到衝擊，但當這個冷靜的聲音告訴我現況時，另一部分的我則陷入了瘋狂。我覺得自己彷彿一分為二──一半在大笑，另一半則不為所動地旁觀一切。過了一會兒，我意識到這現象停止了，我又恢復完整。打寒顫讓身體暖和了起來，自高處墜落而分泌的腎上腺素已經耗盡。

我在背包中翻找頭燈電池，我確定自己有帶備用的。裝好電池以後，我打開頭燈，看向身旁的黑暗。光柱穿透下方的黑暗，照亮了冰牆。在搖曳的燈光中，我發現頭燈也無法照到冰牆底部。冰面

在燈光下閃耀著藍色、銀色和綠色的反光，表面下凍結著許多較小的岩石，均勻地分布在冰牆上。當頭燈光柱掃過那些光滑的波浪邊凹陷，這些岩石便閃著水亮的光芒。我緊張地吞了吞口水。現在我能看到下方三十公尺處。兩面冰牆相隔約六公尺，沒有收窄的跡象。我只能猜測光線下方還隱藏著上百公尺的黑暗深淵。我對面的高聳冰牆表面都是破裂的冰塊，在我上方十五公尺的地方彎成拱形，覆蓋冰隙頂部。我右側有一面約十公尺長的陡坡，下方便是黑暗的深淵。

光線照不透的黑暗緊攫住我的注意力。我猜得出那黑暗中隱藏著什麼，心裡因此充滿恐懼。我感覺自己被困住了，於是迅速環顧四周，尋找冰牆上有無縫隙。但我找不到。頭燈光線要不是照到堅硬的冰牆反射回來，就是被深洞兩側無法穿透的黑暗吞沒。彎成拱形的冰牆由左而右覆蓋住冰隙頂部，我看不到冰隙開口。我正處在巨大的冰雪洞窟之中，只有上方那個小小的黑洞向我閃爍著星光，讓我看到另一個世界。除非我能沿著牆上的碎冰攀緣而上，否則洞口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樣難以企及。

我關掉頭燈以節約能源。黑暗變得更具壓迫感。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沒能令我的頭腦更清明。我獨自一人。寂靜的虛無、黑暗以及綴滿星斗的洞口似乎都在嘲笑我妄想逃離冰隙。我只能想著賽門，他是我逃離這裡的唯一機會。但不知何故，我確信即使他沒有死，也一定會認為我已經死了。我竭力呼喚他的名字，聲音卻反彈回來，在下方的深洞中迴盪，然後漸漸消退。我的聲音無法穿透冰牆。冰牆頂部比我高出十五公尺，而當我懸在繩子上的時候，也至少比這頂部高出十五公尺。賽門看到巨大的冰隙開口以及冰崖，一定會立刻斷定我已經死了。從那麼高的地方摔下去不可能活命，他一定會這麼想。我很清楚，如果是我，一定也會這麼想。他看到這無底的黑暗後，就會認為我死在裡面了。跌落三十公尺高度卻毫髮無傷，實在太不合常理。

我厲聲咒罵，然而黑暗中的回音讓我的咒罵顯得無力。我再次咒罵，不停地咒罵，憤怒的污言穢語填滿整個空間，又化作回聲反過來咒罵我。我大吼大叫，發洩沮喪和憤怒，直到聲嘶力竭。然後我安靜下來，思考接下來可能發生的情況。要是他往冰隙裡看，就能看到我，也許還能聽見我的聲音。或者他已經聽到我的聲音了？他只有確信我死了才會離開。可是，我怎麼知道他沒有死？他和我一起掉下來了嗎？想知道……就得拉一拉繩子！

我用力拉鬆弛的繩子，很容易就拉動了。我打開頭燈，發現繩

子從頂部的洞口垂下，形成鬆弛的曲線。我又拉一下，一陣鬆軟的雪撲面而下。我平穩地拉動繩子，心裡一面興奮起來。只要繩子緊繃起來，我就有機會逃離這裡。我等著繩子緊繃，但繩子始終輕輕滑落。期待賽門的身體重量拖住繩子，這感覺有點奇怪，但我只是想到出去的辦法，沒別的意思。賽門摔下來的時候身體可能快速滑動，閃過了冰隙。他一定是撞上斜坡後停了下來。他應該已經死了。像那樣摔下來一定會死。繩子一旦繃緊，我就可以利用普魯士結爬上去。他的身體將成為牢固的支撐點。對。就是這樣……

我看到繩子輕輕彈落，希望落空了。我把鬆弛的繩子拉到眼前，仔細觀察斷口。是割斷的！我無法移開視線。白色和粉紅色的尼龍絲在斷口處綻開來。我猜想自己早就知道真相了。我簡直是癡心妄想！相信自己能夠逃生真是愚不可及，然而一切事情又都給我這種感覺。我不可能從這裡逃出去了。該死的！我甚至不應該掙扎到現在。在山稜上他就應該把我丟下。那樣能省去多少力氣……經歷了那麼多磨難，我卻要死在這裡。如果是這樣，為什麼還要白費力氣？

我關上頭燈，在黑暗中抽泣，感覺自己被徹底擊垮了。我痛哭出來，然後聽著自己孩子般的哭聲在下方慢慢消退，然後再次哭泣。

醒來的時候感覺很冷。我腦海一片空白，久久才清醒，開始想這是哪裡。我不知不覺睡著了，這讓我吃了一驚。寒冷喚醒了我。這是個好兆頭。寒冷同樣可以輕鬆奪去我的生命。我很鎮定。一切都將結束在這冰隙裡。也許我早知道結果會是如此。我很滿意自己能夠平靜地接受事實。哭也哭過，吼也吼過了，接受現實可能更好一些。這樣死去不用再讓身體受傷。當時我就確定賽門會丟下我，讓我自生自滅。我並不驚訝。這樣做的確能讓事情簡單一些。還有一件小事需要擔心：我可能幾天後才會死。最後我認為是三天。冰隙裡不受風雪吹襲，我可以在睡袋裡活上好幾天。我想像時間將多麼漫長。悠長的微光，之後是黑暗，然後疲累地入睡，再來是半夢半醒。也許後半段時間將會在無夢的睡眠中靜靜地衰弱而死。我認真地思考這結局。我從未想過會是如此。這樣的結局似乎太過悲慘。我從未期盼自己死得光榮，但也沒想過會像這樣緩慢、悲慘地消逝。我不想那樣死去。

我坐起來，打開頭燈，打量著冰錐上方的冰牆，心想也許能爬出去。我內心深處知道這不可能，但仍努力點亮這微弱的希望。我想假使摔下去了，至少死得痛快。可是當我看到兩側的無底黑暗，

決心就動搖了。冰封的岩橋突然散發著令人絕望的危險氣息。我在冰錐上的繩子繫了一個普魯士結，打算把自己掛在冰錐上攀登。普魯士結不受力時，可以在繩子上移動，但萬一我掉下去，普魯士結也許能阻止我墜落。我知道繩結很可能鬆開，但我沒有膽量在不繫繩的情況下攀登。

一個小時以後我放棄了。我試著攀登那堵垂直的冰牆四次。但只有一次成功離開岩棚。我把兩支冰斧插進上方冰牆，把自己拉上去。然後把左靴的冰爪踢進冰牆，再拔起一支冰斧往上伸出。在我把冰斧揮進上方的冰牆前，冰爪就滑落了，於是我猛然滑到冰錐上，冰鎚迅速脫離冰面，我摔回岩棚上，受傷的右腿壓在身下，疼痛異常。我痛苦地喊叫著，扭動身體把腿鬆開。之後我靜靜地躺著，等待疼痛緩解。我不再嘗試了。

我坐在背包上，關掉頭燈，頹喪地倚著重新繫上冰錐的繩子。在昏暗的光線下我看到自己的腿，過了一會兒才意識到這意謂著什麼。我擡頭一看，頂部有一小片暗淡的光亮，低頭看了一下手錶，現在是五點，一小時後天就全亮了，到時賽門會爬下冰崖。我獨自在黑暗中度過了七小時後才發現缺乏光線會讓人意志消沉。我大聲呼喊賽門的名字。回聲在四周迴盪，我再次呼喊。我要一直呼喊，直到他聽見，或者我確信他已經離去為止。

許久後我停止叫喊。他走了。我知道他走了，再也不會回來。我死了，他沒有理由回來。我脫下手套檢查手指。雙手各有兩個指尖發黑，還有一根大拇指發青。我試著用力握拳，但感受不到擠壓。狀況沒有想像中糟糕。陽光照進頂部的洞口。我打量了一下左側的洞。現在能夠看得更深一些，但還是看不到收窄的跡象。洞一路向下延伸，然後消失在黑影裡。右邊的斜坡彎向我昨晚看到的深淵。再往右方更遠處，有陽光灑在冰隙的後壁上。

我隨意撿起繩子的斷裂端，試著做出決定。我不打算在岩棚上再度過一晚。我不要再經歷那種瘋癲，然而面對眼下唯一的選擇，我卻退縮了。我還沒做好準備。進退兩難之際，我把繩子在手裡繞了幾圈，然後向右一拋。繩子在空中劃出弧線然後落入下方的洞，消失在我視線中。繩子迅速繃緊。我把八字環掛上繩子，側躺下來。

我猶豫著，望向冰牆上的冰錐。我的重量並不會把冰錐拉出來。普魯士結靜靜懸在冰錐下，我想我應該帶著，要是繩子末端仍是一片虛空，我需要普魯士結才能回到岩棚。我滑下岩棚，順著斜

坡垂降到深淵裡。眼看著普魯士結越來越小，我心想，即使那裡什麼都沒有，我也不想再回來了。

第八章　沉默的見證者

◆賽門的敘述◆

往下攀的恐怖感幾乎將我擊垮。跟前一晚的暴風雪相比，現在的寂靜更讓人不安。我以為會發生雪崩，但四周毫無動靜。沒有微風吹落山壁上的雪粉，甚至被我踢下去的雪也只是無聲滑落。彷彿整座山脈都屏住呼吸，靜候另一場死亡。喬死了。寂靜告訴我這些事。難道我也躲不過嗎？

陽光下十分溫暖。上方山壁有處巨大凹陷，雪白的表面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再往上看，比我高出上千公尺的地方，雪在溫暖的陽光下閃爍著微光。那是我們昨天走過的地方，現在卻不留一絲痕跡。昨夜的雪已經抹去一切，只見雪地在熱空氣中扭曲搖動。我的嘴又乾又臭。脫水，毫無疑問，或是空腹造成的苦味。我盯著聳立的山峰。毫無痕跡。我們做的事情一點意義也沒有─爬上去，翻越它。然後再下來。真是愚蠢！山看上去完美無瑕，如此潔淨，杳無人跡，我們沒有改變任何東西。山如此美麗、純淨無瑕，帶給我的卻是虛無。我在山上停留太久，山已經奪走了一切。

我繼續下攀，腳法規律穩定。我可以移動得快些，不過似乎沒有必要。無風的寂靜包圍著我。腳下的冰河被冰山環繞，同樣保持靜默。沒有冰塊倒塌或者冰隙裂開的悶響。這異常的平靜迫使我繼續下攀，我感覺有股靜默的氛圍緊隨身側。由它跟隨吧。我要沉著、有尊嚴地走完這段路。隨著我小心翼翼踏出每一步，恐怖感也不斷加強。

剝離的雪殼1急速滑落到我下方的陡坡。我正站在冰崖邊緣。我從斜坡上探出身子，俯視下方至少三十公尺深的懸崖。我放眼四望，在冰崖下的冰河搜尋是否有人的活動痕跡。什麼都沒有。沒有能說明他還活著的雪洞。所以，昨天他就是從這裡掉下去。我的天！為什麼會在這裡遇到這樣的事！世事難料。昨晚佔據我腦海的不祥預感成真了。喬死了。

注1：積雪表層經融化再凝結，或受風力擠壓所形成的外殼。編注

我盯著冰河，驚駭得說不出話。儘管心中已有最壞打算，卻未預料到這樣的結果。我本來以為他是摔下矮小的垂直冰牆，甚或岩石拱壁，沒想到竟是高聳的冰崖。我回頭仰望山壁，目光沿著垂直的下降路線一路追蹤到我此刻的位置。我感覺被欺騙了。我們的自救方式正是事故的起因。我還記得順利下山時心裡不斷高漲的興奮。我為我們所盡的努力而驕傲。當時一切如此順利──還有喬所受的苦，他一直努力挖掘凹洞，而這一切奮鬥，卻只是把我們加速推向冰崖上的事故。我轉頭看向一旁，認出我們原本計畫的下山路線──往左斜向下山，遠離冰崖。我們決定路線時都沒有留意到右邊這座冰崖。我們沒想過會變成垂直下降。

我轉身離開落差，茫然瞪著著前方的山峰。它的殘酷令我厭惡。我們的遭遇像是刻意的安排，有種令人生厭的邪惡力量事先安排了這一切。我們一整天的努力以及暴風雪之夜的混亂都是徒然。我們還以為能夠憑自己的智謀逃離這裡，實在太愚蠢了！我們努力了那麼久，最終的結果卻是割斷繩子。我大笑起來。短促而痛苦的聲音在一片靜寂中格外響亮。這太可笑了，我心想。以一種病態的角度來看，這確實很可笑，但這玩笑卻是開在我身上。好個玩笑！

我轉向斜坡，開始橫切冰崖，心中不再想著宿命論，而是感到憤怒和怨恨。我不再無精打采，儘管仍感到虛弱和乾渴，我已掃去聽天由命的想法，決定活著下山。它不能把我的生命也奪走。

我不時從冰崖邊緣往下看。越往右攀，冰崖變得越矮，但是我攀登的表面卻越來越陡峭而危險。冰崖最終和我攀越的斜坡交會，鬆軟的雪變成堅硬的水冰，間或突出一些破碎的岩石。我開始斜向往下攀，動作很慢。這種攀登方式更需要技術，我發覺自己已將方才的情緒拋到腦後，全神貫注於當下。

下攀十五公尺以後，我踏上一塊冰層包覆的岩石。我用冰爪前爪踩在七十度的冰面上，每下攀一步，冰面就變得更加脆弱。近距離觀察使我發現自己正站在從冰層突出的岩石拱壁上。往下看去，冰面迅速變薄，灰白的陰影說明這岩石與冰層表面之間只有幾公分厚度。我往岩石裂縫裡搥入一支岩釘，把自己掛上去。

我發現垂降的準備工作變得十分困難。暴風雪凍結了繩子，我的手指又很僵硬，無法打好繩結。做好垂降準備後，我把繩子拋出去。繩子的一端掛在岩釘上，另一端落下陡峭的冰牆表面，垂在下方四、五十公尺處難度較小的斜坡上。我將確保器固定在繩子上，

解開連接吊帶與岩釘的繩子，慢慢沿著冰層覆蓋的拱壁垂降。

我順著繩子向下移動，逐漸看見冰崖的全貌。冰崖延伸到我的左側，形成一座巨大的圓頂山壁。我們的繩子昨晚曾經深深卡入那圓頂頂端的邊緣，我看到了那個位置。那就是冰崖的最高點。冰崖正面向外懸伸，白色雪冰覆蓋的山壁赫然聳立在整個山體上。我一路垂降，山壁越來越逼近。儘管我其實位於在山壁的右上方，可是山壁看起來卻像懸伸在我正上方。我驚愕地盯著山壁。山壁的體積非常龐大，我禁不住想為什麼我們從未注意到它。我們走近這座山的時候，就是從這面山壁正下方穿越冰河。

我垂降了一半繩距才往下望去，看到了那道冰隙。我剎住確保器，猛地停下。我張大眼睛看著冰崖下那深不見底的黑暗，恐懼使我渾身發抖。毫無疑問，喬就是掉進了這道冰隙。我驚駭不已。一想到掉入那可怖的漆黑裂口，我不由得緊抓住繩子。我閉上雙眼，用前額抵住緊繃的繩子。

愧疚和恐懼充斥我的內心，久久不能平息，就好像我是剛剛才割斷繩子一樣。我不如拿起手槍對準他的頭，給他一個痛快。我睜開眼睛，但不敢往下看那道冰隙，只能無助地瞪著眼前映著岩石陰影的冰面。我幾乎已走下整座山脈，確定自己能夠生還，然後完全被我們所經歷的事嚇到。在溫暖和煦的陽光下，昨晚顯得那麼遙遠，我簡直無法相信曾經發生過如此恐怖的事故。如今一切大為不同，但我甚至希望情況仍舊像昨晚那麼糟糕。那樣的話，至少我還可以奮力抗爭一下，為自己活著而他死去一事找到理由。可是像現在這樣，我就只能任由那冰隙中的極度黑暗控訴我的罪行。

我從未感到如此悲慘和孤獨。我克服不了，我開始明白為什麼自己在雪洞裡會產生那種被定罪的可怕感覺。如果我沒有割斷繩子，一定會死。看著冰崖，我知道那樣摔下去是沒有機會生還的。然而，我救了自己，現在我要準備回家，訴說這個幾乎沒人會相信的故事。沒人會割斷繩子！情況絕對沒那麼糟！你為什麼不那樣做，試試那樣做？即使有人相信，我也會聽到這類質問，看見人們眼中的懷疑。那很古怪，也很殘酷。從他摔斷腿的那一刻起，我就注定是失敗者，無論如何也改變不了這個事實。

我繼續垂降，希望擺脫這些無謂的想法。我盯著冰隙，試圖辨認━其實是渴望看到他仍存活的跡象。越是靠近冰隙，冰隙就顯得越寬，我開始看清這深洞，而這洞也顯得更加深不可測。我一直盯著洞看，可是隨著我慢慢垂降，也漸漸放棄了這個簡單的願望。

沒有人掉進這麼深的地方還能存活。即使喬還活著，我也束手無策。我沒有繩子能垂到那麼深的位置，營地裡也沒有。我也知道自己沒有力量完成這個任務。即使下到冰隙裡也是徒勞無益，我不打算再冒這樣的險了。瀕臨死亡已經讓我受夠了。

「喬！」

我大喊，回聲在黑暗中飄蕩，彷彿嘲弄我微不足道的努力。

這洞太廣大，而事實又太殘酷。我無法相信他還活著。一切跡象都表明他已經不在了。任何努力都只是自我安慰。我盯著那可怕的黑洞，對裡面大喊。結果只聽到回音，接下來就是絕對的寂靜，道出我早已明白的事實。

我的腳觸及雪地，垂降結束了。下方的斜坡平緩地通向冰河。再過六十公尺我就能安全到達冰河。我轉過身，仰望冰崖。我已經完全處於冰崖右側，冰隙外緣的下方。繩子在冰崖頂端留下的印記依然清晰可見，靜默地證明我所做過的一切。冰崖頂端落下細碎的雪粉，像是一縷白雲。我看著那雪粉輕柔地飄落。時間與生命都無法在此留下印記，只有大片的雪、冰，以及緩緩擡升的岩石。結冰、融化、碎裂，如此交替多少世紀。與此地抗衡是多麼愚蠢的行為！雪雲停駐在冰隙上方，在我左側稍遠的位置。喬就是從那裡掉下去的。至少這冰隙隱藏了喬的屍體，沒有讓我親眼見到，雖然我也懷疑自己能得那麼深。

我別過臉，壓抑自己再爬上去看一眼的衝動。這沒有意義。我需要一段時間來面對事實。我不能站在那裡找上一整天的屍體。我轉向冰河，呆呆朝它走下去。

到達冰河的平坦雪地時，我把背包丟在雪中，坐了下來。我沮喪地盯著自己的靴子許久，不想回頭看這座山。重獲安全的感覺無比強烈。我做到了！我就這麼坐著回想這座山，以及我們在上面度過的時間。回顧這六天，我覺得自己好像經歷了一整年。冰河被冰封的山壁包圍，在陽光下如火爐般悶熱，又白得刺眼，彷彿從四面八方吸收熱量，再集中反射在我身上。我不假思索地脫掉外套、長褲和保暖衣。我的行動變得很機械。攀登和垂降都不是我深思熟慮後的決定，彷彿我沒努力做過什麼，就突然被搬到冰河上一樣。我對這一天的記憶也已經消退，只餘下模糊的情緒和驚駭的思緒。這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已極度疲憊。過去二十四小時缺水缺糧的後果已經開始出現。我回望冰崖，此刻看去只是廣袤山壁上小小一片地

貌，我知道自己永遠無法回到那上面。我在想我是否還有力氣回到營地。我需要幾天的時間進食、休息和恢復，才能著手營救。也許這樣是最好的情況，喬。至少你已經死了。我幾乎忍不住要對著遙遠的冰崖大聲說出這想法。如果找到他的時候，他傷勢嚴重但還活著，那該怎麼辦？這想法讓我恐懼萬分。我將不得不離開他去找幫手，但這裡沒有人能幫忙，等我恢復到能夠返回的時候，他應該早就在冰窟裡孤獨而絕望地死去了。

「是的。這樣是最好的。」我喃喃自語。

我艱困地走在冰河鬆軟的雪地上。儘管背對著修拉格蘭德峰，卻能感覺到它就聳立在我背後。我很想轉身再看看它。但我只是低著頭，不停地走，眼睛緊盯著雪地，直到冰河尾端的冰隙地帶。冰河受到岩石冰磧擠壓，使冰層扭曲、斷裂，形成數百條平行的冰隙。有些冰隙很容易發現並繞開，但有很多被雪覆蓋著。起伏平緩的斜坡下危機四伏。我手上沒有了繩子，感覺自己赤裸而脆弱。

清晨的多疑突然又回來了。炎熱和乾渴使我頭暈目眩，忘記了來時的路線。我狂躁地瞪著一道又一道冰隙，恐慌在心裡油然而生。我們是從那個冰隙上方還是下方過去的？或許是低一點的那道？我不記得了。越努力回想，就越糊塗，最終我編織了一條七彎八拐的可怕路線，不確定自己將走向何處。我只能關注周圍幾公尺以內的雪地，毫無目的地翻越斜坡，曲折前進，有時候還走回頭路。我想像腳下的雪地隨時可能裂開，成為漆黑的無底洞。

一到達冰磧地，我就癱倒在岩石上。我枕著背包，感受熱辣辣的陽光照在臉上，冰隙帶來的恐懼也慢慢消失。

強烈的口渴最終迫使我站了起來，跌跌撞撞地朝河邊走去。寬闊的河道上漂礫密布，從冰磧地伸向營地上方的湖區。距離營地還有大約七公里，也就是幾小時的步行路程。中途有塊巨大的圓形花崗岩漂礫，雪水會順著那漂礫匯流而下，我知道那裡會有水喝。四周都是水的味道。水就在我腳邊的漂礫間、在漂礫下更深的裂隙裡滴淌著，我聽得到潺潺水流聲，卻喝不到。

往前走幾公尺後我停下來，轉身看了最後一眼修拉格蘭德峰。我能看到大部分山體，但幸好較低的區域被彎曲的冰河擋住了，我看不到那座冰崖。他就在那裡，埋在雪中，但我不再覺得內疚。今後就算再次面臨同樣的境地，我確信自己還是會這麼做。雖然不再內疚，我心裡卻感到一股鈍痛，失落和悲傷的情緒也越發強烈。結

局就是如此一孤獨地站在山下的碎岩堆中，心中滿是無奈和遺憾。我想在轉身離去的時候平靜地說一聲再見，但最終還是沒有說。他永遠地離去了。幾年以後，冰河平緩的波濤將把他沖刷到山谷裡，到那時他已變成可有可無的記憶。我似乎已經開始忘了他。

我蹣跚走在雜亂無章的漂礫和碎石構成的迷宮裡。最後我回頭看了看冰河，修拉格蘭德峰已不在我視線範圍裡。我疲憊地靠在漂礫上，任憑痛苦和悲傷吞噬了我。口渴變得無法忍受。我吞嚥了一下，可是幾乎沒有唾液分泌，絲毫無法緩解我的不適。無邊無際的漂礫地、灼熱的正午陽光和難耐的乾渴混在一起，下山路變得無比艱難。雙腿像是灌了鉛，虛弱得使我不斷在岩石間摔倒。只要腳下突然有岩石鬆動滑開，我就會摔倒，無力躲避。我仰賴冰斧保持平穩，不時急忙伸出手支撐自己。我的手指仍舊麻木、冰冷，拍打在鋒利的漂礫上也沒有感覺，就連太陽的熱也沒能讓它們恢復知覺。一個小時後，我看到那塊圓形花崗岩漂礫。表面的雪水閃耀著光芒，從側面流淌下來。我加快步伐，一想到水就感覺渾身爆發出一股衝勁。

我走到漂礫底部的窪地，把背包放在潮濕的碎石上。但我很快發現水流細得不足以解除我的極度乾渴。於是我小心地在岩石基部的沙礫層挖了一個蓄水池。蓄水的速度慢得讓人心焦，我剛吸一口就空了，還弄得我滿嘴沙子。我蹲在岩石邊喝一口，等一會兒，然後再喝。似乎永遠也滿足不了。突然，上面傳來一陣嘩啦聲，我連忙閃到一邊。一大捧石頭重重砸在我身邊的碎石裡。回到水池之前我猶豫了一下。上山途中我們曾經在這裡休息，喝過水。那時候也有石頭掉下來，我們都跳開了，還互相嘲笑對方的驚恐。喬戲稱這裡為「轟炸小徑」。每天氣溫升高的時候，漂礫上方的雪便會融化，一些小石塊因此不時鬆脫，如砲彈般擊落下來。

我坐在背包上，嘴裡吐出一些沙礫。窪地裡鬆軟泥濘的碎石和沙礫層上有一些腳印，這是我們在山上奮鬥留下的唯一痕跡。這片休憩地如此荒涼。我曾坐在這片廣大的雜亂冰磧地裡休息，我還記得自己所坐的位置。六天前我們曾經坐在同樣的地點。那時我們熱烈的興奮心情、健康強壯的身體都成了空虛的記憶。我看了一眼擋住湖泊下游的冰磧地。這樣的孤獨不會再持續多久了。再過一個小時我就能到達營地，然後這一切就結束了。

我動身走向湖泊，水喚醒了我的四肢。現在我擔心的是見到理查時該怎麼辦，他一定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人人都想知道。我真不想面對那一刻。如果我如實告訴他，回家後就必須覆述同樣的故

事。我滿腦子想著自己無可避免要面對懷疑和批評。我無法面對。我也不需要面對！憤怒和內疚不斷阻撓我為自己辯駁。我完全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我打內心深處明白自己沒有做過任何需要慚愧的事情。如果我隱瞞事實，情況會好得多，也能避免許多不必要的痛苦和悲慟。

為什麼要告訴他們，你割斷了繩子？不說的話他們永遠也不會知道，說不說又有什麼差別？就說我們下到冰河途中他掉進冰隙了。對！告訴他們我們沒有用繩子繫起彼此。我知道不繫繩很愚蠢，不過該死的，多少登山者都是這樣死去的。他已經死了。至於怎麼死的，一點都不重要。不是我殺了他。我能站在這裡已經很幸運了。何必把事情弄得更糟呢？我不能說出真相。

天啊！連我自己都不相信這些鬼話，他們當然也不會相信。

到達湖邊的時候，我仍在告誡自己：說出真相是愚蠢的選擇。我知道那樣做只會徒增痛苦。喬的父母會怎麼說？我幾乎都不敢想。在湖邊再次飲水之後，我繼續走向營地，腳步更加緩慢。理智不斷告訴我應該採取什麼說辭，那既合情又合理。我不能失去邏輯。然而，內心裡有某些東西在逃避這樣做。也許就是內疚吧。無論我勸說自己多少次，告訴自己當時別無選擇，只能割斷繩子，還是會有一個念頭跳出來喋喋不休嚷著事實並非如此，彷彿割斷繩子是冒犯神明，違背了所有本能，甚至是自我防衛的本能。

時間不知不覺地溜走。我不斷作繭自縛，直到我覺得自己都要爆炸了。我無法用任何大道理驅除心中的愧疚和怯懦，並因此而痛苦不堪。宿命論又開始讓我陷入自我折磨。也許我就該遭受懲罰，才能贖我任他自生自滅的罪，彷彿生還本身就是罪過。我的朋友會相信並且理解我。其他人可以選擇相信他們願意相信的東西。如果這給我帶來傷害，很可能也是我應得的。

在第二個小湖泊的尾端，我登上冰磧地的最後一道坡，俯瞰營地的兩頂帳篷。我極度渴望食物和飲水，並且急需治療凍傷，於是加速跑下營地上方一座長滿仙人掌的山坡。是否該對理查吐實的天人交戰，我已忘得一乾二淨，幾乎是匆匆奔跑下去。我放慢腳步，攀越一座小丘，看到理查正緩緩朝我這邊走來。他背著一個小背包，俯身看著地面。他沒聽到我的聲音。我站著沒動，他突然出現嚇了我一跳，我等著他走過來，這時一陣極度疲倦吞沒了我。一切都結束了。我覺得自己好像快要哭了，但是眼睛仍然固執地保持乾燥。

理查在路上擡起頭看到了我。他的表情從焦急變成驚訝，然後咧開大嘴笑了，眼神閃爍著快樂的光芒。他連忙跑向我。

「賽門！見到你太好了！我擔心死了。」

我想不出要說什麼，只是茫然地看著他。他很迷惑，往我身後找尋喬的蹤跡。也許是我的神情告訴了他，也可能他已經預料到有壞事發生。

「喬呢？……」

「喬死了。」

我點頭。我們都沉默了，無法直視對方。我把背包扔到地上，重重坐在上面，感覺似乎永遠站不起來了。

「你看來糟透了！」

我沒有回答。心中想著該怎麼對他說。我的謊言完美無缺，可惜我無法鼓足力氣說出來。我無助地盯著自己發黑的手指。

「這給你吃。」他遞給我一塊巧克力。「我把爐子帶來了。我去煮些茶。我就是上來找你們的。我以為你們可能受傷了躺在某處……喬摔下去了嗎？發生了什麼事……」

「是的，他摔下去了，我無能為力。」我斷然地說。

他不安地嘟噥著。我想他察覺到我需要一些時間來調整自己。我看著他準備茶水，遞給我更多食物，又在背包裡翻找藥品。最後他把藥遞給我，我什麼也沒說就吃了下去。此刻光是他人在這裡，便使我產生一股深切的友情和感激。我知道，如果他走到冰隙那裡也會沒命的。我好奇他是否意識到那裡有危險。他擡起頭來，發現我正看著他。我們對彼此微笑。

坐在小丘上感覺很溫暖。我不自覺便如實說出了所有事情。我沒辦法不這麼做。他靜靜地坐著，傾聽我所經歷的一切，其間沒有發問，也沒有顯露出驚訝的表情。我很高興自己把事實告訴了他。如果不這麼做，也許能使我免於受到某些傷害，但在訴說的過程中，我發現我和喬做得比想像中還要多上許多，這些都應該說出

來：暴風雪中的營救，我們怎樣團結合作，如何努力活著下山。說我們在冰河上愚蠢到沒有用繩子繫起彼此，所以喬摔進了冰隙，這我做不到。在他如此努力求生之後，我更做不到。我不能撒謊，這對他不公平。而且我感覺是自己捨棄了他，這讓我更不可能撒謊。我說完以後，理查看著我說：

「我知道一定發生了可怕的事情。我只是很高興你能活著下來。」

我們把他帶來的剩餘物品打包好。他把這些東西放進我的大背包，然後扛起兩人的背包。我們默默地往帳篷走去。

那一天的剩餘時間我變得又呆又迷糊。我疲憊地躺在帳篷外，沐浴在陽光下，裝備散落在我周圍晾乾。我們沒有再談起喬。理查忙著準備一頓熱乎乎的飯，還有一杯接一杯的茶。然後他坐在我身旁，談起他的漫長等待。他漸漸相信我們已在某種災難中喪命，最終無法再忍受那種不確定感，於是動身尋找我們。有六到七個小時我什麼都沒做，只是在太陽底下打瞌睡、吃東西。我很難適應帳篷裡奢華的物質條件。我感覺自己正在恢復力氣，當我半睡半醒地躺著，身體也正在自行修復。

接近傍晚的時候，雲團從東方湧來，第一波磅礴大雨濺在我們身上。響雷在雲間翻滾，我們撤進大帳篷裡，在此之前我一直不願意進去。理查把他的睡袋從小帳篷裡拿過來，在大帳篷入口的瓦斯爐上燒另一頓飯。我們用完餐，雨已經變成了雪，猛烈的風拍打著帳篷。外面非常寒冷。

我們並排躺在各自的睡袋裡，聽著外面的暴風雪聲。燭火在帳篷壁上搖曳，閃爍著紅色和綠色的光。我在燭光下看到喬的物品凌亂地堆在帳篷後部。我想起了前一晚的暴風雪，禁不住瑟瑟發抖。到我睡著前，那畫面還停留在我腦海中。我知道山上的情況有多惡劣。雪將傾盆崩落，填滿冰崖下的冰隙，把他掩埋起來。我疲倦地入眠，一夜無夢。

第九章　遙遠的地方

落雪發出柔和的沙沙聲，滑進下面的深洞。我盯著高高在上的冰錐，眼看它越來越小。曾經阻止我下落的冰岩橋赫然聳立。在岩橋後方，冰隙下開闊的洞穴逐漸隱沒在陰影中。我輕輕握住繩子，讓它以平穩均勻的速度滑過確保器。

我簡直無法克制停止垂降的衝動。我不知道下面有什麼東西等著我，此刻我能確定的只有兩件事：第一，賽門已經走了；第二，他不會再回來。這代表留在冰岩橋上一定會沒命。往上無路可逃，另一側的深淵也只是讓這一切更快結束。我也想過一死，可是即使處於如此絕望的境地，我仍沒有勇氣自殺。留在岩橋上，寒冷和疲憊需要相當久的時間才能奪去我的生命。一想到要孤獨、癲狂地等待那麼久，我只得做出選擇：垂降下去找到出口，或在中途死去。我寧可走向前去迎接死亡，也不願枯等死亡降臨。現在沒辦法回頭了，然而我的內心卻呼喊著想要停下來。

我無法低頭俯瞰下方。我不敢面對下方只是另一個深淵的可能。如果我看到了，一定會立刻停下來，然後怎麼辦？留在繩子上，艱苦對抗陡坡的險峻滑勢？但我也沒法回到冰岩橋上，只能狂亂地吊著，越久越好……不！我不能往下看。我沒有那麼勇敢。事實上，我簡直無法擺脫下降過程中吞沒了我的恐懼感。下方要麼是條活路，要麼什麼都沒有……在岩橋上我已做出決定，現在只能全力以赴。如果生命要在這裡結束，那麼我希望能夠結束得突然而意外，因此我緊緊盯住高高在上的冰錐。

斜坡變得更加陡峭。當我垂降到冰錐下方大約十五公尺的位置，發現自己的腿突然懸空擺動，我不由自主地停止放繩。這裡就是我從岩橋上看到的陡降！我擡頭凝視岩橋，嘗試再次放開繩子。過去我曾體驗過這種感覺：站在高高的跳水板邊緣，一邊看著水滴從我的頭髮上滑落下面的水池，一邊天人交戰，試圖說服自己這沒有什麼，鼓舞自己跳下去，然後驚心動魄地一躍，在安全落水後大笑。

我知道自己可以垂降到放完繩子為止。然後，當未打結的一端滑過確保器，我就會落入深淵。想到這裡，我凍僵的手不禁更用力

地抓住繩子。最後我放開了繩子，曾有的感覺又回來了──水池也許會突然移到一側，或者在我跳下去的瞬間乾了，雖然我不知道這次是否有水池等著我。

我緩慢地從陡壁垂降，直到自己垂直懸吊在繩子上。陡壁的牆是非常堅硬、光亮的水冰。我已經看不到冰錐了，於是改盯著冰面，繼續順著冰牆垂降。有片刻時間我非常專注於垂降，可是隨著四周的光線越來越昏暗，那種恐懼感又湧上心頭，我再也無法控制自己，便停了下來。

我想哭，卻哭不出來。我感覺自己麻痺了，完全喪失思考的能力，只能任由一波波恐慌席捲全身。等待未知、極度恐怖的事情發生最是煎熬，當這種折磨降臨，我只能無助地懸在繩子上顫抖，頭盔緊緊倚著冰牆，緊閉雙眼，就這麼度過數不清的時間。我必須看看下方是什麼情況，我堅信自己實在無法就這麼盲目地垂降。現在也沒有什麼東西能讓我更驚恐了。我瞥了上方緊繃的繩子一眼。它順著牆壁延伸上去，消失在上面的斜坡。現在那座斜坡比我高出六公尺，我不可能再回到上面。我看了看肩旁的冰隙牆，另一側的高聳牆面距離我三公尺。我正懸吊在水冰構成的井裡。在轉身的過程中，我決定往下看。我快速迴旋擺盪，粉碎的膝蓋撞上冰牆，我痛苦又驚恐地嚎叫起來。身下繩子並沒有鬆鬆地垂進什麼深淵。我的腳下是雪，我愣愣地盯著雪看，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所見。是地面！我腳下四、五公尺處是寬闊積雪的地面。不是空無，沒有黑色深淵。我喃喃自語，聽到四周牆壁傳來的低沉回音，然後發出快樂和欣慰的喊叫，聲響在冰隙中迴盪。我一次又一次地大喊，然後傾聽回聲，一會兒叫喊、一會兒大笑。我已經到達冰隙底部了。

恢復理智之後，我更仔細觀察下面那片雪地，發現了一座黑暗凶險的洞穴，喜悅之情一下子緩和了下來。那終究不是地面。冰隙往上開展，形成梨形的拱頂，四壁向外彎曲至十五公尺寬，然後收窄。這塊雪地橫切洞穴扁平的一端，而在我上方，將近三十公尺高的牆壁逐漸變窄，直到直徑只剩三公尺，形成梨形的細小一端。雪殼碎片從頂上啪嗒啪嗒地落下來。

我打量這個冰雪構成的封閉地窖，想看清楚它的形狀和大小。對面的牆壁往一處收縮，但沒有閉合。牆壁間的裂洞已經從上部開始被雪填滿，形成圓錐體，一直通到冰隙頂部。圓錐體的底部大約有四、五公尺寬，頂部的直徑卻只有一公尺多。

一道金色光柱從頂部的小洞斜射進來，在牆壁上灑下明亮的光

斑。這束光柱穿透穹頂，從外面的真實世界照進來，我看得入迷了。它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我都忘了下方的雪地並不穩固，竟不知不覺沿著繩子剩餘的部分滑落下去。我要到那束太陽光那裡去。我清楚知道自己將會辦到。至於怎麼辦到、何時能到達，都還沒有想法。但我就是知道。

一瞬間我的前景改變了。昨夜的疲憊和害怕被拋在腦後，垂降帶給我的幽閉恐懼此刻也不翼而飛。我在這異常寂靜、可怕之地度過了令人絕望的十二小時後，這一切忽然變得好像只是我想像出來的噩夢。我可以有積極的行動。我可以爬行、可以攀登，我可以努力不懈，直到逃離這個墓穴。之前我在岩橋上除了努力讓自己不感到害怕和孤單以外，什麼也做不了，無助感是我最大的敵人。而現在，我有了計畫。

內在變化的力量非常驚人。我感覺自己精力充沛，充滿力量和樂觀精神。我了解可能發生的危險，也知道那都是非常現實的問題，很可能搗毀我的希望。但不知為什麼，我覺得自己能夠一一克服。那就像是上帝賜予我離開這裡的機會，而我要用盡剩餘的每一滴力量來把握這個機會。我意識到離開岩橋是多麼正確的決定，感覺全身充滿了自信和驕傲。我戰勝最深的恐懼，做出了明智的決定。我做到了，而且我確定，經歷岩橋上的痛苦折磨後，我不可能遇到更糟糕的事了。

靴子接觸到雪面，我停止垂降。我坐在吊帶上，懸在繩子上，與雪面保持少許距離，仔細觀察表面的情況。雪看起來很鬆軟，呈粉末狀，我立刻心生疑慮。順著雪面與牆面相接的邊緣看過去，很快就發現了我要找的東西：冰牆和雪之間有好幾處黑色裂洞。與其說這裡是道平面，不如說是橫穿入冰隙的懸空頂篷，把我所在的上層空間和下面的無底深淵分隔開來。一座雪坡向太陽光柱擡升，起點距離我十多公尺遠。我和斜坡之間的雪面就像一條誘人的地毯，吸引我走過去。這個念頭讓我輕聲笑了出來。我忘了自己的右腿根本使不上力。那麼，好吧。爬過去……但從哪邊呢？筆直過去，還是貼近後壁？

這抉擇十分艱難。我的腳可能會穿透雪面，但我更擔心的是，那可能會破壞這道脆弱的表面。我最不樂見的情況就是雪面崩毀，而我自己站錯了邊，無法跨越裂洞到另一側。那樣的結果我可無法承受。我緊張地仰望那束陽光，想從中獲得力量，然後我立刻下定了決心。我要從中間跨越。這裡的距離最短，而且也沒有什麼跡象指出中間比旁邊更危險。我輕輕地把自己放下來，直到坐在雪上，

不過仍靠繩子支撐大部分重量。我一點一點放出繩子，將我的重量緩緩移到雪面上，這過程十分痛苦。我發覺自己屏住呼吸，緊繃住每一寸肌肉。我開始對雪面上任何一點動靜都保持警惕，一面擔心我會不會慢慢往下穿透雪面，然後丟掉性命。這時繩子的張力稍微減緩，我意識到是雪面托住我的重量。我深深吸了口氣，鬆開因緊握繩子而發疼的手。

　　我一動也不動，就這麼坐了五分鐘。脆弱的雪面下就是巨大的深淵，我努力保持平衡，一面適應這極度不安的感覺。後來我發現自己無法適應，除了嘗試跨越裂洞，別無選擇。我放出十多公尺長的繩子，把剩下的不到十公尺綁在吊帶上。然後，我伸展四肢，俯臥在雪面上，匍匐爬向那圓錐體。越靠近裂洞另一側，就越不那麼緊張。我不時聽到沉悶的撞擊聲，這表示有雪墜落到下方的深淵。即使最輕微的聲音，也會讓我屏住呼吸、停止動作。我能感覺心臟卜卜地猛烈搏動，直到再次開始移動。經過中點的時候，我發現所有雪面上的黑洞都在我身後了。我感覺自己正爬在更厚實更強韌的雪面上。

　　十分鐘以後，我疲憊地倚在通往金色陽光的斜坡上。繩子從岩橋下的陡坡垂下來，在冰牆前懸成弧形。早知道下方有道雪面，我也不至於如此悲慟。想到自己有可能留在上面等死，就不寒而慄。我將在漫漫長夜中飽受瘋狂和寒冷折磨，與令人瘋狂的絕望相伴數日，最終精疲力竭，失去意識。

　　我仰望圓錐體。有一瞬間，我懷疑自己能爬到上方陽光照射處的想法是自我欺騙。路途很長，也很艱險。我可以在繫著繩子的情況下攀登斜坡。當我爬到一定高度，繩子也會一起升上來，直到近乎水平地懸在岩橋和陽光照射的洞頂之間。在任何一點摔下去，都會讓我直接墜落，撞穿雪面，然後在下方的洞穴裡旋轉擺動，直到撞上我垂降下來的冰牆。果真如此，我將無法回到圓錐體或冰岩橋上。我也想過不用繩子攀登。要是有個萬一，至少也能迅速死去，不用受太多苦。可我還是放棄了這個念頭。我需要繩子。它能帶給我安全感。

　　冰隙裡吹起微風，一陣寒意與死亡氣息從下方的深處升起，拂過我的臉頰。周圍冰牆反射的光線不住閃動，與藍灰色陰影混在一起，使得這個空間裡的光影顯得十分詭異，嵌入冰牆的岩石俐落地從水亮剔透的寒冰中突出。我在圓錐體底部休息，感受冰隙裡的氛圍。儘管這裡幽寂、冰冷而險惡，但仍然給人神聖的感覺。水晶般的拱頂壯麗宏偉，微光閃爍的牆壁鑲嵌著無數落石，岩橋遮擋住遠

處的寂靜天穹，形成的叢叢陰影融入了廊道彼端的黑暗之中。險惡只是我的想像，然而卻深植腦海擺脫不去。彷彿這東西憑著非凡的耐心蟄伏了幾個世紀，只待犧牲品出現。現在它抓住了我，要是沒有那束陽光，我也許就麻木地坐在那兒，被那永恆的寂靜擊垮。我打了個寒顫。空氣冰冷得讓人難受，溫度應該比冰點要低上許多。外面一陣風吹得雪粉從頂端的洞口撒落，我看著它們在陽光中漂浮，十分入迷。該攀登了。

　　我用左腿小心地撐起自己。傷腿則無力地垂在雪面上，經過一晚已變得僵硬，而且比沒受傷的腿要短一些。起初我不確定要怎麼開始攀登斜坡。斜坡大約四十公尺高，如果兩條腿都沒事，只需要爬十分鐘。最令我擔心的是坡度。斜坡起點僅有四十五度，我有信心能夠把自己拖上去，可是當斜坡升高，坡度也隨之增大。頂端的六公尺看起來幾乎是垂直的，不過我知道這是直視斜坡正面所造成的錯覺。我估計頂端不可能超過六十五度。但這樣想也沒能鼓舞自己，因為鬆軟的雪粉坡面即使在沒有受傷的情況下也非常難攀登。我壓制住內心不斷增強的悲觀情緒，告訴自己，能夠找到斜坡已經是萬幸了。

　　剛開始，我的步伐非常笨拙而不協調。我把冰斧深深鑿入上方雪面，然後用雙臂的力氣把自己拉上去。這樣的方法在上面更陡峭的部分是行不通的，我也意識到這種做法的風險。萬一冰斧脫離雪面，我就會掉下去。我停下來思考更好的方法。膝蓋因疼痛而抽搐，嚴厲地提醒著我：要從這裡出去還有一段長路。

　　那個模式！我記起我是怎麼和賽門一起橫切到山坳的。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就是那樣。找到標準模式，然後堅持不懈就可以了。我倚在冰斧上休息，看了看自己埋在雪中的左腿。我試著把傷腿擡起來與左腿平行，膝蓋卻嘎吱作響。我不住呻吟，傷腿無法正常彎曲，右腳的靴子要比另一隻低上大約十五公分。我彎下腰，在雪中挖掘一個臺階，疼痛又突然爆發。我盡量把雪夯實，然後在下面挖掘一個較小的臺階。兩個臺階完成後，我把兩支冰斧插入上方的斜坡，咬緊牙關，把灼痛的傷腿往上擡，直到把靴子放進較低的臺階裡。我依靠冰斧支撐自己，用左腿奮力躍起，雙臂狠狠下壓，增強推力。我的體重在瞬間轉移到傷腿膝蓋上，一股灼熱的疼痛爆發。當左腿在較高的臺階上找到腳點後，疼痛才漸漸緩解下來。我大聲罵了一句髒話，回音怪裡怪氣地迴盪在洞裡。然後我再彎腰挖掘兩個臺階，重複這模式。彎腰、單腳跳、休息，彎腰、單腳跳、休息……灼痛感逐漸融入這套程序當中，我也不那麼在意了，我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重複這套模式上。儘管在這低溫下，我

還是大量出汗。痛苦和努力攀登互相交融，我全神貫注於單腳跳和挖掘的工作中，時間不知不覺就過去。我克制住往上或往下看的衝動。進展非常緩慢，我心知肚明。我可不想讓上方仍舊遙不可及的光柱來提醒自己這個事實。

兩個半小時過去，斜坡變陡峭許多，單腳跳的時候我必須格外小心。冰斧插入的雪脊十分鬆軟，靠冰斧支撐全部重量的那一刻變成了關鍵。陡峭的坡度迫使我必須精確地保持動作平衡。有兩次我都差點掉下去。其中一次是單腳跳的時候沒有踩到正確的臺階，而是滑到下面的小臺階上，膝蓋在身體的重壓下彎折起來。我拚命維持站立姿勢，強忍著噁心和眩暈的感覺。第二次是我完成了單腳跳，但動作過於劇烈而失去平衡。我只能把身體猛然擺向雪坡，以防自己摔下去，於是我再次感到膝蓋裡有東西在互相擠壓。聽著自己的咒罵、抽泣聲在下方深淵裡一再迴盪，感覺非常怪異。更奇怪的是，這些抱怨、叫苦竟讓我十分尷尬。這裡並沒有人會聽到，但身後空盪的空間卻使我覺得十分拘束，彷彿這空間是個靜默的目擊者，對我的怯懦嗤之以鼻。

我把頭靠在積雪上休息。渾身被汗水浸濕，只要停下動作很快就會感到寒冷。我立刻開始發抖。看了看上面的天篷，太陽已經快要照到我身上了，我內心十分喜悅。往下看去，發現自己已經爬到圓錐體三分之二的位置。從此處俯瞰，整個空間顯得更加深不可測。繩子連接我的吊帶和岩橋上的冰錐，形成一彎新月的形狀。我的位置與岩橋等高，繩子懸垂下去，延伸到雪面上方約二十五公尺處，離我曾經垂降的斜坡還有段距離。看著那座岩橋，想起在上面度過的時間，我的心緒不住波動。很難相信昨夜以及垂降的時候自己曾經如此絕望，而現在我卻正在接近陽光。那是我所面臨過最大的難關，想到這裡我又對自己充滿信心。還有很多硬仗要打。我面向斜坡，再次挖掘臺階。

又過了兩個半小時，我到達洞頂下方三公尺的位置。雪坡的角度變得更陡，極難攀登，我每次單腳跳都像一場精心算計的賭博──要麼失去平衡，要麼踩穩臺階。幸運的是，隨著圓錐體收窄，雪的質地堅實了一些，我發現冰斧只要插入左側冰牆便非常牢固。雖然離洞頂越來越近，但我已經筋疲力盡，疼痛也增強到一定程度，且持續不散。我再怎麼小心也無法減少暫時壓在傷腿膝蓋上的重量，骨折的部位一次次彎折，嘎吱作響，我覺得又虛弱又噁心。我再次面對斜坡，彎腰、單腳跳，藉助嵌在牆上的冰斧用力把身體拉上去，用腳蹬住臺階，這次沒有弄疼受傷的膝蓋。我的頭盔輕觸洞頂。洞口就在我正上方，只有人的腦袋大小。強烈的陽光使我頭

暈目眩，我往下看，那空間成了一片漆黑。我擡腿踏上挖好的新臺階，準備再來一次單腳跳。

要是有人看到我從冰隙裡出來，一定會大笑不止。我的腦袋突然從洞頂冒出來，瞪著外界景象的模樣活像地鼠。我抓住嵌在冰隙牆上的冰斧，單腿站立，腦袋探出洞口四處轉動，欣賞前所未見的壯闊風景。山脈環繞著冰河的景象十分壯觀，我幾乎認不出眼前的這一切。熟悉的山峰竟展現出我從未留意的優美姿態。我看見冰原、雕飾著精緻冰蝕溝的山稜，還有一大片黑色冰磧地，從冰河鼻一直蜿蜒出我的視線之外。天空萬里無雲，太陽從蔚藍色的蒼穹發散出巨大的熱。我默默站著，目瞪口呆，還無法理解自己終於脫身的事實。我的腦袋變鈍了，都忘了自己逃脫時將會看到什麼。

我把冰錘從冰隙裡拔出來，插進外面的雪地，單腳跳起，翻出深淵的裂口，麻木地靠在雪上鬆了一口氣，感覺好像和實力高強的對手搏鬥了很久。雖然溫暖的陽光照在我的背上，可我仍舊抖個不停。沉重的絕望和恐懼在那冰室裡糾纏了我那麼久，現在似乎正慢慢融化在陽光裡。我有氣無力地躺在雪上，把臉轉向下方的冰河，頭腦一片空白。蔓延全身的解脫感令我頭暈目眩、十分虛弱。我似乎已經用光了身體的最後一絲力氣，不想再動。一動不動地躺在雪裡是如此滿足和安逸，我不想打破這種狀態。從緊張、黑暗和噩夢般的影像中徹底解脫，是無上的至福。這時我才意識到，過去十二小時裡的每一秒鐘，我都是在極度狂亂中度過。現在我的頭腦關閉了一切意識，只留下解脫的感覺。陽光讓我昏昏欲睡。我想睡覺，忘記這一切。我已經成功超越了自己最大膽的期望。我沒想過自己能逃出來，現在卻成功了。對這一刻來說，這就足夠了。

我沒有睡著，只是靜靜地躺著，在半夢半醒之間慢慢適應這個新的世界。我頭部不動，只輕輕轉動眼睛，重新認識眼前熟悉的風景，彷彿我是第一次看見。冰河的形狀就像一條結冰的舌頭，蜿蜒向北，直到冰河鼻的黑色冰磧地，然後碎裂成由大大小小許多冰隙組成的迷宮。冰磧雜亂無章地穿過一座寬闊的岩石山谷，直到遠處的一座圓形湖岸邊，才慢慢稀疏，取而代之的是泥巴和碎石地。另一座湖泊距離這座圓湖不遠，表面反射著耀眼的陽光。薩拉泊峰擋住了我的視線，不過我知道第二座湖的末端有另一攤冰磧地，過了那裡才是我們的營地。

我漸漸明白，這個新世界儘管溫暖美麗，卻也沒比冰隙好到哪裡。我現在的位置比冰河高出六十多公尺，距離營地還有大約十公里。安逸的感覺不翼而飛，熟悉的緊張感又回來了。逃離冰隙不過

是開端而已！我居然認為自己已經成功脫險，真是愚蠢至極！我凝望著遠方的冰磧地和湖面的閃閃波光，感覺壓力倍增。距離太遠了，實在太遠了。我身體不夠強壯。沒有食物，沒有水，什麼都沒有，恐怖感再次籠罩了我。我幾乎相信自己已無法逃脫，無論我怎麼做，都不過是通往另一個障礙，然後又一個障礙，直到我停止，然後放棄。遠方的黑色冰磧地和波光粼粼的湖泊彷彿在嘲笑我妄想逃離這裡。我正處在惡意環伺的境地裡，明確的敵意彷彿充滿靜電的空氣包圍著我。這裡不再是我們很久以前走進的那片遊樂場。

我坐起身來，望著繩子破損的一端，內心十分痛苦。

「這太可笑了。」我小聲地說，像是擔心有什麼東西會聽到我說的話，知道我被擊敗了一樣。

我盯著遠處的冰磧地，知道自己非得一試。我很可能死在那些漂礫之間。不過這想法並沒有嚇阻我。就好像這事是理所當然、千真萬確的。事實本來就是如此。我可以定個目標。如果我死了，好吧，那也沒什麼好奇怪的，但我不願意坐在這裡等死。對死亡的恐懼不再像在冰隙裡的時候那樣動搖我。現在我有機會面對它、反抗它。死亡不再是淒涼絕望的噩夢，而只是客觀的事實，就像我的斷腿和凍指，我不可能害怕這樣的東西。摔落的時候腿會受傷，而要是站不起來，我就會死。奇怪的是，面臨這簡單的選擇，我的精神竟振奮起來，整個人變得敏銳、警醒。我望著前方的山地蜿蜒著隱入遠方的薄霧，更看清了自己在其中的角色。這是前所未有的體驗。

我從未經歷如此徹底的孤獨。儘管孤獨讓我有些驚慌，卻也賦予我力量。一股興奮之情在我背中流竄。我注定要這樣做。遊戲已經開始，我不能選擇逃離或退出。我來到這裡原本是為了尋求冒險，後來卻發現自己無意中陷入更困難的挑戰，這真是教人哭笑不得。腎上腺素使我的身體顫抖了一陣子，但這既無法驅除我的孤獨感，也不能縮短冰磧地到湖邊的距離。前方的景象很快就擊退了我的興奮。我被丟棄在這個可怕的荒涼之地，感官卻因此變得敏銳，不再受腦中龐雜的無用想法干擾。清楚準確地看清事實後，我明白能夠保有生命和意識來到這裡、能夠做出改變，是多麼重要。這裡只有一片寂靜、皚皚白雪和死氣沉沉的晴朗天空，還有我。我坐在這裡，看著這一切，接受我的使命。沒有黑暗力量來阻撓我。我的頭腦裡有一個冷酷而理性的聲音，剪斷了我亂麻般的思緒，告訴我，這就是真實。

　　體內彷彿有兩股意識在爭執不休。那「聲音」清晰、鮮明、無可違抗。它總是對的，我聽從它的說法，並遵從它的決定行動。而另一股意識則蔓生出一些支離破碎的圖像、記憶和希望。我像是在做白日夢，一邊留意這些東西，同時也遵照那個「聲音」的指示。我必須到達冰河。到了冰河還得爬行前進，但我還沒想到那麼遙遠的事。如果說我的感官變敏銳了，那一定也變狹隘了，因為我僅能想到完成預定的目標，無法思考更進一步的事。到達冰河就是我的目標。那個聲音告訴我如何準確達到目標，我服從它的指令，同時另一股意識茫然地流轉著各種念頭。

　　我開始以單腳跳的方式走下冰隙下方的山壁。為了避開正下方陡峭的岩石拱壁，我斜著向右前進。剛繞過拱壁，我就看到一片平緩的雪坡，綿延六十多公尺直到冰河。我仰望冰隙上方的冰崖。對我來說，那裡已成為模糊的舊時記憶，然後，我看到有條繩子從冰崖右側垂下，心中突然一陣劇痛──賽門一定也看到了冰隙。這根從冰上懸吊下來的彩色繩索斷絕了我心中僅存的一絲疑問。他還活著，並且看到了冰隙。但他沒有試圖尋求救援，他確信我已經死去，就這樣離開了。我回過頭去看我的雙腳，繼續專心致志地單腳跳。

第十章　意志遊戲

積雪很深，因為陽光而變得柔軟。我把冰斧牢牢固定在雪中，用力靠在上面，單腳向下跳的同時急速踢腿。我只有一次機會將冰爪踢入冰中，踏穩腳步。傷腿軟弱地垂著。儘管我小心翼翼，還是時常絆到傷腿，或者因為身體顛簸而牽動膝關節，結果都是我疼痛得大叫出來。當我再次看向冰河，發現冰河距離我只有二十多公尺，而且到斜坡底部也沒有冰隙或背隙1，心中十分欣喜。然而，斜坡表面有些變化。我看見下方數公尺處一片片裸露的冰層，有些驚慌。我又成功地做了兩次單腳跳，這時不可避免的情況發生了。我早料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也做好了準備。我一跳到冰上，冰爪就開始打滑，接著我朝一側翻倒。我頭朝斜坡下方，身體右側貼著斜坡，靠防風外套和褲子往下滑。我的靴子不斷擦到冰面，使雙腿撞在一起，陣陣劇痛使我緊閉雙眼、咬緊牙關。這過程短暫、迅速，卻極其痛苦。

注1：背隙是冰河流動而與靜止的冰面或積雪分離形成的裂隙，多見於冰河上游。編注

然後我撞上一座隆起的雪堆，停止下滑。我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疼痛在傷腿內部來回翻湧。我試著把左腿自後彎的受傷膝蓋上挪開，可是我一動，劇烈的刺痛就讓我發出慘叫，難以動彈。我擡起身體觀察我的腿。右靴的冰爪纏進了左腿的綁腿，所以膝蓋又跟之前一樣，向後彎折過去。我探身想去解開冰爪，新一輪刺痛又貫穿整個膝蓋。要是不把身體再往前探一些，就沒辦法解開。最後我用冰斧拔出冰爪，輕輕把腿放在雪上，緩緩扳直膝蓋，直到疼痛消失。

賽門的腳印形成一條曲折的路線，而我現在的位置偏離這條曲線三公尺左右。我拖著自己的身體來到曲線上，然後休息。找到腳印讓我覺得安心。我看著那些帶陰影的痕跡彎彎曲曲穿過冰河，通往遠處的環形冰隙。冰河上覆蓋著波浪狀的積雪，向遠方綿延。腳印消失在波浪之間，然後又出現在下一個波峰上。我需要這些腳印。我躺在雪上。這個位置的視野很有限，沒有那些足跡，我很難確定自己正往哪個方向前進。賽門知道下山的路，沒有繩子他也能選出最安全的路線。而我要做的，就是跟隨這些足跡。

我嘗試了一番才找到最佳的爬行方法。鬆軟的濕雪很難滑行。很快我就發現，臉朝前、靠單膝和雙臂匍伏前進實在太痛苦了。我側躺下來，避免受傷的膝蓋阻礙前進，然後一面拉冰斧，一面用左腿推地，就能平穩地前進。傷腿在後面跟著滑動，就像煩人的累贅。我不時停下來吃雪、休息，然後茫然望著龐大的修拉格蘭德峰西壁，傾聽各種古怪的念頭在腦中迴響。這時，那個「聲音」會打斷我的幻想。我會愧疚地看一眼手錶，接著動身。

每當冰河上的熱能使我眩暈、倦怠或疲憊地停下來的時候，那個「聲音」，還有手錶都會不停地敦促我繼續行動。三點了──只剩下三個半小時就要天黑了。我一直前進，不過也很快意識到進展非常緩慢。我並不介意自己像蝸牛一樣慢。我只要遵從那個「聲音」的指示就不會有錯。我會往前看，並記下雪地的一些起伏特徵，然後看看手錶。那個「聲音」會告訴我在半小時內要到達某個位置，我就照辦。有時候我會發覺自己懶散地坐在那裡做起白日夢，忘了自己該做的事，然後我會滿懷愧疚地立刻行動起來，加快爬行來彌補浪費的時間。這過程周而復始。我心神恍惚，機械、自動地爬行，因為我接到命令，必須準時到達預定的位置。

我在雪的海洋裡慢慢移動，耳畔也響起了雜音，討論著此刻謝菲爾德的人們正在做什麼；還記得哈羅姆那家茅舍酒吧，外出探險之前我總會去那裡喝上幾杯。我希望媽媽正如往常般在為我祈禱。一想到她，我的眼眶就噙滿了熱淚，視線都模糊不清了。我伴著爬行的節奏，哼唱起一首流行歌曲，腦袋裡不斷縈繞著無數的意念和影像，直到我停止爬行，在酷熱中搖搖晃晃地坐下來。然後那個「聲音」就會告訴我時間已經晚了，於是我清醒過來，重新爬行。我整個人一分為二。一方面冷靜客觀地評估每件事，決定該做什麼，並敦促自己完成；另一面則處於瘋狂狀態，不斷喚起一幕幕混亂而糾結的影像，那影像如此真實生動，使我不由得迷失其中。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出現幻覺了。

疲憊掩蓋了一切。事件都以慢動作發生，思緒也變得迷亂，我完全喪失了時間感。每當我停下來，都會為自己找個藉口，好減輕罪惡感。凍僵的手指成了最方便的理由。我必須把手套和內層手套都脫下來，檢查手指有沒有惡化。十分鐘以後那個「聲音」就會驚醒我，讓我回到現實。我把費力脫下一半的內層手套戴上，再使勁戴好外層，接著爬行。爬行的時候雙手一直深埋在雪下，等它們凍麻了，我就再停下來，盯著它們看。我想按摩一下，或是脫掉手套讓陽光烘烤一下，但是我才剛開始茫然地看著雙手，那個「聲音」

會再度呼喚我。

兩個小時以後，環形冰隙被我甩在身後，我已經逃出修拉格蘭德峰的陰影。在耶魯帕哈峰南壁下，我隨著一串新月形的腳印前進，經過一道冰隙。冰隙的斷裂面突出冰河的積雪層，雖然只有十五公尺長，但要繞過去對我來說卻像船隻繞過冰山一樣艱難。我凝視著裸露的冰面，一邊緩緩移動。我似乎正隨著冰面一起漂移。現在看起來，我沒有閃過那座冰崖並不奇怪。我望著冰崖上破裂的冰形成的各種人物形象，不確定自己是否真的看到了它們。各種聲音跟那個發號施令的「聲音」爭辯，最後的結論是我正看著它們。這讓我記起，有一次躺在海灘上，我看到一個老人的頭出現在雲裡。我的朋友看不到，這讓我很惱火，因為即使我把視線移開再回頭看，我還是能看到那個人頭，所以它肯定就在那兒。它看上去就像西斯汀教堂那幅文藝復興時期的壁畫，那個從天花板上伸出手指，被認為是上帝的白鬍子老人。

不過我眼前這些冰的人形沒有什麼宗教意味，許多看來就像淺浮雕，從崖壁上鮮明地伸出來，有些只形成了一半。陽光投射下來的陰影和冰的色彩使這些人形顯得更加完整。他們正在集體交媾。我看得入迷了，一邊呆呆注視著冰裡那些淫蕩的人形，一邊穩定向前爬行。以前我也看過這樣的形象。我想起印度教寺廟裡的雕像。這些雜亂無章的人形沒有一定的姿態，或站，或跪，或躺，有的還倒立著，我要歪著腦袋才能看清他們在做什麼。這些東西十分有趣刺激，就像我十四歲時迷戀的提香畫作中的豐滿裸女。

過了片刻，我靜靜地坐在雪中，把手套放在膝蓋上，用牙齒脫下內層手套。冰崖已經不在我視線範圍內。除了觀看那些人形，還有停下來檢查手指，我不記得自己做了些什麼。前一分鐘我還在看那些人形，後一分鐘我又是孤身一人，冰崖已經神祕地跑到我身後。水晶般的冰雪粒飛濺，刺痛了我的臉。起風了。我望向天空，驚覺厚重的積雲像毯子般翻滾著，遮住了太陽。又一陣風颼來，我連忙別過臉，暴風雪就要來了。風不知從哪裡吹來，冷得刺骨，且不斷加劇力道。我急急忙忙戴上手套，轉過去面對腳印。

此時我不那麼恍惚了，那個「聲音」也把狂亂的念頭驅逐出我的頭腦。緊迫感油然而生，那個「聲音」說：「繼續，一直前進，再快點。你已經浪費太多時間。繼續，趕在腳印消失之前。」我竭盡全力加快速度。細小的雲朵被風吹過前方的冰河，在冰河表面低空盤旋著。有時候雲朵籠罩了我，我只能看見幾公尺以內的東西。但如果坐起身來，視線就可以穿透冰河上飛舞的細微雪塵，而冰河

看起來彷彿正旋轉著向前奔湧而去。不知道人們看到冰河上冒出腦袋和軀體會作何感想。我側躺著，迅速爬行，然後把頭伸出暴風雪形成的布幕去窺探前方。雪在空中輕舞。這是新落的雪！我的腹部因恐慌而緊縮起來。風雪會掩蓋那些腳印。那個「聲音」說我會迷路，說我沒有腳印絕對無法穿越冰隙，他要我加快速度。但我最害怕的，其實是在這群山圍繞的空盪盆地裡再也找不到生命的跡象。我一直都開心地跟著那些腳印，好像賽門就在前面，我並不是獨自一人。而現在，風雪肆虐意謂著我將陷入完全的孤獨。我瘋狂地在暴雪中抓刨，瞇著眼睛緊盯前方那些正快速消失的足跡。

光線很快就被黑暗吞噬了。夜晚正要降臨，風也變得更加猛烈。我沒有浪費時間溫暖雙手，而是急急忙忙跟著將要被填平的模糊足印前進，直到看不見它們為止。天黑了。我俯臥著，把臉埋進雪裡，心情沮喪。艱難的爬行暖和了我的身體。我靜靜地躺著，感覺到風把雪堆在我四周，卻不覺得寒冷。我想睡覺。無法再挪動半步了。睡在雪地上就夠暖和了。暴風雪會把我包裹得像隻哈士奇犬，我會很溫暖。我快要睡著了，斷斷續續地打著瞌睡，慢慢接近幽暗舒適的夢境，但是風不斷把我吹醒。我想要忽略那個敦促我前進的「聲音」，但我做不到，因為其他聲音都消失了。在空想中我不可能錯過這個聲音。

「……不能睡著，不能睡著，這裡不行。繼續向前。找一座斜坡，挖個雪洞……不能睡著。」

黑暗和暴風雪使我迷失了。我不知道自己在雪中前行了多久，甚至忘記了自己是在遍布冰隙的冰河上。我只是一味往前爬。有一次我聽到比風聲還大的一聲呼嘯，緊接著一些冰塊突然擊中我。應該是雪崩，或是雪檐從耶魯帕哈峰墜落，砸到了冰河上。我記得是砸中了我，然後衝擊力消失，碎屑散落到我全身。然後風聲又出現了，我就忘記了雪崩的事。我從未想到自己可能處於危險之中。

突然之間我往前翻滾，跌落下去。黑暗中我無法分辨自己猛然滑進了什麼地方。我停下來後，轉過身去，面向剛才過來的方向。我上方有一層厚厚的雪層，我摸索著回到那上面，用冰斧耙著雪，單腳跳起。膝蓋疼得我叫出聲來。

我強忍疼痛與疲憊，挖掘了一個雪洞。在雪層裡挖掘的時候，我必須扭轉身體以拓寬雪洞，這樣一來膝蓋就得從一側扭向另一側，令我痛苦不堪。

剛躲進避風港，其他聲音就又冒出來了。混亂的畫面飛掠過我的腦海，我打起瞌睡，然後驚醒，隨著腦海中不斷重複的那支曲調再次挖掘，然後又打瞌睡，接著再度沉浸在那些聲音中。

我用失去知覺的手在背包裡翻找頭燈。我把睡袋從包裡拉出來，在睡袋裡找到了頭燈。藉著微弱的燈光，我發現這個洞的長度不夠我躺在裡面伸展四肢，不過我已經太累了，沒力氣繼續挖掘。我往前探身解開冰爪，膝蓋因此承受了無法忍受的壓力。僵硬的手指在鞋跟快扣上怎麼撥弄都沒有用，我沮喪地呻吟、啜泣起來。我的力氣不足以握住快扣，把冰爪從靴子上拉下來。為了避免我的頭撞破洞頂，我彎曲上身緊貼著大腿，疼痛和憤怒令我大叫了出來。我停止拉快扣，默默地坐著，然後忽然想到可以用冰斧來幫忙。我利用冰斧做槓桿，輕鬆解開了兩隻靴子上的快扣，然後背靠著雪洞內壁，打起了瞌睡。

似乎又過了幾個小時，我才鋪好防潮墊，鑽進睡袋。把傷腿放進睡袋裡可是件困難又痛苦的事。靴子鉤住睡袋上潮濕的纖維，頓時引發膝關節一陣灼痛。我一擡起腿便發現我的腿重得不可思議，而且僵硬又笨拙，就像搗蛋的小孩一樣礙事，讓我心煩意亂。本來能夠自由驅使的東西，此刻竟抵死抗拒我的命令。

我聽不到外面暴風雪咆哮的聲音，卻不時感覺到風在拉動露在洞口外面的睡袋末端，而後當雪覆蓋了我的腳並封住洞口，便不再有這樣的感覺。我看了一下手錶，十點半。我知道我必須睡覺，然而終於能夠安心入睡時，我卻非常清醒。冰隙的記憶在漆黑的雪洞裡再次甦醒，趕跑了睡意。膝蓋疼痛抽搐。我很擔心腳被凍僵，然後想起了我的手指。我突然想到，如果睡著了，也許就不會醒來，於是我睜開雙眼直盯著黑暗。我知道這只是在嚇唬自己，況且，既然天已經黑了，我也不可能再做什麼。但還是沒有用。

最後我睡著了，無夢，恍惚。暴風雪自顧自地在雪洞上肆虐，夜晚漫長而寂靜，疼痛和孩子氣的恐懼一次又一次打斷我的睡眠。

※※※

◆賽門的敘述◆

我醒來的時候已經很晚了。陽光透過帳篷照射進來，睡袋裡熱得難受。我一動也不動地躺著，盯著圓形的篷頂。昨天這個時候，我還蹣跚走在冰隙遍布的冰河末端，真是令人難以置信。喬已經死

了三十六個小時。我覺得他好像已經離去了幾個星期，可是我們一起動身上山卻不過是七天前的事情。我感覺身體裡有一種空虛的疼痛。這種空虛無法用食物填補，但會隨著時間消逝。他已經成了模糊的回憶。我無法在腦海中描繪出他的面容，這很奇怪。總之，他離去了，而我無法改變這事實。我用麻木的手指摸索著鬆開睡袋的拉繩，費力脫下睡袋，走進陽光底下。我餓了。

理查正在臨時廚房旁邊忙著準備汽油爐。他微笑著看了我一眼。真是美好的一天，是那種讓人感覺美好而充滿熱情的天氣。我走到河床，在一塊漂礫上解手。薩拉泊峰在我面前拔地而起，然而它的壯美再也無法吸引我。我對這個地方以及這些美麗的風景感到厭倦。待在這裡沒有意義。這裡荒涼、了無生機。我恨這裡，恨它的殘酷，恨它迫使我做的一切。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殺了他。

我走回理查那裡，在他身邊蹲下，情緒陰鬱低落。他默默遞給我一杯茶和一碗牛奶麥片粥。我迅速吃光，幾乎沒有品嘗味道。吃完後我走向帳篷，收拾盥洗用品，走向河裡的一個深水池。我脫去衣服，走進冰冷的水中，迅速浸濕身體。寒冷讓我透不過氣來。刮鬍子的時候，太陽曬乾了我身上的水，溫暖我的背部。我在水池邊待了許久，洗衣服，檢視臉上的曬斑。這是個祥和的自我淨化過程，當我仔細思索過去這幾天的經歷時，低落的情緒逐漸消失了。走回帳篷的時候我已經精神煥發。事情已經發生，我也盡了一切努力。好了，他是死了，而我沒有，不過我沒理由折磨自己。我必須在腦中理清一切，才能回去面對那些不可避免的指責。我知道只要我自己能夠接受全部的事實，就能夠對其他人講述。他們永遠也不會知道事情的全貌，我也懷疑自己能否說清楚，即使對親近的朋友亦然。不過只要我自覺坦蕩，就不必說出來。自我療癒開始了。在這一刻我是滿足的。

我回去的時候理查已經離開營地。我在帳篷裡到處尋找藥箱。藥箱在帳篷後部，被喬的衣物蓋住了。我把藥箱扔到外面的草地上，仔細篩揀他的物品。十五分鐘後，藥箱旁堆起了衣服和物品，一同沐浴在陽光下。我坐在一旁，打開藥箱，開始有條不紊地給自己上藥。我服下促進血液循環的藥物，防止手指的凍傷惡化，然後吃了一些廣效抗生素來防止感染。接下來是漫長的剔除、清潔和檢查，這對復原非常有效。自我檢查變得像是某種儀式，讓我告訴自己一切都回到正軌。這既是享受也是慰藉。我治療了腳、腿、臉、頭髮、胸腔和手指。

結束治療後，我轉向那堆物品，開始整理分類。我把喬的衣服

堆在一起，其他物品則排成一列。分類的時候我相當平靜、不帶感情。我在一個塑膠袋裡找到他用過的底片和一支變焦鏡頭。那個袋子很大，我把要給他父母的東西都裝了進去。東西並不是很多。

我找到了他的日記。他幾乎每天都會寫點東西，哪怕在從倫敦出發的飛機上也是如此。他喜歡寫作。我翻閱了一下，但沒有細讀。我不想知道他寫了什麼。我沒有仔細檢查他留下了哪些登山裝備，這些東西對不登山的人而言沒有價值。我會把這些跟我的裝備一起打包回去。我回頭去看他的衣服，快速地瀏覽一遍，很快找到了他的帽子，這是一頂有黑白圖案的羊毛帽，上面的絨球不見了。我知道他很喜歡這頂帽子，於是也放進了袋中。這帽子來自捷克斯洛伐克，是喬的登山家朋友米利．斯密特在夏慕尼送他的，不能燒掉。

我剛收拾好要給喬的父母的東西，理查就回來了。他拿來一些汽油，於是我們到河床上焚燒喬的衣服。有些褲子很難燒毀，用了不少汽油。理查建議把衣服送給山谷裡那些孩子，因為他們的衣服都已破爛不堪，會很高興收到這些。可是我堅持全部燒掉。

燒完後我們回到臨時廚房，在陽光下靜靜坐著。理查弄了熱騰騰的食物，準備了無數杯熱茶。我們玩牌，或聽音樂。理查從塑膠袋中拿出喬的隨身音響，因為他自己的摔壞了。一天就這樣閒散度過。我們細聲談話，談的都是家庭和今後的打算。空虛的感覺仍跟隨著我。還有罪惡感。我知道自己終生無法抹滅這種感覺，但現在能夠面對了。

第十一章　無情之地

我大叫著驚醒過來。雪洞裡透進光亮和寒意。噩夢漸漸退去，我想起自己已不在冰隙裡。我努力忘記那噩夢，整個人也隨之放鬆下來。我一動也不動地躺著，看著粗糙的洞頂。四周如同死亡般寂靜。外面是否仍有暴風雪肆虐？我不想動，經過漫長寒夜，一動就會招來疼痛。我小心地拉動自己的腿，結果膝蓋竄出一陣強烈的刺痛。我望著自己呼出的水蒸氣遮蔽了洞頂，不覺出了神。

夢境如此鮮活，我差點當真了。我看到自己回到冰岩橋上，癱在冰隙牆上啜泣。我看見自己啜泣，卻聽不到哭聲，而是聽到自己反覆朗誦一段莎士比亞戲劇中的獨白：

∮

可是要死，不知要去何方，

要躺在冰冷的滯止中腐爛，

讓這溫暖知覺的肌體變成

揉過的泥團……

※※※

現在我清醒了，想起自己人在何處，但是那些臺詞仍在腦中迴盪。我還記得自己是在哪裡讀到的。十年前的某天，我在房間裡大聲背誦這些臺詞，因為當天早上有場中學普通文學考試。我很吃驚，因為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讀過這些臺詞，可是現在竟能一字不漏地誦出：

∮

聽那不再光彩的靈魂

浴在火的洪流中，

或棲於凍成枯枝的苦寒之境，

要被關押在無形的風裡，

被無止息的暴力亂吹往

懸空的世界……

※※※

我欣喜異常，對著寂靜的積雪低聲吟誦，傾聽雪洞裡奇異的音響效果。我輕笑起來，記不起下文的時候又重頭開始背誦。我躺在睡袋裡，只露出鼻子。後來我索性更加大膽，模仿演員勞倫斯．奧利弗的聲音大聲朗誦，都忘了這些臺詞在剛才的夢裡聽來有多恐怖：

∮

雜思亂緒盲目猜著

比最糟的更糟的是什麼

咆哮道：「真是可怖！」

衰老、疼痛、貧窮、牢獄之下

最可厭可憎的人生

仍是世外桃源

—倘若比起死亡的恐懼。

※※※

最後我厭倦了這個遊戲，於是寂靜再次淹沒一切。興奮之情消失了，我感受到到令人沮喪的孤寂和愚蠢。我細想這些辭句的含意，還有那個夢，幾乎要流下淚來。

我的雙腳埋進流動的雪中。我想把腳上的雪踢落，可是膝蓋的

灼痛令我大叫出來。我奮力捲起小腿上因潮濕而沾黏的睡袋時，不小心把洞頂撞開一個洞。明媚的陽光突然間掃除了雪洞裡的陰影，我隨即發覺——風雪結束了。我拿起冰斧，清除洞頂的剩餘部分。今天將會很炎熱。太陽很快趕走了寒夜下的冷顫，我坐在雪洞的殘餘部分裡，向四周張望。腳下是一座斜坡，通往一道填滿積雪的古老冰隙。正前方就是冰磧地，可是從冰河上無法看見。大地覆滿一片銀白，平滑得令人驚異。暴風雪完全淹沒了我昨晚跟隨的腳印。就我目光所及，冰河表面到處都是綿延起伏的潔白雪浪。

我緩緩把睡袋收進背包，用僵硬的手指費勁地捲起防潮墊，這時我才意識到自己有多麼口渴。如果昨天算是糟糕的話，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今天的情況。我努力回想附近哪裡有流動水體。我只記得在「轟炸小徑」看到過水，可是那裡還有幾公里遠。今天除非運氣好才可能走到那裡。我剛想到這裡，就驚覺一切竟然已經計畫得井井有條。我不記得自己估算過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到達營地，然而，我心中肯定已有計畫，因為我已經不期待在今天內到達「轟炸小徑」。我的腦袋似乎變得有些古怪。我記不清前一天的事件順序。只有一段段模糊、互不相連的記憶：冰隙裡中空的雪面、太陽光柱、暴風雪中的一陣雪崩、從斜坡上滾到我挖雪洞的地方，冰崖裡的人形……但是其他的時間發生了什麼事？這是缺乏糧食飲水造成的嗎？我有多少天未進食、未飲水了？三天，不，兩天三夜！我的天啊！想到這裡我就驚駭無比。我知道在這樣的海拔，每天至少需要攝取一公升半的液體才能抵禦高山脫水。我是在空燒自己。食物我倒不擔心。我不覺得饑餓，雖說我肯定已經消耗了大量能量，不過覺得自己尚有體力。事實上，我害怕的是舌頭乾厚而且黏在上顎的感覺。周圍的雪在太陽加熱下散發水的味道，那味道包圍著我，使我幾乎要恐慌起來。吃雪能暫時緩解嘴巴乾燥，但我不敢想像會給身體帶來多大傷害。吃雪絕不可能滿足身體的乾渴。我望著綿延不絕的皚皚白雪，心想無論我潛意識裡做了怎樣的計畫，似乎都是徒勞無功。我不可能做到。

上帝啊！這就是我的下場嗎？我爬了這麼遠，最後竟因為缺水而無法支持下去……

我滑下斜坡，開始爬離雪洞。我要努力趕在中午之前到達冰磧地，然後再視情況做決定。坐在冰河上面乾著急沒有任何幫助。也許我做不到，也許可以。只要保持移動和忙碌，我並不是那麼在意結果。等待結果降臨才會令我感到恐懼和孤寂。

我小心地爬行。由於沒有腳印可跟隨，維持前進方向一致就變

得至關重要。我知道左側有很多寬大的冰隙，因此緊靠著環繞耶魯帕哈峰的冰河右岸爬行。每隔一會兒，我就踉踉蹌蹌地單腳跳起，用左腿支撐著身體往前張望。每次得到的視野都更加開闊，讓我大吃一驚。我看得夠遠，足以辨認出來時的路上那些特徵明顯的冰隙。然而，那些意料之外的冰隙又讓我心生恐懼，使我越發疲憊，在爬行的過程中，我也更清楚自己有多脆弱。

一個小時以後，我說服自己也許能夠步行。我的傷腿在身後平穩地滑行，似乎不那麼疼了。我突然想到，我的膝蓋也許只有部分肌肉撕裂，現在經過一夜休息，而且距離受傷已有頗長時間，也許傷勢已經好轉到能夠支撐我的體重。我站起來，靠左腿支撐身體的擺動，將傷腳輕輕放在雪上，慢慢地把身體往下壓。是有一些疼痛，但都能忍受。我知道會疼，但我想只要抱定決心，就能堅持步行。我支撐住自己，往前邁步。當重心轉移到傷腿上，便感覺到膝蓋關節內部有東西在扭曲滑動，骨頭也摩擦得吱嘎作響，令我感到噁心。

我伏倒在雪中，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倒下的。嘔吐感一直蔓延到喉嚨，我透不過氣，終於嘔吐出來。膝蓋的劇痛灼灼燃燒，我啜泣著責罵自己為何如此愚蠢。我覺得自己好像又把腿弄斷了一次。冰冷的雪刺激著我的臉，趕走了眩暈。我坐起來，吞下一些雪，清除口腔中膽汁的苦味，然後頹坐著。剛才站起身的時候，我看到第一組通往冰磧地的冰隙就在前面約一百公尺的地方。我無法步行，必須要爬過那些斷裂的部分，這樣就會看得不夠遠，可能會走錯路。我在考慮這個問題，就說明我還不能確定路線。我記得我們採取了複雜的路線來越過此處與冰磧地間長達一百三十多公尺的平行冰隙，有時候會走過分割冰隙的狹窄雪橋，更多時候是為了避過敞開的洞穴而攀登矮小的陡坡。我懷疑自己能否爬下這些障礙物。

我躺在背包上，直視著天空。我的本能大聲警告我不要從這裡翻越，但我思索不出任何其他選擇。我下意識地吃著雪，陷入狂想。我在抗拒那無可避免的決定，不願意行動。沒有雲可看，也沒有鳥飛過。我仍躺著不動，睜大眼睛卻沒在看任何東西。腦子裡胡思亂想，卻不願思考當下的情況。

我驀然驚醒。「動起來！別躺在那兒，別打瞌睡，動起來！」那個「聲音」打破了由流行歌詞、舊日面孔以及毫無價值的幻想混雜而成的無聊思緒。我開始爬行，努力加快速度，以減輕自己的內疚感。至於冰隙那裡會有什麼等著我，我沒多想。

我不時停下來，站起身檢查路線是否正確，就這樣慢慢進入了冰隙地帶。平坦的雪中有很多斜面，我焦急不安，不斷改變方向。當我回頭看，發現自己留下的爬行痕跡極其曲折，或打圈，或呈之字形，一直通往我昨晚露宿的平滑雪地。就像在迷宮裡，我最初以為自己知道要往哪個方向，最終卻意識到自己徹底迷路了。冰隙越來越扭曲，數量也越來越多。我站起來，瞪視著那些支離破碎、雜亂無章的冰隙，還有被覆蓋的坑洞，無法根據腦海中的模糊印象來判斷自己的位置。我常常剛辨認出一道冰隙，再看一眼又發現自己搞錯了。每道冰隙在我看第二眼的時候都會走樣。我努力想要集中精神，卻弄得自己頭暈眼花。我越來越害怕掉進某道冰隙裡，因此拚命揣測走出迷宮的最佳路線。我越是努力，情況就越糟糕，我都快要發瘋了。哪條路？是哪條路？在哪邊……我懷疑自己只會爬進死胡同，遇上另一道危險的冰隙。

我來來回回爬行，時間似乎也慢了下來。我反覆橫越自己留下的軌跡，忘記已經看到的東西，直到我再次看見一道豁口，它彷彿在嘲弄我。我想跳過一些較小的冰隙和狹窄的豁口，要是在以前，我會毫不猶豫地跳過去，可是現在我不敢冒險用單腳跳，於是努力抑制這個念頭。即使我跳過去，也可能會失控滑進正前方的平行裂口。

我又急又累，跌倒在兩道冰隙之間的雪橋上。我側身躺著，沮喪地望著我身下的狹窄雪橋。這座雪橋似乎有些熟悉，但我想不起何時見過。剛才我一看到這雪橋逐漸收窄，就忍不住灰心喪氣，以為自己又得掉頭。之前我已經幾次接近這座雪稜，但此刻我覺得它有些不同。前幾次由於害怕掉進兩側的洞穴，我都沒敢嘗試在上面站立。我坐起來，專注地在前方雪地中搜尋一些我印象中的地標。這雪橋似乎會向左彎曲，然後降低高度。我只要站起來，就能確定內心逐漸高漲的興奮感是有理由的。我試著用冰斧撐直身體，身體不由自主地搖晃著，感覺非常不穩。

在雪橋另一邊，我在看到一塊漂礫的黑色輪廓出現在一座平坦的雪坡上。那就是冰磧地的起點。我重新趴回雪橋上，小心翼翼地爬到最狹窄的位置。雪橋向左彎曲，通到被雪覆蓋的冰磧地。前方不再有冰隙了。

我背靠一塊巨大的黃色岩石坐下來，凝望著自己從冰河一路往下爬留下的軌跡。那些線條在破碎的冰上瘋狂地扭曲、盤旋，就好像有某種巨型鳥類在雪地上跳來跳去、四處覓食一樣。我極度乾渴。現在坐在這裡，便不難看出一條簡單的路線，我突然間覺得自

己很滑稽，居然採取了這麼一條愚蠢的路線。

我的好心情裡有一些歇斯底里的成分，全身一陣陣虛弱的顫抖也使我確信，自己能夠活著翻越這段路肯定是上天眷顧。冰河表面閃爍著微光，又如波浪般起伏，在我眼裡彷彿大海輕輕湧動著微波。我揉揉眼睛再仔細一看。視野有些模糊。我轉身看通往湖邊的凌亂黑色冰磧地，發現那裡看起來也很朦朧而且焦點模糊。我越是揉眼睛，就越模糊，一陣銳利的刺痛使我流淚，淚水遮住了視線。雪盲！

「噢，真見鬼！什麼倒楣事我都遇上了！」

我的太陽眼鏡在懸崖下摔斷腿的時候砸碎了，過去的兩天兩夜我都無法取下隱形眼鏡。我努力把眼睛瞇到最細，一看到冰河上炫目的光線，眼睛就灼痛得難以忍受，圓滾滾的淚珠從臉頰上滑落。看著漆黑的冰磧地時則稍好一些，我發覺瞇起眼睛比較容易聚焦。我笨拙地挪動到漂礫的另一側，面對冰磧地，這一小段距離的單腳跳證實了我的擔憂：冰河其實是下山路途中最容易的部分。

我懶洋洋地靠著岩石，感受沐浴在陽光下的舒適溫暖和放鬆。在通過冰磧地之前，我要好好休息一下，於是我很快就打起盹來。半小時之後，那個「聲音」粗魯地打破寧靜，像遠方流水的潺潺聲一樣侵入我的夢鄉。他重複著我無法忽視的話語：「快點醒來！還有事情要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別睡了，快點！」

我坐起來。迷迷糊糊地望著一條黑色岩石構成的洪流從我眼前蜿蜒而去。一時之間，我失去了方向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

都是岩石！我在雪地上待了這麼多天，對這些岩石感到非常陌生。從登頂前到現在，我都沒看過這麼多岩石。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我困惑地回憶了幾次才想起來。是四天以前？不過這對我而言毫無意義。是四天，還是六天，又有什麼關係？似乎不會有什麼差別。我在山裡停留了這麼久，彷彿將以這種半夢半醒的狀態永遠留在這裡，間或醒來回到殘酷的現實中，想起自己為何人在此地，然後再次陷入舒適的幻想世界。岩石！這些冰磧地。當然！我又靠回漂礫，閉上雙眼。但那「聲音」不斷呼喚我，對我下達指令，反覆提醒我必須完成任務。我靠在那裡聽著，抗拒我服從指令的本能反應。我只是想多睡一會兒。最終我還是沒能抵抗那個「聲音」，又開始遵照指令行動起來。

在我做準備工作的時候，腦海中不斷響起一首歌的旋律。我發現我可以一字不差地唱出全部歌詞，然而我敢肯定過去我只記得副歌部分。我一邊哼著，一邊把濕透的睡袋披在漂礫上，內心感到滿足，這一定是好兆頭。我的記憶力保持完好。我把背包裡的物品倒在身旁雪地上，開始篩選。小小的淺鍋和爐子被我放到一邊。我沒有瓦斯了，因此把爐子塞進睡袋的收納包。我脫掉頭盔和冰爪，裝進一個紅色收納包。我的冰錘和吊帶都已裝配好，剩下的還有頭燈、相機、睡袋、冰斧和鍋子。我從雪地上撿起相機，考慮是否也裝進收納包裡。登頂之後我就已經把底片取出來，相機也沒什麼用處了。但我想起自己好不容易才在一家二手店找到這部相機，於是又把它放進背包。我把睡袋和頭燈塞在背包頂部，然後闔上背包。我把那口閃亮的鋁鍋塞在漂礫頂部的兩塊小岩石之間，太陽照著鋁鍋表面閃閃發亮。我把紅色的收納包放在漂礫底部，心滿意足地坐回去。保持物品整潔有序是個好習慣。

當我收拾完畢，腦海中迴響起另一首曲子。我很討厭這首歌，但不知怎的，我就是沒辦法把這不斷重複的旋律逐出我的頭腦，這讓我十分惱火。我一邊收拾防潮墊，一邊想要忘掉這些歌詞，「電話裡的棕皮膚女孩……搭啦啦啦……」一部分的我彷彿接到指令般，下意識地執行著任務，另一部分的我則不停唱著愚蠢無聊的歌詞。

我把黃色的防潮墊展開，鋪在身邊的雪地上。防潮墊比我印象中要長得多。我試著把墊子撕成兩半，結果發現墊子的質地非常堅韌，我撕不開。於是我拿冰斧上的扁鏟去砍，在上面劈出許多小孔，形成一道參差不齊的線條。我再次撕扯墊子，這次墊子順著小孔間的線斷裂開來。我把墊子包在膝蓋上繞了兩圈，用盡全力拉緊，陣陣刺痛使我不住蜷縮起來。我拿出冰爪的綁帶，緊緊扣在大腿上部，用僵硬的手指束緊扣帶。另一根綁帶繞在小腿上，也固定得很牢。這麼一來，當我擡腿的時候，膝蓋就可以保持固定，不會彎曲。我對這成果非常滿意。不過墊子在膝蓋處滑脫開來，於是我又拿背包的兩條帶子來改良這副夾板。我把兩條帶子分別固定在大腿和小腿上非常接近關節的位置，然後疲憊地靠回漂礫。拉緊膝蓋上的綁帶時我忍不住慘叫出來，但是漸漸地，不斷作用在膝蓋上的壓力使疼痛得到緩解，變成陣陣隱痛。

我站起來，身體重重倚在漂礫上，暈眩不已。我更加用力地抓住岩石避免摔倒。艱苦的時刻過去了。我背起背包，從雪地上撿起冰斧。寬闊的冰磧地上連綿不絕地佈滿漂礫，從我面前蜿蜒而去。我知道，冰磧地上游的漂礫體積較大，之後會逐漸縮小，到了接近

湖泊處則變成體積較小的岩石塊和碎石。我無法爬行或步行通過這裡，所以只能單腳跳。

跳第一下我就摔倒了，臉伏在地上，額頭重重撞到一塊漂礫邊緣，膝蓋劇烈地扭曲著壓在身下。我大叫出來。疼痛減退以後，我再次嘗試。我右手握住長度不足七十公分的冰斧，勉強充當拐杖，小心地將冰斧支在地上，弓背彎腰，活像患有關節炎的退伍老兵。我把全身重量都壓在冰斧上，向前擡起使不上力的右腿，與左腿平行。我用冰斧撐住身體，猛地向前單腳跳。我跳得太激烈，只能不穩地搖擺身體，避免再度往前伏倒。我一共前進了一公尺半！我再次嘗試，又重重摔倒。這次的疼痛過了更久才消退，當我再次站起身，感覺到夾板下面的膝蓋陣陣灼熱。

十公尺之後，我成功改善了自己蹣跚前進的技巧，儘管效率不佳，我也因為出力而大量流汗。我了解到最好不要把右腿放在左腿前面，還有，不要猛地單腳跳，而是要擺盪身體前進，保持平衡。頭十公尺裡，每單腳跳兩次我就要跌倒一次，不過到後來我可以單腳跳兩次還能保持身體直立。我記起橫越岩稜和爬出冰隙時所採取的模式，於是集中精神操作單腳跳的技巧。我把單腳跳分割成一個個獨立的動作，嚴謹地重複：放置冰斧、往前擡腳、撐住身體、單腳跳起，放置冰斧、擡腳、撐住身體、跳起，放置冰斧、擡腳、撐住身體、跳起……

我開始沿著冰磧地下降時是下午一點鐘，距離天黑還有四個半小時。放置冰斧、擡腳、撐住身體、跳起。我需要水。我到不了「轟炸小徑」。放置冰斧、擡腳……繼續下去，後來我能夠下意識地完成動作，不再需要全神貫注。每次跌倒都讓我灰心，但這在所難免。冰斧柄一拄在鬆散的岩石上便會打滑，使我在跳動中摔跤，甚至落到碎石上，然後斜著摔進漂礫堆裡。我努力保護膝蓋，可是沒有用。我的腿沒有力氣，無法把膝蓋挪到安全的一側。我總是正面摔倒並壓住膝蓋，或是重重叩在岩石上。每次撞擊引發的劇痛很難緩解。不過，不知出於何種原因，我恢復的速度明顯提高了。摔倒的時候我不再叫喊，因為我發現叫喊根本無濟於事。叫喊是為了讓別人聽到，然而這些冰磧可一點也不在乎我。有時候，我因為疼痛和沮喪而像孩子一樣哭泣，更多的時候我覺得噁心。但我沒有吐，因為沒什麼可以吐的。兩個小時後，我回過身去看自己走過的路，冰河變得很遙遠，成了一座髒兮兮的白色懸崖，這證明了我的下降很有進展，我精神高亢了起來。

那個「聲音」不斷催促著我：「放置冰斧、擡腳、撐住身體、

跳起……繼續前進。看看你已經走了多遠。就這樣做，別去想……」

我遵照指示行動。跌跌撞撞地在漂礫間穿越，有時候還要翻越漂礫，一次又一次地摔倒，哭泣，配合著跳動的節奏連串咒罵。我忘了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也忘了自己很可能根本做不到。我聽憑內在本能驅使，從未懷疑。我在冰磧的海洋上緩慢漂泊，整個人處於恍惚的狂亂狀態，忍受乾渴、疼痛的折磨，不斷向前跳動。我為自己制定嚴格的時間表。我往前看，找一個地標，然後限定自己半小時內到達。每當接近目標，我就會強烈地渴望看手錶，後來這變成我前進模式的一部分—放置冰斧、擡腳、撐住身體、跳起、看時間。要是發現自己遲了，就會在最後十分鐘努力加快速度。一旦加快速度，跌倒的次數會多很多，但要想戰勝時間的話，就非得這麼做。只有一次我失敗了，於是沮喪地哭泣起來。手錶變得至關重要，不下於我的左腿。我感覺不到時間流逝，每次跌倒，我都會半昏迷地躺在地上，忍受疼痛折磨，無法察覺過了多久時間。這時看一眼手錶就能刺激我動起來，尤其是當我發現自己昏迷了五分鐘，而非感覺上的三十秒時。

這些漂礫使我覺得自己很渺小。冰磧地就和冰河一樣了無生機，到處都是土褐色的岩石。泥土，還有岩石，以及骯髒的碎石塊。我尋覓昆蟲的蹤跡，可是連一隻也沒發現。也看不到鳥類飛翔。這裡一片死寂。在前進模式和那個「聲音」之外，我的想像力瘋狂地馳騁著，從一個空洞的念頭轉向下一個。一首首曲子在腦中流轉，從倚靠的岩石上看出各種圖像。岩石間是一片片雪地，骯髒而充滿沙礫，不過我還是接連地吞了下去。渴求水成了偏執。疼痛，缺水。那就是我的世界。沒有別的。

我聽見岩石之間有水滴的聲音。我已經多少次聽到水滴聲了？再次摔倒後我俯臥在地上，確實有流水的聲音。我朝一邊挪動身體，那聲音變大了。我感覺自己貪婪地微笑起來。「這次會是大的。」我每次都這麼說。然而找到的總是涓滴細流，消失在泥土裡。我又朝右邊一塊碎裂的漂礫移動。在那兒！哈哈！我就知道！一條細細的銀線從漂礫側面穿流而過。鞋帶般粗細，但比之前的要大一些。我匍匐著爬近一些，專注看著這條水流。我必須考慮一下。

「別碰！它可能會沉下去。」

我用手指戳了戳含有沙礫的泥漿。水匯入戳出的小洞裡，流動

著。

「啊！成功了！」

我加倍小心，把小洞拓寬成淺淺的凹洞，大小跟茶碟相仿。水在洞裡閃著波光，我彎下身子，鼻尖碰到水面感覺癢癢的。然後我噘起嘴唇，貪婪地吮吸起來，但只吸到半口混著沙礫的水。我讓水在嘴裡來回打轉，感覺舌頭與上顎逐漸分離開來。我想如果不直接吞下去，而是在嘴裡漱一漱，會吸收到更多水分。這想法很蠢，但我還是照做了。凹洞裡的水聚集得很慢。聚到半滿的時候我又去吮吸，結果又吸入很多沙礫和泥漿。我嗆到了，不住劇烈咳嗽，把寶貴的液體又吐回去，還弄壞凹洞。

我重建水池，不過無法蓄水。我又挖了一個更深的洞，可是洞裡始終乾燥。水都滲走了。我沒有思考水流向哪裡。下次找到水流之前不會再有水了。那個聲音打斷了我。我搖搖晃晃地站起身來。

下午的天氣一直很晴朗。夜裡不會有暴風雪。天空將會保持晴朗，能看見滿天星斗，但沒有雲層也會使天氣更冷。我望向前方尋找地標，看到冰磧地在十五公尺遠處陡然下降。我立刻認出那地方。那裡有座陡硝的懸崖，是冰磧下方冰層突出所形成的。我們上山的時候，就是翻越了這些懸崖，然後跟理查分手。我貼近冰磧地右岸前進，這裡的漂礫最不零亂，冰磧地在此下降成為懸崖，陡峭而帶有岩石的側面十分光滑。這是約二十五公尺高，覆蓋著泥巴，如同玻璃般的平滑冰面。現在我記起來了。我們當時選了一條曲折的攀登路線，小心避過很多巨大的岩塊。一旦太陽把冰融掉，那些岩塊即使勉強維持平衡，也非常不穩固。到達這些懸崖，我內心有一種奇怪的興奮感。它們可能是最後一道致命的障礙。一旦過了這裡，我就只需要爬行。再沒有冰隙或是懸崖來威脅我。我給自己定了時間，朝懸崖頂端蹣跚移動。

我找出走下懸崖的路線，坐在起點上，試著找出最佳的下攀方式。我應該面朝外坐著挪動屁股向下移動，還是面對崖壁用冰斧把自己放下去？我後悔丟棄冰爪。這時一副冰爪就能讓情況大不相同。我決定採取面朝外、屁股朝下的坐姿，這樣至少我能一直看著自己朝哪個方向往下。

下攀到一半的時候我開始洋洋得意起來。這太簡單了。我剛才在怕什麼？答案突然揭曉：我手中抓住的岩石突然鬆脫，我朝一邊猛衝過去，開始滑行。我用手去抓混著泥巴的冰層，想要握住嵌在

裡面的岩石。我的身體翻轉過來，下巴在冰上擠壓，頭部不斷遭到撞擊。我努力減慢下滑的速度。突然之間我停了下來，原來是左靴卡在岩縫裡。我劇烈地顫抖著。

我蹣跚跳離岩石堆，其間幾次回頭去看那些冰崖。每次看都發現冰崖變得更小，我感覺自己正在擺脫某種陰魂不散的無形威脅。那些冰崖是通往群山的入口，我望著它們的時候咧嘴笑了起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贏了一場戰役。我內心深處可以感受到這一點。此刻我只需要繼續執行前進模式、克服疼痛和補充水。今晚我能夠到達「轟炸小徑」嗎？那才是值得大笑的成果！我距離那裡已經沒有多遠，步行只需二十分鐘，應該不會很困難！

於是我犯了錯。我沒有繼續尋找地標並計時，只著眼於「轟炸小徑」，還有兩側冰雪融化匯流成的銀色水流。天黑的時候，我不知道「轟炸小徑」還有多遠，也不知道自己爬行了多遠。每次跌倒我都恍惚、疲憊地躺著不動，不再看時間。只是躺著，傾聽連綿不絕的故事伴隨疼痛不斷流轉。我看著一段段內容與現實生活有關的短暫夢境，腦袋裡播放著配合心跳節奏的歌曲，嘴巴舔噬泥漿中的水分，我在虛無的夢中浪費了大量的時間。現在，我在黑暗中搖搖晃晃地前進，眼前漆黑一片，滿腦子都縈繞著「轟炸小徑」。那個「聲音」告訴我必須要睡覺、休息，忘掉那條小徑，可是我置之不理。我從背包裡取出頭燈，繼續跌跌撞撞往前走，直到燈光熄滅。今晚沒有月光。滿天星斗排成各種明亮的圖案，將微弱的光芒投射在冰磧地上。

十點鐘的時候我再次絆倒，重重摔在岩石上。自從三個小時前頭燈熄滅後，我幾乎每跳一次都會摔倒。我心裡很清楚，這段時間裡我僅僅前進了幾百公尺。現在，我站不起來了。我努力試過，但不知為何，我無法鼓足力氣讓自己站起來。超載運轉的身體迫使我停了下來。那個「聲音」成功了。我笨拙地鑽進睡袋，立刻就睡著了。

第十二章　沒有時間了

◆賽門的敘述◆

我把睡袋丟到帳篷一邊，走到臨時廚房的岩石下躲太陽。昨天的極度疲憊已經消失，身上只剩下發黑的指尖證明我受過的磨難。實際上，我都已經忘記手指受了傷，撥不動汽油爐的小栓時還覺得很奇怪。理查接過爐子，點燃爐火。準備早餐的時候他一言不發。我猜到他在想什麼，但不想跟他談。昨晚他提出要返回利馬。我們沒有必要留在營地了，他也必須在五天內續辦簽證。我告訴他我還需要休息和恢復。這理由在昨晚也許還適用，但現在已經不成立。我已經徹底恢復了。我旺盛的食欲說明了這一點，理查也一定注意到了。

然而，痛苦還沒有減輕。離開這個地方，看不到眼前這些景象，我就能從沒完沒了的愧疚感中解脫，每次在帳篷中獨處時擊垮我的那種寂靜也將被利馬的紛亂和喧鬧消除。我打心底知道自己該走，但無法下定決心。這些山脈把我困住了。好像有什麼東西不讓我離開。我並不害怕回去承擔後果。我的所作所為是正當的，我和喬一樣都是受害者，這點沒有人能反駁。活下來並不是罪過。那麼，為什麼不走？我凝視著薩拉泊峰上的茫茫冰雪。也許明天吧……

「感覺好些了？」理查打斷我的思考。

「嗯，是啊，好多了。現在就剩下手指的問題了……」我收回目光，盯著自己的手指，不安地避開他的眼睛。

「我認為我們該離開了。」

我本來以為他會晚點提出來。他的直截了當嚇了我一跳。

「什麼？……是的，我想你是對的。只不過……我還沒準備好。我……」

「留在這裡也沒什麼用。對吧？」

「對，可能沒什麼用。」我更近距離地盯著自己的雙手。

「那麼就這樣吧。我想我們該安排驢隊了。斯賓諾沙就在下面的小木屋裡。我可以下去和他一起準備。」

我什麼也沒說。為什麼我這麼抗拒離開這裡？留在這裡不會有什麼幫助，只是種愚蠢的行為。為什麼？

「喂，他不會回來了。你知道這一點。要是還有一點機會，昨天你一定會再上去的。是嗎？所以還是走吧。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們得通知大使館，還有他的親屬，還要辦理繁雜的法律程序，訂航班等。我覺得應該走了。」理查溫和地說。

「也許你可以先走，我晚點再走。你去辦理通知大使館之類的事情，拿你的簽證。我幾天以後去找你。」

「為什麼？跟我一起下山吧。那樣會好一些。」

我沒有回答，他站起來走進他的帳篷，出來的時候拿著隱藏式錢包。

「我要下去找斯賓諾沙。我想說服他帶著驢子一起上來。如果我們中午離開，今天就能到華亞拉帕。如果他辦不到，我就請他明天一大早來。」

他轉身走向山谷下的小木屋。他穿越河床的時候我站起來追著他喊：「嘿，理查！」他回過身看我。

「你是對的，叫斯賓諾沙明天帶著驢子過來，今天就算了。明天一早我們立刻出發。好嗎？」我喊道。

「好，好的。回頭見。」

他轉身，邁著輕快的步伐穿過乾涸的河床。兩個小時以後，我剛準備好茶，就看到他回來了。他從女孩們那裡帶了一些乳酪給我。我們坐在防潮墊上，一邊曬著太陽一邊吃了起來。

「他明早六點鐘到，但你也知道他們的時間觀念。」

「很好。」

我很開心做出了決定。想到有事情要做，悶悶不樂的沉重心情就消失了。的確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們將要走上兩天的路。營地需要拆除並打包成幾份等重的包裹。一頭驢能負重多少公斤？每邊各兩個二十公斤重的包裹？沒關係。我們將減重一半。還得給斯賓諾沙酬勞。說不定可以跟他商量用東西來抵。這裡有很多他想要的東西—繩子、鍋子、小刀。對，我們可以把這些東西降價賣給他。然後我們得到卡哈坦博訂車票，通知警方我們要返回利馬。問題來了！他們會詢問喬的事情。不告訴他們就能免去很多壓力。我們可以在利馬把事情說出來，在那兒大使館會協助我們。我得打電話給喬的父母。天啊！我要說什麼？就告訴他們他死在冰隙裡，回去再告訴他們詳細經過。是的，那是最好的辦法。我希望能搭早一些的班機回去。我不想在利馬多作停留。我不會去破利維亞了。喬本來想去厄瓜多，而我想去玻利維亞。現在兩邊我們都不會去了，真是造化弄人。

「嘿。」我擡起頭，看見理查在大帳篷後面一塊漂礫旁，俯著身子。

「怎麼了？」

「去修拉之前你不是把錢藏起來了嗎？」

「天哪！我都忘了。」我站起來，急忙朝他站的位置走過去。「不在那裡。我藏在瓦斯罐附近的岩石下面了。」

我們在瓦斯罐附近找了半天也沒找到。我絞盡腦汁回想確切地點。我把兩百美元捆在小塑膠袋裡，藏了起來。

「可能在那兒吧。」我疑惑地嘟噥著。理查大笑起來。

「這真是太妙了！要是找不到，我們就很難回利馬了。快點，你確定自己還記得位置嗎？」

「是的，好吧，我覺得我沒記錯，但不敢肯定。那可是一週以前的事了。」

正說著，我認出瓦斯罐後面的一塊岩石。我把岩石擡起來，下面放著一包錢。

「找到了！」我得意地叫喊起來，把錢包高舉過頭。

理查從漂礫上歡快地跳起來。

「感謝上帝！我還在想會不會是被那些孩子發現了呢！」

然後他開始煮飯，我點了點剩下的錢：一百九十五美元。足夠了。我心想，不知道在城裡跟大使館和警察要耗多久。肯定有許多官僚主義、浪費時間的手續要辦。

「喬的錢怎麼辦？」我突然說道。理查立刻停下在鍋裡攪動的動作。

「什麼錢？」

「他也把錢藏起來了，你忘了？」

「他沒跟我說啊。」

「他確實告訴我了。事實上他相當執著。他把我拉過去，給我看了他藏錢的具體位置。」

「那就去把錢拿出來。」

「不行。我已經不記得了。」

理查大聲狂笑起來。我也笑了，並且對自己感到驚訝。在這裡停留的最後時間裡，我竟能自然而然地表現出幽默感──我說起「喬的錢」的時候，絲毫不覺得這跟他本人有任何關係。昨天我已經把他的靈魂燒掉了。錢就是錢而已，不再是他的，而是我們的──如果找得到的話。

「他帶了多少錢？」

「可不少。不管怎麼樣，比我的多。」

「那好，我們最好能找到。我可不想把兩百多美元留在石頭下面腐爛。」

他站起來，走到瓦斯罐那裡，開始翻看附近的漂礫。這次輪到我哈哈大笑了。

「你在幹什麼啊？你根本不知道他藏在哪裡，這附近可有上千塊該死的石頭！」

「那你有更好的主意嗎？忘記藏錢位置的人可是你啊。」

「我們要有點條理。絕對不在瓦斯罐附近，我敢肯定！」

我走到一個大塊漂礫遍布的地方，試著勾起記憶。可是每塊漂礫看起來都一個模樣。我來回走動，直到確定錢不在這裡，然後又走到另外一群漂礫之間。理查安靜地站在一邊，狡黠地笑著。經過一個小時的搜尋，我一無所獲，於是停下來看著他。

「過來吧。別光站在那裡，幫幫我。」

又一小時以後，我們愁眉苦臉地坐在爐火邊喝茶。還是沒找到。

「看在老天份上，我肯定就在那裡的某個地方！我知道他就放在一塊漂礫附近的小石頭下面，離帳篷還不到十公尺遠。」

「可是就像你剛才說的，這裡的石頭有幾千塊。」

就這樣，我們一會兒邊喝茶邊爭論不休，一會兒又繼續毫無結果的搜尋。四點鐘的時候，兩個女孩帶著兩個比她們小得多的孩子出現在營地。我們停止搜尋，假裝正在整理營地。他們對我微笑，可是神色中帶著遺憾。我發現他們的到來讓我心慌意亂。理查下山找斯賓諾沙安排驢隊時，已經把喬的死訊告訴他們了。當我看到他們表現出悲慟的樣子，本來輕鬆愉快、陽光明媚的下午突然之間好像陰雲密布起來。他們讓我很惱火。他們有什麼權力悲傷？我經歷了整件事，不願意再被迫回憶。

理查為他們煮了一些茶。他們蹲坐在爐火邊好奇地打量我，就跟初次見面的時候一樣毫不掩飾。他們似乎正在觀察我是否心力交瘁。我把他們的沉默當成同情。兩個小孩張著嘴巴盯著我看，我心想他們是不是在期盼我突然做出什麼壯舉。年紀大一點的女孩簡短地跟理查說了些什麼。我聽不懂她說的話，但看到理查的臉色因為憤怒而黯淡下來。

「他們想知道我們打算給他們點什麼！」他不可置信地說。

「什麼？」

「就是這樣。他們才不管喬發生了什麼事。他們根本不在乎！」

我們說話的時候，兩個女孩閒聊著，時不時滿懷期待地對我們微笑。當諾瑪伸出手準備挑選那些烹飪器具的時候。我忍不住爆發了。我跳起來揮動雙臂。諾瑪失手把煎鍋掉在地上，驚訝地看著格洛麗亞。

「滾開！走吧！滾蛋！去你的。給我滾！」

他們一動也不動地坐著，手足無措，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看上去十分困惑。

「快點，理查，你來跟他們說。不要逼我動手了！」

我轉身奔離帳篷。幾分鐘以後，我看到她們扶著小孩子上騾子，一路騎著下山谷。我回帳篷的時候渾身都在憤怒地顫抖。

夜幕降臨時，第一波大雨點拍打在帳篷上。我們躲進了圓頂帳篷，把瓦斯爐移到入口煮晚飯。雨點變成沉重潮濕的雪片，我們把帳篷拉上。明天驢隊就會到來，我們就能離開這個地方。我覺得鬆了一口氣。大概七點的時候，烏雲密布的山谷裡傳出一種奇怪的哀號。

「那到底是什麼聲音？」

「是狗。」

「該死的狗，叫得這麼古怪！」

「你當然覺得奇怪。你們在山上的時候，晚上我可聽到過各式各樣的怪聲音。經常嚇得半死。」

我們打完一局牌便吹熄蠟燭，躺了下來。我想起雪落在修拉格蘭德峰下方冰河上的情景，那種空洞的痛苦又猛然發作起來。

※※※

陽光刺得我睜不開眼。眼淚奪眶而出，模糊了我的視線。我閉上眼睛，感受一下自己的身體狀況。我又冷又虛弱。時候還早，陽光還不熱。鋒利的石頭透過濡濕的睡袋印在我身上。脖子很疼。睡覺的時候我的頭夾在兩塊岩石之間。這一夜漫長得好像沒有盡頭。我幾乎沒有睡著。反覆跌倒重重傷害了我的腿。陣陣抽痛不斷打擾我的睡眠。還有一次大腿和小腿後肌痙攣了起來，我不得不猛力向前彎身，按摩受傷的右腿。劇烈的疼痛令我忍不住大喊。持續疼痛讓我無法入睡，我就躺在岩石裂口上瑟瑟發抖，呆望著夜空。數不勝數的星帶佈滿夜空，流星匆匆閃過。我意興闌珊地看著流星綻放光芒，而後又消逝不見。隨著時間流逝，我開始以為自己再也無法站起來，這感覺吞沒了我。我一動也不動地仰臥著，像被釘在岩石上一樣。麻木的疲憊和恐懼壓迫著我，佈滿星斗的夜空彷彿正不斷把我壓入地面。我睜大雙眼望著一成不變的星辰，就這樣度過了大半個夜晚。時間似乎已經凝固，我鮮明地體會著孤獨和寂寞的滋味，以為自己再也動不了。我覺得自己已經躺了幾個世紀之久，等待著永遠不會升起的太陽。我偶爾也會突然睡著幾分鐘，醒來還是看到同樣的星星，腦子裡還是浮現同樣的思緒。它們擅自跟我說起話來，低聲訴說著恐懼的感覺。我知道那不是真的，但無法忽略。那個「聲音」告訴我已經太遲了，沒有時間了。

現在，我的頭享受著陽光的溫暖，身體躲在左側一塊大漂礫的遮蔭下。我用牙齒鬆開拉繩，想要鑽出睡袋享受陽光。每個動作都引起膝蓋灼痛。儘管才移動不到兩公尺，所花費的力氣已經讓我疲憊地癱倒在碎石上。我簡直無法相信，才一個晚上，我的情況竟惡化到如此程度，用雙臂支起身體就讓我耗盡了力氣。我來回晃動頭部，想要使自己清醒，趕走渾渾噩噩的感覺。可是沒有用，我躺回到石頭上。我走進了死路。我不確定這死路是精神上的還是身體上的，但它用虛弱和冷漠包裹著我，使我窒息。我想要挪動，但動彈不了。連舉手遮陽這種簡單動作也格外費力。我一動也不動地躺著，對自己的虛弱感到害怕。如果能喝到水，我就還有一絲指望。機會只有一次。要是我今天無法到達營地，就永遠也到不了了。

營地還會在那兒嗎？

這個問題第一次躍入我的腦海，夜晚體會到的恐懼也隨之而來。說不定他們已經走了。賽門回去一定有兩天了。而且，現在已經是第三天早上！一旦他恢復力氣，就沒有理由再留在那裡。

我突然毫不費力地就坐了起來。他們可能離開的想法使我醒了過來，我不再昏昏沉沉。我今天就必須到達營地。我看了看錶，八點。還有十個小時的日照。

我拚命抓住漂礫，用力站起來，身體因不穩而來回搖晃，險些向後栽倒在碎石上。由於突然改變姿勢，我感到一陣眩暈，那一瞬間我以為自己會失去知覺。我感到太陽穴裡血脈賁張，腿好像快要熔化了一樣。我緊緊抱著漂礫的粗糙表面。恢復平衡以後，血液的湧動緩和了下來，我直起身體，往回看昨天來時的地方，發現自己還是能夠看到遠方冰崖的頂部，心裡很失望。轉身面向湖泊，我看到自己還在「轟炸小徑」上方很遠的地方。昨天在黑暗中的努力沒有絲毫成效。忘記遵照時間行動真是愚蠢的行為，我竟然這麼快就失去了時間概念。「轟炸小徑」成了空泛的目的地，而非精心策劃的行動目標。一旦沒有計時，我便隨意前進，既沒目標，也缺乏緊迫感。今天必須改變。我決定四個小時內到達「轟炸小徑」，中午十二點是最後期限。我還打算把這四個小時分割成更短的階段，並仔細安排每個階段。我找到第一個地標：前方有一座高高的紅色岩柱赫然聳立在漂礫的海洋上。半小時以內到達那裡，然後我會鎖定下一個目標。

我背起背包，蹲下來開始今天的第一次試跳。跳起的瞬間我就知道自己會摔倒。我的手臂彎曲，整個人向前跌去。我想要站起來再試一次，卻發現無法藉助冰斧站起身。我抱住漂礫，抓著漂礫表面站起來。十五分鐘過去了，我還沒走出睡覺的地方。我不穩地搖晃著身體，回頭去看自己的進展。每次跳躍都會跌倒，但最讓我洩氣的是站不起身。第一次跌倒極其疼痛，我趴在沙礫上，咬緊牙關，等待疼痛減退。可是疼痛一直都在，而且變得前所未有的強烈，膝蓋的灼燒感使我無法忍受。

「停下來，停下來，求求你停下來……」

然而疼痛還在。我咬緊牙關站起來，試圖強迫自己忽略疼痛。我感覺自己的臉部肌肉糾結，齜牙咧嘴。我又一次跌倒。疼痛的程度始終沒變。也許是因為膝蓋受的傷過於劇烈，疼痛超出了正常的界限；也許是因為疼痛已經根植在我腦海裡。

在那十五分鐘裡，我喪失了僅存的所有鬥志。我感覺到鬥志隨著我每次跌倒而減退，持續不斷的灼痛逐漸占了上風。我一次次站起來、跌倒。跌倒的時候便痛苦地扭動、大喊、咒罵。每次站起來

我都相信這是最後一次努力，然後我會永遠躺下。我放開漂礫，試著單腳跳。我的腳根本沒有離開地面。我朝一邊跌倒，甚至無法用雙臂保護自己。

這次打擊讓我驚愕不已。一陣子後疼痛消失了，但我暈眩不止，在清醒和空白之間徘徊。岩石劃破我的嘴唇，鮮血流進嘴裡。我側著身體癱倒在兩塊大漂礫中間。紅色的岩石柱就矗立在我正前方的冰磧地中。我看了看手錶。只剩下十分鐘。不可能了！我閉上眼睛，臉頰貼在冰冷的岩石地上。朦朧之間我想起自己還要走多遠，又已經走了多遠。一部分的我喊著要放棄努力、要睡覺，並且認為我絕不可能到達營地。那個「聲音」則提出反對意見。我靜靜地躺著，傾聽他們爭辯。我不在乎什麼營地或是下山了。那太遙遠了。我已經克服重重阻礙，最終居然癱倒在冰磧地上。這真是諷刺，我感到憤怒。那個「聲音」贏了。我主意已定。從我逃離冰隙的那一刻起，我就下定決心了。

我要繼續前進，繼續努力，因為我沒有其他選擇。到達「轟炸小徑」以後我要把高處的湖泊當作下一個目標，然後穿越中間的冰磧地到達低地的湖泊，再沿著湖走到尾端的冰磧地，翻越後下降到營地。我告訴自己一定會達成，而不再在意是否真能做到。

我跳向一個窪地邊緣，跌倒，從一側滾下窪地。我聽到水從很遠的地方飛濺在石板上的聲音。我的臉濡濕了。被水打磨光滑的岩石底部是泥濘的沙礫層，冰冷而潮濕。我轉向聲音的來源，看到冰雪融成的水閃爍著銀色的光澤，從金色的岩石上傾瀉而下。我已經到了「轟炸小徑」。時間是一點鐘。超過預定時間一個小時。

我所在的窪地上方圍繞著一堵環形岩壁。窪地被水浸濕了。泥濘的碎石在岩石底部堆積成圓錐體，上方是順著石板傾瀉而下的流水。陽光照耀著整塊岩石，融化了上面的雪。我不知從哪裡來的力氣，竟能攀到碎石堆上，用冰斧掃開錐頂。我的嘴緊貼著細細的水流。水很冰冷。瘋狂地吮吸一陣之後我喘口氣，接著再吸。水濺上我的額頭，流過我緊閉的雙眼，再從鼻尖滴落。我不慎讓鼻子進了水，於是像豬一樣猛呼氣，然後又把臉貼到岩石上。

過了很長時間，我才漸漸停止吸水。喉嚨裡可怕的乾灼感已經緩解，但還是覺得口渴。每喝下一口，我就感覺恢復了一些力氣。我側身坐在岩石旁，防寒褲吸飽了碎石上的水分。恢復理智之後，我在碎石堆的殘骸中挖了一個小坑，看著水填滿小坑。清澈冰水填滿了五公分深的小坑，我一口無法喝完。在我彎下腰喝第二口之

前，小坑又填滿了。我一直喝。喝到腹痛了還是接著喝。我把臉伸到水池裡吸水，沙礫哽到喉嚨，使我不住咳嗽，但這時我還在使勁地喝。我聽到自己發出既快活又難受的嗚咽和呻吟。

每次停下來，我都以為喝飽了，可是還是有股強烈的衝動促使我再喝一些。泥漿和沙礫糊在我的臉上，我再次挖掘水池，用僵硬、骯髒的手指擴大一些。我喝一會兒，休息片刻，再接著喝，擔心那水池會突然乾涸、消失。三天三夜滴水未進，讓我有些癲狂了。我沒法讓自己離開這塊岩石，只能緊閉雙眼、繃著臉一直喝水，心中感到難以置信。這裡的水量多過我所奢望的，足以填滿我體內像吸水紙一般的渴望。我走到一旁，渾身濕透，好像海綿吸飽了水一樣。我心滿意足地癱倒在窪地上。

我從喝飽水的恍惚中清醒過來，打量四周。叮噹作響的水聲對我來說是一種安慰。這個窪地有些熟悉。我和賽門、理查一起來過這裡，跟賽門還來過兩次。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八天前！真難以置信。我還清楚記得這個地方，當時我們坐在背包上，內心充滿對登山的興奮之情。那好像才是昨天的事情。一些小石塊發出扣扣聲，從淌水的岩石上滾落。我本能地閃開，小石塊砸進窪地另一端的碎石中。水使我產生了驚人的變化。我感覺自己精力充沛，先前的沮喪已經消失，早上醒來以後那種空盪盪、軟綿綿的虛弱感也不翼而飛。我感覺自己再次鬥志高昂。早上我掙扎著想要突破的死路已經不復存在。

我知道從「轟炸小徑」步行到高處湖泊需要半小時，爬行則需要三小時。我決定試一試，想辦法在四點鐘前趕到那裡。我站起來，跳到岩石那裡喝最後一次水，然後轉身離開。我到了窪地的另一端，看到泥濘中有一些腳印。我停下來望著它們。我認出賽門的靴子留下的腳印，還有理查的膠底運動鞋留下的較小腳印。我大受鼓舞。他們還在這裡。我跳過那些腳印。

前方的冰磧地不再那麼凌亂。較小的石塊取代了上游恣意散落的大片漂礫，像地毯一樣鋪在地上。一些漂礫隨意點綴其間。這些小石塊在我的冰斧下移動、滑開。我跌倒了，不過沒有摔在漂礫上，而且站起來的時候也不那麼費力了。水恢復了我的體力，然而太陽無情地從晴朗的天空照射下來，削弱了我的注意力。我發現自己頭昏眼花，不時打瞌睡，然後突然間驚醒，從摔倒的姿勢坐起身來，搖晃腦袋把睡意趕走。

前進模式自然成形。我沒去思考。就像走路一樣自然。那個

「聲音」仍在敦促我前進，但是語調已不像昨天那樣不斷發號施令。那個「聲音」似乎在暗示，既然沒有其他事情可做，我最好自己繼續下去。我發覺自己變得比較容易忽略掉那個「聲音」，然後跌坐在地上昏昏欲睡。好吧，我會動起來的，不過先讓我多休息一會兒……然後那個「聲音」就會消退，變成朦朧的夢中背景。我聽見昔日的對話，聲音熟悉得我能立刻辨認出來，持續不斷的曲調以及記憶中一些地方的情景也爭相浮現，在我的腦海中飄來蕩去，就像破碎、迷亂的六〇年代電影。每走近一塊夠大的岩石，我就像喝醉酒般搖擺著身體靠上去，任由睡意把我從眼前佈滿骯髒岩石的無邊風景中攫走。

只有手錶讓我與世界保持聯繫。時間不知不覺地溜走。我只記得每次如夢般朦朧的幾分鐘休息時間，其餘什麼也不記得了。每當摔倒壓住了右腿，疼痛猛然爆發時，我或哭喊，或呻吟。等疼痛一消失，我就繼續做白日夢。我對疼痛已習以為常，甚至不再對每次摔倒時等待著我的痛楚感到意外。有時候我還會無聊地想，剛才摔得那麼重，為什麼不會痛呢？我問了自己無數個問題，卻一個也答不出來。不過我從未提出「我發生了什麼事」這個問題。咕咕噥噥的爭論聲把我驚醒，但我不知道自己在跟誰說話。有好多次我回頭看身後是誰，可是始終空無一人。我憑直覺跌跌撞撞沿著一條路走下，沒有留意周圍的風景，轉瞬間就忘了剛剛走過的地方。在我身後，只有一片對跌倒和漂礫的模糊記憶。我不斷想著自己迄今為止做了些什麼，記憶和思緒混雜在一起。在前方等著我的，還是一樣的東西。

三點時我來到一座由岩石構成的陡峭蝕溝，形狀就像漏斗。蝕溝往下深陷，上面覆蓋著黃色的黏土，一股溪流順著底部蜿蜒流動。端磧到此結束。我知道這座蝕溝通往湖邊，一路下降並拓寬，最後從冰磧地末端切出一條平坦的黏土路。我不能單腳跳著下去，於是坐下來，把腿放在前面往下移動。兩面蝕溝壁高聳在我頭頂，頂端都有漂礫懸伸，似乎隨時會掉下來。這裡被陰影遮蔽，十分涼爽。有時候我仰臥在那兒，一邊觀看蝕溝壁圍起天空，一邊喃喃唱著記憶中的歌曲。水滲透了我的衣服，我坐起來的時候，感覺水順著背部一點點流下去，又滲進濕答答的褲子裡。想喝水時我就翻身側臥，用力地吮吸蝕溝底部的髒水。更多時候我心神恍惚，只是拖著腿往下移動。

我望著前方逐漸拓寬的黃色蝕溝，想像有其他人順著蝕溝底部拖著腿前進。我想像著一大批跛子經由這條黃色小路走向大海，然後想起了食物，這些幻象隨之崩解。每當我看見鞋印，便無聊地猜

測那是誰留下的，然後想起賽門和理查留在「轟炸小徑」的腳印，我確信他們就跟在我身後不遠處。我微笑了，一想到身邊有人陪伴，如果需要就會有人前來幫忙，就覺得很開心。如果我叫喊，他們就會過來，但我不打算叫喊。他們落在後面，在我的視線之外，不過我知道他們離我並不遠。「他們被我的狀況搞得很尷尬，而且我自己也覺得很羞恥。」我這樣告訴自己。喝了那麼多的水，讓我很想小解，但我沒能及時解開褲子。我相信他們會諒解的。於是我繼續前進，直到幻想的泡沫突然破滅，他們就在我身邊的安慰感消失了。

　　我呆呆地停住，突然回到現實當中，我既震驚又害怕。沒過多久，腦海中又響起另一首歌，衝破了我的恐懼感。往前方望去，我看到湖面上波光粼粼。我咧嘴笑了，並且加快了速度。

　　「四點鐘，一切順利！」我對著湖大喊，傻乎乎地大笑。

　　一片平坦的沙礫平原從蝕溝延伸出去，在湖畔形成新月形的沙灘。現在我無法再藉著身體下滑的拉力移動，只能試著站起來。當我靠單腳搖搖晃晃地站起來時，湖水在我眼前旋轉起來，血液湧向頭部，砰砰鼓動起來。我一陣噁心，重重跌倒在沙礫上，同時聽到一聲痛苦的叫喊，彷彿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我再次嘗試，還沒站起來就又跌了下去。我的腿變得軟弱無力。

　　起初我以為這是我拖著腿下滑太久造成的，後來才意識到是因為我太虛弱，沒法再單腳跳動。灼熱潮濕的小便從我的大腿下面湧了出來，我的臉糾結了起來。小便停止並開始變涼後，我再次嘗試站立。我最多只能像關節炎患者那樣彎腰屈膝，藉助冰斧柄搖搖晃晃地支撐體重。我把傷腿向前擺盪，無緣無故就幾乎要翻倒過去。我甚至連站立不動的力氣都沒了，只能貼地爬行。

　　湖水異常清澈，深處閃著銅綠色的幽光。湖泊對岸有座冰崖懸伸在水上，如同龐大的灰色土丘。一條瀑布嘩嘩地從冰上飛濺下來，微風時而吹皺水面，銀色和綠色的倒影閃動，彷彿跳躍著朝我而來。我趴著，腦袋伸出小小的岩石陡坡，面對湖水睡著了。醒來時我凝視了一會兒湖面，然後再次睡去。太陽曬乾了我的褲子。在微風中，四周漂著一股尿液的溫暖臭氣。我已經睡了一個小時。此刻我望著湖對岸，心想是否應該再試試站起來。

　　湖泊像條細長的緞帶，向營地舒展。我看到遠處有一片雜亂的冰磧把湖面一切為二。我記得冰磧地另一邊的圓形湖泊面積較小，

湖的一端是冰磧形成的水壩，營地就在水壩下。除了穿過冰磧的短徑之外，地面基本上是平坦的。沙灘般的沙礫地延伸至水壩，而過了水壩就都是下坡。只要我能站起來用單腳跳，這些路面並不困難，而且單腳跳也會快得多。如果在天黑前到達水壩頂端，我就能看見下方的帳篷━如果帳篷還在的話。要是我大聲呼喊，說不定他們能聽到，然後跑上來接我。但要是他們已經走了……

我回過頭去看湖水。如果他們走了，我會怎麼樣？這很有可能發生，我感到惴惴不安。因為我太清楚答案了。我無法接受他們可能已經離開。在我經過萬般努力後，更無法接受這樣的結果。還能有比這更殘酷的事嗎？當我爬下一座座冰崖，穿越山脈的入口以後，應該已經擺脫這樣的厄運了吧？一部分的我開始猶豫不決，阻撓前進的一切念頭。我不想在天黑之前趕到那裡。萬一看到帳篷都不在了，我會崩潰的。

那個「聲音」說道：「別傻了，快點。只剩兩個小時的日光了。」

我注視著湖水。過於恐懼而動彈不得。我站起身時，身上彷彿負著千斤重擔，一股難以撼動的恐懼蔓延全身，我覺得自己已無法繼續前行。我單腳跳了兩次，結果都重重摔倒。然後我匍匐前進，在沙礫上拖著腿，膝蓋不斷顛簸搖晃。我坐起來，面朝來時的路，拖著腳往後挪動身子，就像在冰河上做的那樣。我以極緩慢的速度向第二個湖泊前進，但我沒有停歇。我看著自己漸漸接近目標。我沿著湖的邊緣移動，一邊聽著湖水輕拍湖岸的聲音，一邊進入夢境。我想起某次登山時不慎摔落，被大雪困在山裡，也同樣聽到湖水輕拍礫灘的柔聲低吟。那時我以為自己快要死了，而現在同樣的旋律卻隨著我的步伐前進。

這個湖比看起來要短得多，一小時以後，我穿越了分割湖面的冰磧，開始沿著第二座湖的湖岸前進。我認出之前我想要釣鱒魚的地方，於是停下來，望向前方的冰磧水壩。從這裡步行到營地需要十五分鐘。我猜測爬行需要多久，然後想到從營地只要輕鬆地走上一小時就會到達「轟炸小徑」，開始感到茫然無助。下降到第二座湖就花了我五個小時，我很難判斷自己移動的速度到底有多慢。然而，當我望著水壩，我確信自己能夠在天黑之前到達。我還有一小時。

一層厚厚的積雲從東面翻湧而來，遮住了太陽。陰暗的積雲湧入谷地後似乎又膨脹了。暴風雪又要來了。我到達冰磧水壩的時

候，第一波雨點剛好拍打下來，風也不斷增強，一陣陣冰冷的氣流掠過湖面。我打起寒顫。

壩體由密實的泥土和沙礫構成。我記得之前爬上水壩的時候曾經打滑並摔下去過。水壩傾斜成四十五度，表面有些岩石從泥土中突出。一些漂礫散布在水壩頂部，在低垂雲層的映襯下，形狀就像一頂王冠。雪片混合著雨水從我身邊呼嘯而過。氣溫急速下降。

我把泥土當作冰面，高舉冰斧，將鶴嘴劈進壁面，然後用雙臂把自己舉起。我想將靴子踢進斜坡，但沒什麼效果。我的靴子在坡面上來回滑動，直到正好卡在一塊岩石的狹小邊緣。我再次揮動冰斧，接下來都得垂著傷腿重複整個危險的過程。爬得越高，我就越感覺緊張。我以為自己是害怕摔下去後要重新來過，但其實有更深層的原因：我擔心爬上壩頂會看到難以承受的事實。其實這份擔憂一開始就如影隨形。在冰隙裡，恐懼掩蓋了它；在冰河上，孤獨遮蔽了它。然而一旦越過所有險境，它就迅速壯大成一種強烈的空虛。我感覺胸中有某種巨大的東西鼓脹起來，在我的胸膛裡翻滾，擠壓我的喉嚨並掏空我的內臟。我的神經扭曲抽動，滿腦子想著自己可能已被拋棄──這不僅僅是第二次拋棄，而是永遠。

我爬行在泥土坡頂端的雜亂岩石之間，終於到達冰磧水壩的最高點。我直立起身體，靠在一塊大漂礫上。什麼都看不到。雲層填滿了下方的山谷，陣陣落雪在風中打轉。就算帳篷還在，我也看不到。天色近乎全黑。我把雙手圍到嘴邊，大喊：

「賽──門──」

回聲從雲層傳出，隨即被風吹散。我對著雲層高聲呼喊，只聽到詭異的回聲從不斷聚攏的黑暗中傳出。他們聽到了嗎？他們會來嗎？

我靠著漂礫跌坐下來，一面躲避風雪，一面靜靜等待。黑暗很快就吞沒了雲層，寒冷也吞噬了我。我專注傾聽是否有回應的呼聲傳來，心裡卻清楚那是不可能的。我顫抖得無法繼續靜坐，就挪動身體離開漂礫。前方還有很長一段下山路，坡面覆滿雜草和仙人掌。我考慮要不要拿出睡袋，在冰績上休息一晚，但那個「聲音」說「不要」。我同意，太冷了。現在一睡著，就永遠醒不來了。我縮起肩膀抵禦寒風，面向前方沿著山坡挪動下去。

黑暗中數小時過去了。我喪失所有方向和時間感，一邊緩緩下

滑，一邊瞇著眼望向四周的黑暗，心中十分迷惑。我早已忘了自己正朝著營地下攀，也不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只知道不能停止動作。陣陣寒風不時吹起飛雪撲上我的臉，把我從長眠中喚醒，促使我繼續爬行。有時候我會開啟手錶上的照明，瞇起眼睛看錶面。九點，十一點，夜晚不斷延續。從冰磧水壩開始的五個小時爬行沒有任何意義。我隱約記得應該只需十分鐘就能到達營地。五小時可能就是十分鐘。我再也無法思考。

鋒利的仙人掌刺扎進大腿，我停下來檢視身下的地面，幾乎無法理解是什麼刺傷了我。夜晚吞沒了一切，我陷入譫妄，滿口囈語，無法理解自己身在何處，又在做什麼。我還在冰河上嗎？「最好小心點。」我想，「末端的冰隙很不妙。」岩石怎麼都不見了？沒感到口渴挺好的，但我真想知道自己人在哪裡……

第十三章　夜晚的淚水

我幾乎在不知不覺間進入一片佈滿岩石和沙礫的開闊地帶。又是冰磧？我不確定。在雜草和仙人掌間陡降使我迷失了方向。我轉頭往身後看去，白雪覆蓋的山坡上有一條蜿蜒曲折的黑線。岩石上沒有雪。這些岩石是哪裡的？我翻找背包，拿出頭燈，一道暗淡的黃光亮起。我照向四周，看到許多灰色的亂岩。我坐在一片巨大的荒地上，幾乎無法判斷應該往哪個方向爬。頭燈很快就熄滅了，我扔到一邊，向前方的黑暗挪動，頭腦一片混亂。我試著趕走狂亂的糾結思緒，捕捉一點現實。是河床！原來我在這裡，不過想起這一點並沒有什麼幫助，因為我立刻昏睡過去，稍後醒來就什麼都不記得了。我人在河床上的想法從腦中一閃而過，可惜我沒能再次抓住，思緒又變得更加狂亂。

河床有八百公尺寬，四處散落著岩石，還有一汪汪覆蓋著冰的融水。在遠處的黑暗中，有河水在流淌，但暴風雪掩蓋了流水聲。帳篷緊鄰著對面的河岸，但，我在哪裡？我正朝著河床中心移動，還是繞回冰磧水壩？有人在乎嗎？我繼續挪動身體，雙腿不斷撞上岩石。一陣陣疼痛使我發出呻吟，但只有暴風雪吹拂的嘶嘶聲響回應我。那個「聲音」一小時前就消失了。我很高興不必再聽他嘮叨。

我聽從本能改變路線，從一邊換到另一邊，彷彿我認出了那些亂石，在黑暗中看見熟悉的景象，並按照潛意識的羅盤前進一樣。帳篷還有多遠？也許已經不在了！我可以等到早上，這樣就能看清路線。於是我坐在風中等待。但我發現自己又動了起來，也不知道自己已經等了多久。要是坐著枯等，早晨永遠也不會到來。看著水壺，水壺就永遠不會滾沸──這諺語真愚蠢！我傻笑起來，笑到我早已忘了自己為何發笑。

我看了看手錶，發現已經是凌晨了。新的一天已經到來。十二點四十五分。我感覺有塊巨大的漂礫抵著肩膀，稜角十分粗糙，我把自己往上拉，直到坐在漂礫上。我有預感，自己已經接近營地了。我注視著眼前的黑暗。一定就在這裡，我能感覺到。我突然聞到周圍有股濃烈刺鼻的糞便氣味。我用力嗅了嗅手套，臭氣薰得我噁心地往後退去。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大便？我怎麼會坐在大便裡？」

我又滑落回去靠在漂礫上。我知道自己在哪裡，卻提不起力氣行動，只能沮喪地盯著眼前的黑暗。當做臨時廚房的岩石應該就豎立在前方某處，但是在哪裡呢？突然間，陣陣風雪抽打在臉上，我擡起手護住自己，強烈的臭氣直衝鼻孔，頭腦突然清醒過來。現在我只能喊叫了！我坐起來，朝黑暗嘶喊。喉嚨像是被卡住一樣，聲音十分扭曲。我發不出聲來，只能瞇著眼睛望向前方。等待。

也許他們已經走了。寒冷再次侵襲，我感覺寒意不懷好意地撫摸我的背。我肯定活不過今夜了。但我已不在意。生存與死亡早就已經糾結在一起。過去那幾天逐漸融合成真實經歷與瘋狂的混合體，一片模糊，而此刻的我就像徘徊於現實和瘋狂之間。活著，還是死去，有很大的差別嗎？我擡起頭，在黑暗中大吼：

「賽──門──」

我在漂礫上搖搖晃晃，凝視著黑夜。我的乞求已經變得歇斯底里。我聽到嘶啞的耳語呻吟著，簡直不像是我自己的聲音：

「求求你們一定要在那裡……你們一定要在……哦，上帝……好吧！我知道你們在那裡……救救我！你們這些混蛋，救救我……」

雪片如羽毛般落在我的臉上，風猛烈地拉動我的衣服。夜晚依舊黑暗。臉上的熱淚和冰冷的融雪混合在一起。我想要結束。我感覺自己被摧毀了。這麼多天以來的，我頭一次承認自己終於耗盡最後一絲力量。我需要有人在，任何人都行。黑夜裡的風暴正在摧毀我，而我再也沒有意志力反抗。我為許多事而哭泣，但最主要是因為沒有人在我身邊，陪我度過這個可怕的夜晚。我把頭垂到胸口，不理會外界的黑暗，任由自己在憤怒和痛苦中落淚。我再也無法承受。我無法繼續下去。一切都太過沉重。

「救救我！」

我的吼叫劃破黑暗，但隨即被風雪吞沒。

起初我以為自己在腦海中看到一道閃電，就像掉進冰隙後突然間看見的炫目閃光一樣。那不是閃電！它一直在發光，紅色和綠色

的光，在黑夜裡閃動著色彩。我目瞪口呆。某種發光物體在我前面漂浮。只見一個紅綠相間的半圓懸浮在黑夜中。

「是太空艇？朝我丟石頭吧，我一定糟透了──竟然看到幻覺了……」

然後，我聽見模糊不清的聲響，驚訝又帶著睡意的聲響，跟著更明亮的光線從那裡面出現。一抹黃光突然從色彩中一躍而出，形成寬寬的圓錐形。我聽見更多聲音──那些不是我的聲音，而是其他的聲音。

「是帳篷！他們還在那兒……」

這想法讓我動彈不得。我側著身體從漂礫上倒下去，歪歪扭扭地掉落在岩石密布的河床上。疼痛順著大腿竄上來，我忍不住呻吟起來。頃刻之間我變得只能虛弱地哭泣，無法挪動身體任何一個部位。一直支撐著我、使我保有一絲力量去搏鬥的某種東西消失在暴風雪中。我試著從岩石中擡起頭去看那些燈光，但我做不到。

「喬！是你嗎？喬！」

賽門的聲音聽起來緊張而有些嘶啞。我大喊著回應他，卻發不出聲音。我抽泣著，隨著胸口陣陣起伏而不住乾嘔，朝黑暗裡咕噥一陣斷續的話語。我轉頭看見一束光線上下擺動著，匆匆接近我。我還聽到石頭在腳下摩擦的聲音。有人驚慌地高喊：

「在那兒，在那兒！」

接著有燈光照在我身上，我只能看見炫目的光柱。

「救我……請救救我。」

我感覺到一對強壯的手臂伸過來摟住我的肩膀，拉動我。賽門的臉突然出現在我眼前。

「喬！天哪！哦，我的老天！該死的，他媽的，看看你。蠢貨，理查，抓住他。把他擡起來，擡起來！天哪，喬，怎麼會？怎麼會！」

他太震驚了，都沒有意識到自己在說什麼。他髒話連篇，不斷

咒罵，語無倫次。理查躊躇著，緊張不已，驚慌失措。

「快死了……撐不住了。我受不了了……我以為一切都完了……請救我，看在上帝的份上救救我……」

「沒事的。我找到你了，我抱住你了，你安全了……」

接著賽門把手臂環在我胸前，把我拉起來，拖動我，我的鞋跟撞上一塊塊岩石。我重重落在帳篷的門前，裡面的燭光柔和地透出來。我擡起頭，看到理查低頭盯著我，睜大的眼睛裡滿是憂慮。我想要對他傻笑一下，然而淚水不停從眼眶裡湧出來，我什麼也說不出來。然後賽門把我拖進帳篷，輕輕把我放在溫暖的羽絨睡袋上。他跪在我身邊望著我，我看到他的眼神裡混雜著同情、恐懼與驚慌的複雜情感。我對他微笑，他還以咧嘴一笑，緩緩搖晃著頭。

「謝謝，賽門。」我說，「你做得對。」我看到他很快把臉轉到一邊，移開目光，「無論如何，謝謝。」

他默默地點頭。

帳篷裡充滿溫暖的燭光。人們似乎都懸浮在我上空，陰影在帳篷壁上輕盈地移動。巨大的疲憊感彷彿在一瞬間抽乾了我所有的力氣。我靜靜躺著，感覺自己的背部壓在柔軟的羽絨上。有人垂下臉望著我，是兩張臉，不斷地交替出現在我面前，把我搞糊塗了。然後，理查把塑膠茶杯塞進我手裡。

茶！熱茶！但我卻握不住。

賽門拿走茶杯，扶我坐起來，餵我喝茶。我看見理查在爐邊忙碌，攪動濃稠的牛奶麥片粥，一邊攪一邊用勺子加糖。接著更多茶端上來了，還有麥片粥，但我吃不下。我望向賽門，看到他臉上的緊張和眼神裡的震驚。有一陣子沒有人說話。

我想起賽門上一次用那樣的眼神看我，是我摔斷腿時他在冰崖上打量我太久的那時候。那瞬間我就知道他已經接受了我將會死去的事實。然後沉默被打破，我們幾乎同時像連珠炮似地提出一長串問題，不過大多數都沒有得到解答。在那個靜默、漫長的眼神交流過程中，一切問題都變得微不足道，所有答案也顯得多餘。我告訴他在冰隙裡的情況，以及爬回營地的經過。他告訴我切斷繩子後噩夢般的下攀過程，還有他怎麼斷定我已經死了。他看著我，好像還

不太能理解我已經回來的事實。我微笑，摸著他的手。

「謝謝。」我又說。儘管知道這絕不足以表達我的感受。

他看上去很窘迫，很快轉換了話題：「我把你的所有衣服都燒了！」

「什麼？」

「嗯，我以為你不會……」

看到我臉上的表情，他爆出一陣大笑。我跟他一起笑起來。我們笑了很久，笑聲很刺耳，近乎瘋狂。

不知不覺幾個小時過去了。我們在帳篷裡喋喋不休地講述各自的經歷。賽門和理查搜尋錢的經過、我的內衣褲被拿到帳篷外燒掉等事情讓我們哈哈大笑。他們遞給我一杯又一杯茶，眼神充滿關切。我們展現出深厚而恆久的友誼，每一個動作，每次碰觸肩膀，每個眼神，都透露出親密之情，從前我們絕對不會表露出這種親密，恐怕今後也不會。這讓我想起山壁上暴風雪肆虐的那幾個小時，在那段短暫的時間裡，我們共同演出了一部屬於我們自己的老套三流戰爭片。

賽門強迫我吃完麥片粥，同時理查在準備煎蛋三明治。我每喝一口茶，好像都得吞下不同的藥。止痛藥、路宜可和抗生素。我拒絕吃三明治，因為沒辦法吞下乾麵包。

「吃下去！」賽門嚴厲地說。乾麵包卡在喉嚨裡，弄得我咳嗽不止。我無奈地咀嚼著，嘴巴不肯分泌唾液，於是我不顧他的命令，吐了出來。

「好吧。讓我看看你的腿。」

他突然變得嚴厲而果斷。我才剛提出抗議，他已經動手用小刀割裂我那破破爛爛的外褲。我看著刀鋒不費吹灰之力就劃開了薄薄的尼龍布料。那是一把紅色手柄的刀。是我的刀，上一次派上用場是三天半以前，用來割斷繫著我的繩子。一陣恐懼席捲我全身。我不想再忍受疼痛了。至少今天不要。我最渴望的就是睡覺，在溫暖的羽絨睡袋裡睡上一覺。他擡起我的腿把褲子拉掉時，我因為恐懼往後縮了一下。

「沒事的。我會盡量小心。」

我把目光轉向理查，他看上去好像要吐了。我對他咧嘴一笑，但他轉過身，忙著弄他的爐火。我就要看到自己的腿變什麼德行了，心中既興奮又擔憂。我想知道到底是什麼給我帶來這麼多痛苦，但我也很害怕看到我的腿腐爛、感染。賽門拉開我的綁腿，輕輕解開鞋帶和尼龍帶扣。

「理查，你得過來壓住他的腿。你扶穩了，我才能脫掉他的靴子。」

理查在爐邊猶豫著。「你就不能把靴子割下來嗎？」

「可以，但沒那個必要。快點。就幾秒鐘而已。」

他挪到我身邊，小心翼翼地抱住我的小腿。賽門開始扯我的靴子，我大叫起來。

「抓緊一點，看在老天份上！」

他再次扯動，疼痛在我的膝蓋上迅速膨脹。我緊閉雙眼，膝蓋的痛楚如潮水一般不斷湧來，我淚流不止，真希望這一切都停下來。

「好了，搞定了。」

疼痛迅速消退。賽門把靴子扔出帳篷，理查連忙放開我的腿。我猜他剛才也一直緊閉雙眼。

接著，我的防寒褲也被輕輕地褪了下來。理查又回到帳篷後部。我期待地坐起身來。當賽門脫掉我的保暖長褲，我倆都被我腿上的傷勢嚇呆了。

「真該死！」

「他媽的，竟然腫這麼大！」

我的腿像腫脹的樹樁，上面沾滿黃色和褐色的黏液，青紫色的瘀痕從膝蓋一直向下延伸。我的大腿和腳踝看起來沒什麼區別，只

能從詭異地向右下方扭曲的巨大腫塊看出膝蓋的原有位置。

「天哪！比我想像的還要嚴重。」看到這傷勢讓我覺得有些虛脫，我伸手試著撫摸膝蓋四周的肌肉。至少沒有紅腫發炎，也沒有明顯的感染跡象。

「很嚴重，你的腳跟也骨折了。」賽門正在檢查我的腳，嘴裡咕噥著。

「是嗎？哦，好吧。」這對我來說似乎不那麼重要了。腳跟、膝蓋，就算全部加起來，又有什麼大不了的！我下山了，我可以休息、吃飯、睡覺。一切都會康復的。

「對。看到那些紫色瘀痕了嗎？那是出血的徵兆。你的腳跟，還有腳踝周圍都是這種瘀痕。」

「過來，理查，看看這個！」我說。

他從我肩膀上方瞥了一眼，然後急忙躲開：「哦！但願我沒看到。」

我快活地大笑起來，然後發現自己改變得很快。我不再笑得狂躁、歇斯底里。賽門把我的保暖長褲拉回腿上，臉上的神情顯得很憂慮。

「我們得快點把你送出去。早上驢隊就來了。我們其中一人可以先下山，請斯賓諾沙帶一頭騾子和鞍具來。」

「讓我去。」理查自告奮勇，「現在是四點半。喝完這杯茶我就去。這樣你可以用我的睡袋，喬就睡你那個。我會在六點前回來……」

「等一下！」我打斷他的話，「我需要休息和進食。就這麼騎兩天騾子我可撐不住。」

「撐不住也得撐。」賽門堅定地說，「沒有商量的餘地。你起碼要三天才能到達醫院。除了腿傷，你還受了凍傷，而且過度疲勞。再不接受治療就會感染。」

「可是……」

「不要再說了！我們早上就出發。算起來還要一個多星期才能到達利馬。你不能冒這個險。」

我虛弱得沒辦法跟他爭辯，只能用懇求的目光望著他們，希望他們改變主意。賽門不理我，動手把我的腿放進他的睡袋。理查遞給我一些茶，臉上帶著撫慰的微笑，然後走出去消失在黑夜裡。「我很快回來。」從黑暗中傳來他的喊聲，這時我都快要睡著了。在睡覺之前好像還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做。但即使我再怎麼努力，也沒辦法睜開雙眼。然後我想起來了，說道：

「賽門—」

「怎麼了？」

「你知道你救了我的命。那個晚上你一定過得很辛苦。我不怪你。你別無選擇。我能理解。我也明白你為什麼認為我死了。你盡力了。謝謝你帶我下山。」

他什麼也沒說。我看向他，他仰面靠在理查的包上，兩頰掛著淚水。我別過頭。這時他說：

「說實話，我以為你必死無疑。我很肯定。我看不出你有存活的機會。」

「沒關係。我了解……」

「老天啊！我獨自下山，這讓我受不了。我是說，我怎麼跟你的父母交代？我能說什麼？我愧對你的母親，但我必須割斷繩子。她永遠不會理解，也絕不會相信我說的話。」

「沒關係。現在你不需要這麼做了。」

「我真希望當時自己多待一會兒。只要相信你可能還活著，你就用不著受那麼多苦了。」

「沒關係。我們現在在這裡。一切都過去了。」

「說得對。」他哽咽著小聲說道，我感覺熱淚像洪水般充盈眼眶，無法抑制。我無法得知他受過多少折磨。一秒鐘後我就睡著

了。

※※※

我在一陣喧鬧和笑聲中醒來。女孩們在帳篷旁興奮地用西班牙語交談。我還聽到賽門跟理查在討論驢子的事情。我慢慢睜開眼睛，透進帳篷的光線顯得那麼陌生。陽光稀疏地灑在紅綠相間的帳棚布上，不時有陰影掠過。帳篷外像市集般熱鬧。我猛然想起幾小時前發生的事情。我安全了，這是真的。我懶洋洋地微笑著，把手臂貼著睡袋柔軟的絨面，沉溺在將要回家的幸福感中。我竟然經歷了那麼多危險，我的思緒在半夢半醒間飄蕩。

一小時後我從睡夢中驚醒，聽到一個聲音從遠處呼喚我的名字。我迷糊了。誰在喊我？睡意輕柔地把我拉回溫暖的睡袋裡。然而那聲音還在呼喚：

「快點，喬，醒醒。」

我把頭轉向側面，模糊中看到一些腦袋擠在門口。賽門跪在那兒，手裡端著一杯冒著熱氣的茶。在他身後，兩個女孩好奇的視線越過他的肩膀望向我。我想要坐起身來，但動彈不得。我的胸口像是承受了巨大的壓力，被釘在地上。我虛弱地揮舞一隻手臂，努力想要把自己拉起來，但手只是軟綿綿地搖晃。這時有雙手臂伸過來環抱我的肩膀，拉著我坐起身：

「喝點這個，然後盡量吃點東西。你需要吃東西。」

我用戴著手套的手握住杯子，低下頭，水蒸氣濕潤著我的臉。賽門走開了，但那些女孩還蹲坐在門口對我微笑。看著她們沐浴在陽光下打量我喝茶，我覺得這一切似乎有些不真實。她們穿著農人那種臀部寬大的裙子，帽子上插著花朵，看上去很怪異。她們在這裡做什麼？我的思緒好像每秒鐘都在快速流轉，以至於無法完全理解眼前發生的事情。我已經安全抵達這裡。我認得我們的帳篷，還有賽門和理查，但不認識這些打扮怪異的祕魯人。我決定，最好的辦法就是不理睬她們，專注喝我的茶。我才剛喝一口就燙到嘴。我的雙手失去感覺，又戴著保護凍僵手指的手套，使我忘記了茶有多燙。我倒抽一口氣，迅速吹氣，想要使舌尖冷卻下來。女孩們咯咯地笑了起來。

接下來的半小時裡，食物和飲料源源不絕地端到我面前。他們

還不時為我打氣，告訴我一些最新消息。斯賓諾沙獅子大開口，為他的騾子索取高價，所以耽擱了一些時間。我聽到賽門的嗓門越來越大，語氣越來越憤怒，還聽見理查很平靜地把賽門的話翻譯給斯賓諾沙。女孩們時不時察看賽門的臉色，然後皺起眉頭。接著，他們突然走了，我也不需要再保持清醒。我往前倒下，陷入夢鄉，西班牙語和英語交織成的喧鬧漸漸退去。

又有一隻手把我搖醒。是賽門：

「現在你得出帳篷。我們正在打包。他終於接受講價了。要是他敢再改變主意，我要把他該死的腦袋給扯下來！」

我努力往各個方向挪動身體，把自己移出帳篷，結果發現自己變得十分虛弱，恐懼感油然而生。半個身體才剛爬出帳篷，手臂就在身下一彎，我朝一旁倒了下去，無力撐起自己。賽門輕輕把我扶起來，拉著我到陽光下。

「賽門，騎騾子我絕對受不了。你不知道我有多虛弱。」

「沒事的。我們會幫你。」

「幫我！我幾乎沒辦法保持清醒，更別說坐起來。你又要怎麼幫我騎騾子？我需要休息。我真的需要。我需要睡覺和吃東西。下山以來我才睡了三個小時！我……」

「你別無選擇。今天就得走，就是這樣。」

我提出抗議，但他不理我。他走到帳篷那邊，把急救箱拿了過來。理查又端給我一杯茶，同時賽門把藥遞給我。然後他們離開我身邊，動手拆卸營地。我側躺下來，看著他們工作，直到抵擋不住強烈的虛弱感，又變得昏昏欲睡。身體惡化的狀況令我深深恐懼，我焦急地想著自己是不是已經把身體燃燒殆盡了。我感覺自己比獨自下山時更接近死亡。從知道身旁有人援助的那一刻起，我體內的某種東西似乎就崩塌了。那種使我提起精神、集中力量的東西消失了。現在我根本無法想像一個人獨處，更不要說爬行了！失去了奮力爭取的目標，沒有需要遵循的模式，也沒有那個「聲音」。我驚恐地想到，要是沒了這些東西，我的生命也許就到盡頭了。我努力保持清醒，拚命驅趕睡意，保持雙目睜開，然而睡意還是勝利了。我斷斷續續地打著瞌睡，被不同語言的模糊交談聲吵醒，然後又昏睡過去，腦子裡只有昏迷、虛脫，以及怎麼也醒不來的睡眠。

賽門再次來到我身邊，這時好像又過了很長時間。我聽到他跟理查講話的聲音，便擡頭看去。他站在我身邊檢視著我，臉上的表情十分擔憂：

「嗨！你還好嗎？」

「是的，我還好。」我不再抗拒離開這裡了。

「你看上去可不太好。我們就快出發了。如果你坐起來，試著振作一下，也許情況會好一些。我再給你弄點茶。」

振作起來的主意使我發笑。但我還是成功地靠自己的力量坐了起來。最後，斯賓諾沙把他的老騾子牽給我，賽門扶著我站起來。我重重地靠在他肩膀上，朝騾子單腳跳過去，牠溫順地等著。這頭老騾子很有農家風範，看上去性情平和，這讓我多了一點信心。我正準備擡腿蹬上鞍具的時候，理查突然大喊起來：

「等等，賽門！我們忘了他的錢了！」

於是我踏著蹣跚步伐展開搜索。理查和賽門從兩旁攙扶我，我指揮他們扶著我從一塊岩石走到另一塊岩石，我拚命回想藏錢的位置，卻毫無頭緒。斯賓諾沙和女孩們滿腹疑惑地望著我們。我們快活地大笑，最後終於找到了隨身暗袋，我們舉起來給他們看。他們報以禮貌的微笑，卻顯然不理解這一條破破爛爛的帶子有什麼重要。

騾子上安放著老舊的西式鞍具，鞍頭很高，周圍還鑲嵌著講究的銀飾。巨大的包頭馬鐙是皮革製的，上面還雕刻著花紋。他們把防潮墊折彎放在鞍上當軟墊，這樣我的傷腿就不會碰到騾腹。我們動身沿河床而下，步履平緩。賽門和理查分別走在我的兩邊，留意我的狀況。

接下來是疲憊和疼痛的兩天。我無法夾緊雙腿來控制那頭騾子，往卡哈坦博的二十四小時旅途中，牠不斷撞上每棵樹、每塊岩石、每堵牆。即使賽門用削尖的雪椿阻止牠，牠還是繼續跌跌撞撞。我無力地尖聲嚎叫，直到疼痛消失。但不知怎麼的，我居然沒有掉下來。熟悉的風景從我身邊晃過，但疼痛和疲倦使我根本看不清楚。每一天結束的時候，我都像孩子般大發脾氣。我再也沒有力量或者拚命的狠勁來應付這額外的折磨。我希望這一切盡快結束，

我想要回家。賽門像母親般安撫我，幫我度過難關。他來回走動，催促趕驢的人加快速度，提醒拉騾子的人多加小心。當我受睡意和虛弱攻擊，快要從鞍上摔下去的時候，他就會走到我身旁。他拿走我的手錶，每當我該吃藥的時候就停下隊伍，遞上止痛藥、路宜可、抗生素，還有必不可少的茶水。騾子一路穿越高聳的隘口、陡峭的岩谷、植被茂密的南美大草原。我不斷沉入夢鄉，也不斷驚醒，脾氣越來越暴躁。然而賽門一直待在我身邊。每當我乞求休息的時候，他就會鼓勵我，讓我擠出身體裡最後一點力氣。

我們在卡哈坦博捲入爭執的漩渦。賽門先是為了雇用皮卡車跟警察發生爭執，又有一夥村民想要爬上車斗搭便車去利馬，賽門和理查大聲喝斥他們下車。我躺在後車斗一張褥墊上，整個人呈大字形。車子正要開走，一個年輕人走過來。他用悲傷的眼神看著我，看到了我腿上粗糙的夾板。這時一名警察走近，肩上斜背著一把自動步槍，阻止理查把最後一個村民趕下皮卡車。

「先生，求求你們幫幫這個人。他的腿受了重傷。他都等了六天了。請你們把他帶到醫院，好嗎？」年輕人說。

我們轉過頭去，看見那個癱倒在我身邊的老人，震驚得說不出話來。他用懇求的目光望著我，臉上因疼痛而猙獰。他擺動臀部，輕輕掀開覆蓋在腿上的粗布袋。人群突然陷入一片死寂，我清楚聽到身邊的賽門倒吸了一口涼氣。那個人的雙腿被壓得粉碎。我瞥了一眼那雙扭曲的腿，腿上帶著嚴重的撕裂傷、斑斑血跡，還有感染發炎的紫色傷口。他小心翼翼地蓋回粗布袋。傷口散發出一股甜甜的濃烈惡臭。

「老天！」我一陣噁心。

「傷得很重。對吧？」

「太嚴重了！他沒希望了！」

「對不起，我的英語不好──」

「沒關係。我們載他一程，還有這個人。」我打斷他。

「謝謝，先生們。你們真是好心人。」

卡車司機是個酒鬼，沿路提供大量啤酒。回利馬的艱苦車程於

是灌滿了啤酒、香菸和止痛藥，使那三天的記憶變得模糊不清。我們在深夜到達醫院。我們得知那個老人負擔不起這麼好的醫院，便告訴他們沒關係，並付給司機酬勞，指示他把老人送去合適的醫院。理查扶我下車，賽門把我們剩下的止痛藥和抗生素都給了老人的兒子。那輛皮卡車開進利馬悶熱的夜幕之中。我坐在輪椅上，看到那個老人虛弱地揮著手向我們致謝，然後車子消失在街角。

在我們看來，那家醫院落後得令人吃驚。不過那兒有乾淨的白床單，病房裡播放著音樂。還有漂亮的護士，可惜她們都不會說英語。她們邁著輕快的步伐，推著我的輪椅走過綠色和白色相間的走廊。賽門急急忙忙走在我身邊看顧我，毫不放鬆。護士這才開始了解我們歷經多少艱險。

一個小時以後，院方強硬地要求賽門和理查離開。照了X光以後，我那身臭氣薰天的登山服被脫下去清洗。我赤裸裸地坐在座椅秤上，由一個漂亮的護士幫我測脈搏、記錄體重、抽血。我轉頭看秤，大吃一驚。不到五十公斤！天哪，我瘦了近二十公斤！她快活地對我一笑，然後把我搬離座椅秤，輕輕放入一缸消毒過的熱水裡。處理完畢，我被移到床上。我立刻睡著了。一個小時後她回來了，這次還來了一位神情關切的醫生。他為我說明抽血檢驗結果，聽起來很嚇人，也很複雜。那個護士則在我的手腕上扎了一針，吊上葡萄糖液點滴。夜裡，我被可怕的噩夢驚醒。我夢見那道冰隙，驚恐地大叫起來，渾身汗濕。接著護士們趕來，和藹地安撫我，但她們說的話我一個字也聽不懂。

我躺在那裡，度過了言語難以形容的兩天。沒有食物，沒有止痛藥或抗生素。直到電報傳來，確認了我的保險，他們才肯屈尊給我動手術。他們一大早就來了。手術前一小時我手上先注射了一針，我又回到渾身虛弱、意識模糊的熟悉狀態。兩個面戴口罩、身穿綠色衣服的人推著我走過鋪著瓷磚的走廊，一邊咕噥著我聽不懂的話。走廊長得彷彿沒有盡頭。直到接近手術室，我內心的擔憂才升高成驚恐。我絕不在這裡動手術！一定要阻止他們。我一定要等到回家！看在老天份上，別讓他們動手術。

「我不想做手術。」

我鎮定地說。我覺得自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但他們沒有回應。或許是藥物使我口齒不清？我重複剛才的話。其中一個人對我點頭，但他們沒停下來。我突然想起他們聽不懂英語。我試圖坐起來，有人把我推回枕頭上。我驚慌失措地叫喊，要他們停下來。手

推車卡嗒卡嗒穿過手術室的門，一個男人對我說著西班牙語，聲音很優美。他想讓我平靜下來。然而我看到他檢查一支皮下注射器，就拚命掙扎著，半坐起身。

「求求你。我不──」

一隻強而有力的手把我按了回去。另一隻手握住我的手臂，我感覺到針頭插入皮膚的輕微刺痛。我想擡起頭，可是不知怎麼回事，頭變得好像有兩倍重。我側過頭去，看到一盤手術器材。頭上亮起強光，整個房間開始在我眼前旋轉。我必須說點什麼，必須阻止他們。黑暗逐漸取代光亮。慢慢地所有的聲響都模糊了，最終一切歸於沉寂。

後記

一九八七年六月

巴基斯坦，喜馬拉雅山脈，喀喇崑崙山脈，罕薩山谷

□

我看著兩個人影逐漸縮小，直到消失在貧瘠的山坡上。安迪和喬恩準備去攀登海拔六〇九六公尺、尚未有人征服的吐泊丹峰（Tupcxiam）。我再次獨自置身大山，不過這次是我自己的選擇。

我轉向小小的瓦斯爐，煮我的第二杯咖啡。這個動作使我的膝蓋疼痛起來。我暴躁地咒罵一陣，傾身按摩膝蓋，減緩疼痛。關節炎。扭曲的關節上留著六次手術留下的明顯傷疤。起碼我心中的創傷比這些疤痕恢復得要好。

醫生都說我會得關節炎，說我必須在十年內動手術拿掉整個膝關節。他們還說了很多事情：「你再也不能彎曲膝蓋了，辛普森先生。你會永遠跛著一條腿。你再也不能登山了……」不過幾乎都沒成真。

但關節炎還是被他們說中了。我悲傷地想著，一邊關上瓦斯爐，不安地回望山坡。我突然強烈地為他們感到擔憂，渾身顫慄起來。安全歸來。一定要安全歸來。我對著寂靜的群山低聲說道。如果天氣狀況良好，他們會在三天內下山。我知道這將是一場漫長的等待。

我為自己放棄登頂感到難過。我的腿本來狀況良好，但後來開始疼痛。從最後一次手術至今只有十周，我知道這時候登山一定會造成新傷。但我很高興自己嘗試了。而且以後還是會有機會的。

六天前，我們到達山肩下的山坳，挖掘了一個雪洞。我們坐在雪洞外面，默默地凝望綿延在我們眼前的喜馬拉雅山脈。太陽從一望無際的藍色天空散發灼熱的光芒，清透無垠的天空映襯著積雪的

巍巍群峰，輪廓如此鮮明。我正是為此而來。純淨，可望而不可及。直達天際，完美無瑕。陽光在雪花上投射出鑽石般的光芒。卡魯恩科峰（Karunn Koh）與我只有八公里距離，從上方俯瞰著我。我想像自己站在峰頂，從無邊視野中看到地表的曲折變化。我假想能夠看到聖母峰，儘管我知道她距離此處有一千六百公里之遙。那些地名在我腦海裡流轉：興都庫什山脈、帕米爾高原、西藏以及喀喇崑崙山脈。聖母峰──雪之聖母、楠達德維峰、K2、南迦帕爾巴特峰、干城章嘉峰，這些名字都蘊含著豐厚的歷史。還有所有攀登過這些大山的人。突然之間，他們變得真實而鮮活起來。如果我沒有選擇回來，他們永遠也不會如此真實。我有兩位朋友長眠在這些綿延起伏的山峰之中，孤單地埋在不同的山上，這是這幅美景的陰暗面，而此刻，我可以暫時遺忘。

我打包好自己的背包，背上肩，最後朝他們消失的地方望了一眼，轉身走回營地。

※※※

▲寫在十年之後▲

賽門．葉慈將他另一次攀登安第斯山脈的經歷寫成著作《絕境》（Against the eall），他很好心地在書中指出，我在本書中「忠實而貼切」地寫出了他的角度。此外他也再三思索良心的問題──這個問題可能懸宕了有十年之久。得知他說自己無愧於良心，我感覺非常安慰，因為如果處於他的位置，我也會做同樣的選擇。他曾經英勇地營救我，而到了最後，那是他唯一的明智選擇。他是這樣寫的：

□□□

有些人認為根本沒有所謂抉擇，割斷繩子以及繩子所代表的信任和友誼從來不該進入我的腦海。另一些人說那不過是為了求生，我是被迫這麼做的。

事故發生時，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就只是拉著繩子，心中盼望喬能把重量從繩子上移開，給我解圍。當我想起背包頂部有一把刀的時候，我已經氣力用盡，撐不住他了。我知道為了解救喬，我已經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了一切努力。而當兩人都命在旦夕時，我也只救得了自己。儘管知道自己的行動可能使他喪命，我還是在瞬間憑直覺做出了決定。我覺得這麼做是正確的，就和那次攀登所做的

其他關鍵決定一樣。我沒有猶豫，從背包裡拿出刀就割斷了繩子。

這種訴諸直覺的時刻好像總是給人相同的感覺：無人性。彷彿那些決定是自己冒出來的。直到事後反思，我才體認到我們是如何一步步走入絕境。在登頂前的那些天裡，我們做出了很多錯誤的判斷。我們沒有喝足夠的水、吃足夠的食物，入夜後仍繼續長時間攀登，任由自己受寒、疲憊和脫水。其中一個晚上，我在雪洞外等候喬挖好雪洞時感覺非常寒冷，以至於凍傷了幾隻手指。總而言之，我們沒有好好照顧自己……

※※※

以前我並不認為我們有疏失，但現在我知道賽門是對的。

對攀登來說，事後的分析檢討就和擁有強健體魄或天賦同等重要，因此在事件過後的幾年間，我自然也反省起這次攀登，試圖找出我們的問題，看看我們犯了什麼重大失誤。起初，我確信我們沒有犯任何錯誤。我還是會用同樣方式攀下那座冰崖，頂多更加留意冰的質地。我們還是會採用阿爾卑斯式攀登，以挖掘雪洞代替帳篷，並攜帶同樣的裝備和食物。最終仍是賽門指出了我們的致命錯誤，而且那錯誤在我們離開營地前就發生了。

是瓦斯。

我們沒有準備足量瓦斯來提供足夠的飲用水。兩人每天共用一小罐絕對不夠。為了減輕負重，我們把所有東西都削減到最少量，以至於當情況急遽惡化，根本就沒有調整的餘地。賽門放我下降到接近聖羅莎山坳的時候，以及決定在暴風雪和黑夜來臨之際攀下西壁之前，我們都考慮過挖雪洞，等到暴風雪結束再走。如果我們那樣做，就能在晴朗的天氣下降。我們會看到並避開那座冰崖，也就能控制情況。

反之，帶來暴風雪的雲層在山坳上方漸漸聚積的時候，我們沉痛地察覺食物和瓦斯已經在前一晚用完了。我們的脫水狀況堪憂，又無法煮飲用水，不能再冒著長時間被暴風雪圍困的危險。我當時已經出現脫水的症狀，骨折及其導致的內出血更使我變得十分虛弱。我們別無選擇。就因為缺少一罐融化、加熱冰雪的瓦斯，我們必須繼續前進，情況因此失去了控制，我差點丟了性命。

賽門在書裡繼續分析道：

□□□

一切痛苦都無法改變我割斷繩子的事實，我的決定是正確的，我們都活了下來。接下來幾年，我聽到人們熱議我當時所做的決定是否道德，還有許許多多「假如……會怎樣」的假設。我遇過理解我決定的人，也碰過公開表示敵意的人。比起那晚喬在營地裡對我說過的話，那些人的事後之見根本沒有任何意義。如今我的登山技術更加純熟，經驗也更加豐富，我相信自己不會再陷入同樣境地。可是即使再次遇到這種情況，我知道自己還是會做出同樣決定。只有一件事我覺得自己疏忽了。那就是在當時的險境下我承受了極大壓力，未經細察就導出結論，認為自己不可能進入冰隙營救喬。儘管事後回想，我知道營救他的結果很可能於事無補，但那時候我根本沒想過要走到冰隙邊緣，仔細查探深度。

從根本上來說，我們每個人都必須照顧好自己，不管是在登山，還是在日常生活當中。我認為那不是給自私找藉口。只有照顧好自己，我們才有能力幫助別人。不說登山，在繁雜的日常生活中，忽視這種責任的代價可能是婚姻破裂、孩子走入歧途、事業受挫或是房屋被沒收。而在登山運動中，忽略這種責任往往可能招致死亡。

※※※

事故之後，我沒有太過關注賽門所說的「事後之見」。我們都很清楚彼此的關係如何，也沒有什麼不滿。我寫這本書是希望藉由「直接」講述這個故事，杜絕外界對賽門的一切無情和不公正的批評。割斷繩子顯然犯了眾怒，違背了某些不成文的規定，人們似乎只留意故事的這一小部分──直到我盡可能忠實地把故事寫下來為止。

雖然如此，就算紙上談兵的評論家再提出哪些錯誤見解，我們也不會再為此煩惱。我首要考慮的是復原並重返登山運動，而不是在意他人如何推測我們當時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九成的事故要歸結於人為過失。我們難免犯錯，事故也難免發生。我想，訣竅在於你做任何事之前要預先考慮所有可能的後果。這樣一來，就算真的發生變故，你也比較能掌控局勢。

我唯一要補充的是，無論讀者從書中感受到我們的經歷有多麼痛苦，對我來說，這本書仍然未能充分表現出那些孤獨的日子是多

麼可怕。我完全無法找到確切的詞彙來傳達那種絕對的孤寂。

喬．辛普森一九九七年八月

※※※

●跋．痛苦的回憶●

二〇〇二年七月中旬，我又站在這裡。十七年前那個風雪交加的黑夜裡，賽門正是在這裡發現了我。當時我的身心都受到極大的創傷，簡直不成人形，體重只剩四十公斤，酮酸中毒，幾近昏迷。我的身體幾近燒乾，離死亡只有一步之遙。跟一些醫生談論過後，我懷疑那晚賽門找到我的時候，我的確很可能處於垂死狀態。

這麼多年過去了。此刻，導演、攝影師和收音師正在一旁期待地望著我。攝影機的鏡頭和令人毛骨悚然的長柄麥克風對著我，我覺得很不舒服。賽門站在我旁邊，對著攝影機講述找到我的情況、我當時的狀態，以及我躺在岩石上的樣子。

我彷彿是從遙遠的彼端聽到這一切。我感覺自己心跳加速，敏銳地警戒著周圍的群山。它們好像要將我壓垮。我覺得快要喘不過氣了，一股熱流灌注全身，我開始大量冒汗。我彆扭地移動自己，希望攝影機沒有捕捉到這些跡象。

我感覺自己莫名地脆弱，彷彿正要受到攻擊。實際上，我越這樣想，就越焦慮。有人問了我一個問題，聲音就像是從非常遙遠的地方傳到我耳中。我聽到太陽穴搏動的聲音。開始講話的時候，我拚命告訴自己不要哭出來。事前我已下定決心，接受採訪的時候絕不能掉淚，但我還是被擊潰了。我聽到自己講出了賽門和理查在黑暗中跑過來找我的那一刻，我如何看到他們的頭燈，還有我意識到噩夢結束，我剛撿回自己性命的美妙瞬間。

我低頭去看地面，我被發現時就俯臥在這些石頭上。然後我擡頭望向河床，上面是散亂的漂礫。我究竟是怎麼在黑暗中從那裡下來的？

想到這裡，我心裡更加恐懼。我甚至不確定自己是否停止了談話。有好長一段時間，當我看著地面，我覺得自己正躺在那裡，感覺賽門的手抓住了我的肩膀，把我翻過來抱住。真是不可思議。我差點就要轉身去看是誰在碰觸我的肩膀。

我的大腦好像產生了某種幻覺，神經交錯在一起，色彩、情感和知覺突然以驚人的力量從記憶最深處迸發。這過程也許只持續了千分之一秒，感覺卻像是幾分鐘。然後這個瞬間過去了，我只感到心力交瘁。

賽門和我走向劇組人員重建的營地。那裡看來十分熟悉。我想賽門一定注意到了什麼。他問我是否還好，我只說：「不，不是很好。」就沒再說什麼。我想逃走。我坐下來，努力使自己鎮定下來。外表看來我相當正常，但內心已陷入歇斯底里。

沿著山谷步行了二十分鐘，回到巨大的營地，我感覺稍微好了一些。我回到自己的帳篷，倒了杯威士忌，點燃一支菸，告訴自己：「喬，這只是恐慌發作罷了。不要擔心，很正常。」

事實上，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但是在接下來三周裡這種情況反覆出現。也許程度沒那麼強烈，不過那可能只是因為我有所防備了。恐慌發作時我告訴自己，這只是心理作祟，會消失的。這辦法還算有效。

我們花了四天時間慢慢走進營地，隨行的十四人包括劇組人員、保安和挑伕，個個都身強力壯。還有七十六頭驢子。對於重回舊地，我倒是一點也不擔心。事實上這一切都很滑稽。穿戴八〇年代風格的裝備，帶著四頭倔強的驢子重新演繹走近營地的情景，還有隨隊醫生扮成理查的樣子，簡直就是滑稽鬧劇與乏味重複的綜合體。我們踏著重重的腳步走過攝影機，然後四處奔跑，再把暈頭轉向的驢子趕回到剛才的路上，才能拍下一個鏡次。

「走到那一大片長著羽扇豆的地方，再開始走向攝影機。」對講機用尖銳的聲音下達神祕指令。我們瞭望遠處山稜的凹口，裝了六百毫米龐大鏡頭的攝影機就架設在那裡。我們站在V形山谷上，觀察將要橫越的陡峭山壁。兩面斜坡沿著佈滿岩石的山稜，一路往下延伸上千公尺，直到極遠處一條彎曲的銀線，那是閃閃發亮的河流。山坡上長滿了羽扇豆。

當我們繞過遠眺瓦伊拉帕村的山谷時，看到了積雪覆蓋的群峰。我感到老友重逢般的驚喜。覆著冰雪的拉薩克峰和耶魯帕哈峰俯瞰山谷。我只覺興致高昂，全無不祥感。我都忘了這些群山是多麼美麗。我突然意識到，儘管二十年來在世界各地登山，瓦伊瓦什山脈依舊是我所見過的最美的山系。我由衷微笑起來。

接著，我看到修拉格蘭德峰西壁，因恐懼而一陣顫抖。它比我記憶中更加龐大、更加殘酷，也更加危險。這讓我不禁驚詫，這麼多年以來我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我一定是非常莽撞、野心勃勃，甚至有點瘋狂，才會考慮做這樣的事。我沿上山的路線看去，注視著高海拔地帶的強風捲起飛雪，雪片又如羽毛般飄落北稜。這讓我害怕。那時的動力和熱情跑到哪去了？那種莫可匹敵的氣勢、年輕人與生俱來的自信、過剩的睪固酮以及貧乏的想像力，怎麼全都消失不見了？

我轉過身，在冰河的雜亂冰磧地之間向上跋涉，心裡一面安慰自己，至少我來到這裡了。比起當年，雖然鬢角斑白了一些，智慧也只增長了一點點，至少我來到這裡了。

接下來的日子裡，我為攝影機重現了在冰河上和冰磧地上爬行的情景。時間過得既恍惚又煩人。我知道有演員會在山上重現動作，那些鏡頭都不會顯露出我的臉。然後他們會把這些鏡頭和我的剪輯在一起。然而，穿著同樣的登山服，把黃色的防潮墊包裹在右腿上，假裝爬行、摔倒和單腳跳，就像十七年前我所做的一樣，這些真的令我心力交瘁、煩躁不已。為什麼他們不直接雇用演員扮演我呢？我不斷地問自己。

我感覺好像隨時都會有東西從後面襲擊我。當我在冰磧地或是冰河上的時候，山稜環繞谷地的熟悉場景佔據了我的全部視野，這種感覺就變得更為強烈。這些記憶已經風乾在我的記憶深處。過了這麼多年再次見到這個場景，就像按下了開關，我最痛苦的回憶和聯想都回來了。這個地方，我曾經深信自己將死在這裡，而那些稜線會是我死前最後的風景。我不該再回到這裡的。這無法淨化，只會加深恐懼。

奇怪的是，賽門和我幾乎沒有向彼此談起個人感受。我們已經談過也寫過無數次那段經歷，似乎再也沒什麼可說的，因此也沒有必要再說起。不會有任何改變。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我們比任何人都更瞭解這裡發生過什麼。那已成歷史，而我們已經處理好了。

在我心中，那些回憶如潮水般再次湧現，清晰、鮮活得令人吃驚，以至於有時我竟以為那十七年並沒有過去，我的確回到了一九八五年那個恐怖的現實當中，正在拚命地往山下爬去。

一天，我獨自坐沙地上，這裡是冰磧和山壁之間的狹窄谷地。

我凝視著綿延數公里的亂石，腿上捆著防潮墊，穿著那身衣服，背著背包，等候劇組人員的無線電呼叫。他們都在二公里以外一座高高的山稜上。我又開始恐慌了。一九八五年，我就坐在這個位置，確信賽門和理查正跟隨在我身後。那是幻覺——就像一個舒適的繭，躲在裡面感覺很好，以至於我完全相信了自己的幻覺。十七年後的此刻，我似乎正在經歷同樣的怪異幻覺。

我緊張地不斷轉頭回望，視線越過自己的肩膀，想要辨認出山稜上的人。我的心臟開始狂跳，我不斷緊張地深呼吸。我以為自己會哭出來。後來我看到了在攝影機四周忙成一團的小小人影，努力想讓自己平靜下來。當我聽到岩石滾下山壁，以及塵土在風中四散開來的聲音，那種恐怖感又加強了。它們離我太近了，我很難受。我回頭去看那座山稜。快點，快點，我想離開這裡。又一陣岩石落下，朝我拍打而來。我本能地急速閃開。幾秒鐘後，極其強烈的恐慌感吞沒了我。我得逃離這裡，一定得逃走。正當我動手解開腿上的墊子時，無線電裡發出嘈雜的聲響。

「喬，我是凱文，聽到了嗎？」我盯著從胸前口袋伸出的對講機天線。「喬，喬，聽到了嗎？你準備好拍下個鏡次了嗎？」

「凱文，我是喬。我聽到了。」我鬆開通話按鈕，長長地吐了一口氣。

「好的，喬，請你開始爬向岩石狹谷。按照你自己的速度。」我大笑起來。笑聲中略帶一點癲狂。這次重返祕魯，我一點也不覺得有趣。

※※※

令人創傷的情緒，諸如內疚、悔恨、悲傷和恐怖，在神經迴路中傳導的方式就彷如深刻或原始的恐懼。我們探索記憶陰影和深層恐懼的方使已大有進展。如今，科學家正在研究如何幫助大腦擺脫恐懼和壓抑。在老鼠身上進行的實驗表明，我們可以藉由抑制大腦對這類記憶的荷爾蒙反應，從而削弱這些反應所喚醒的情緒。簡單來說，科學家已經知道如何使大腦中引發原始恐懼的神經傳導路線發生短路。不管是真實事件，還是你的想像造成的噩夢，都源自杏仁核中的神經元。當新的創傷出現，或舊的創傷發作時，這個「恐懼中心」都會刺激荷爾蒙分泌，把恐懼的印象烙在大腦中，無法承受的東西因此變得難以忘記。此類研究旨在幫助患者免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折磨。乙種腎上腺阻斷劑「心得安」在美國已經應用於臨

床實驗。病人必須在事件發生後盡快服藥，才能發揮藥效。

我從前一直對所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有些懷疑。如今似乎每個人都有這方面的困擾，我懷疑這疾病已經變成了一個統稱，給人們用來為自己的過去開脫，打求償訴訟。兩次世界大戰中，士兵和平民都親眼見證了前所未有、難以想像的恐怖災難，為什麼戰後沒有出現成千上百萬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病患？當然，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人們已經認識到「砲彈休克症」不同於「道德品格低落」。也許當時跟現在的差別在於，那時候的社會不像今天這般盛行譴責和索賠。

因此，當我從祕魯歸來，得知自己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時，我感覺有些驚訝。很有可能是因為那些環繞冰磧和冰河的山脈使我留下強烈而深刻的記憶，因此我在一九八五年所經歷的恐懼才又回到了身上。那恐懼清晰得令人吃驚，就好像幾天前才剛發生一樣。

醫生告知我這影響將很快消失，因為在過去十七年裡，我似乎已經很成功地修復了修拉格蘭德峰帶給我的創傷。被安排看心理醫生的事讓我感到很不舒服。我向來瞧不起某些美國人過度依賴心理治療和輔導的做法，甚至有些藐視。英國人面對這類事情的隱忍作風似乎更有效也更能保有尊嚴。不過，我得承認，從祕魯回來後我的確很不正常，於是我百般不願意地同意預約。

其間，我經歷了八周的輕微恐慌發作，總是毫無預兆地想哭，總是感覺自己將要受到襲擊。後來，我為一間企業提供勵志演說，詳細講述《冰峰暗隙》的故事，結果沒幾天那些症狀就都消失了。過了六個月，才有人打電話來告訴我有機會跟醫生見面了。我以謹慎的措辭抱怨糟糕的醫療服務，並拒絕了對方的提議，同時對自己沒有罹患嚴重的精神疾病感到安慰。

一遍又一遍講述《冰峰暗隙》的故事無意中成了我的良方。讓患者盡可能生動地講述他們的恐怖經歷，顯然是心理治療師常用的手法。隨著一次次講述，真實的經歷就會逐漸變得像虛構的故事一樣，彷彿成了別人的經歷，於是患者就能從創傷中抽離出來。簡而言之，通往「恐懼中心」杏仁核的複雜神經傳導被阻斷了，或者至少被繞開了。

當我前往蘇活區的劇院觀看這部紀錄片首映時，內心百感交集。本書的電影改拍權談判了長達十餘年，如今終於有成果出現，一切也畫上句點，這讓我感到無比欣慰。版權一度轉手給某間與莎

莉．菲爾德和湯姆．克魯斯有關的聯合製片公司。這是為了藉助克魯斯的明星效應，這樣做實際上也在登山界引起了熱烈反響，很多人還開玩笑說要妮可．基嫚來扮演賽門。我當時就知道，即使這部電影拍成了，也不過是好萊塢製片廠裡每年出爐的諸多爛片之一。不過他們一直在砸大錢拍垃圾片。後來當交易失敗，版權又返還給我的時候，我聽說一家頗有聲譽的紀錄片製作公司，即達洛．史密森影業（Darlow Smithson）對改拍權感興趣，而且製作團隊裡有凱文．麥克唐納這位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得獎導演，心裡頗為高興。我燃起了希望，也許他能夠根據本書製作出高水準的影片。

踏進電影院的時候，我還不知道電影會是什麼樣子。除了我在祕魯遭遇的個人困難之外，整個電影製作過程難以置信地冗長乏味，讓人頭昏腦脹。我痛苦地體認到，改拍本書很難不搞得一塌糊塗。

一百分鐘之後，片尾字幕在螢幕上滾動，我既高興又擔心。電影非常忠於原著，雖然我是最沒有權力評判的人，不過我還是覺得這部片極具張力又撼動人心。當我看見自己和賽門面對攝影機敘述整個故事，我才意識到我們竟如此徹底地曝光在觀眾眼前，這使我感到擔心。我倆從未想在大眾面前曝光，那麼做引來的目光十分令人不適。要是從錄音機裡聽到自己的聲音會讓你感覺彆扭，看見自己出現在大銀幕上更會讓你徹底不安！暢銷書通常很難改拍出令人滿意的電影，而這次他們似乎成功了。不過，最終得交由讀者和觀眾來評判。對於賽門和我來說，記憶深處那段真實經歷，始終遠比任何文字或影像的再現要生動得多。

奇怪的是，一九八五年在祕魯所經歷的身心創傷並未改變我的生活。倒是本書及後來作品的成功，還有演講事業強烈地改變了我。而電影的拍攝工作無疑也將繼續給我帶來變化和挑戰。

我總是在想，如果我們在修拉格蘭德峰沒有遭遇事故，我的人生會經歷哪些事？一部分的我認為我會攀登越來越困難的路線，冒越來越大的險。看著這些年來朋友們付出的代價，我想，要是走上那樣的路，我不一定能活到今天。那些日子裡，我是身無分文、氣量狹窄、無法無天、粗暴無禮且野心勃勃的登山者。那次事故為我開啟了新的世界。如果沒有那次事故，我永遠不會發現自己擁有寫作和演講的潛在天分。儘管工作一直很辛苦，我有時的確會想自己是不是很走運。

在祕魯，我們極盡所能去冒最大的險。然而，儘管遭遇了巨大

的痛苦和創傷，但現在看起來，那些東西與如此激動人心的奇遇相比實在算不上什麼。人的記憶豈不是高明的騙子嗎？我差點在祕魯失去一切，生命卻因而提升，這感覺頗像打了場勝仗。從那以後，我好像一直無往不利、一切順利得令人擔憂。好運何時終結呢？

今日的謝菲爾德酷熱晴朗。我正努力撰寫我的第七本書━這是部小說。愛爾蘭的假蠅釣魚假期即將到來，在那之前我還將第四度攀登艾格山北壁。我正努力使自己不分心去想這些事情。忙碌的秋季正在聲聲召喚，手上已有許多演講預約，還有電影的宣傳活動。十七年前在修拉格蘭德峰上的生死掙扎，竟使我成為成功的商人，世事無奇不有……

生命隨時可能給你一手好牌。你該穩紮穩打、虛張聲勢還是孤注一擲？我永遠也不知道。

喬．辛普森

二〇〇三年七月

※致謝※

寫這本書就像是在與自己的逆境賭博。若沒有朋友和親人的支持和鼓勵，我永遠不會動筆，更別提完成了。

雖然我已經蒙受賽門太多恩惠，但除此之外我要再感謝他兩件事，其一是坦率地告訴我他的心理歷程，其二是給予我信任，允許我用自己的語言記錄這些敏感的情緒。

然後，我要特別感謝吉姆．佩連在我寫作初期給予的建議，以及傑夫．波爾托━他把我的文章發表在《High》雜誌上，並給予我鼓勵。開普出版社的編輯東尼．科勒維爾給我了寶貴的建議，如果不是他確信這個故事值得寫成書，這一切都不會存在。我還要感謝喬恩．史蒂文森敦促我把計畫付諸行動。

另外，我還要感謝為本書畫插圖的湯姆．理查森（注：中文版並未使用）、幫我處理照片的伊恩．史密斯以及《山脈》（Mountion）雜誌的伯納德．紐曼━我的幻燈片借給其他媒體使用時遭到損壞，是他復原了其中的大部分。而倘若缺少波切斯特團體保險公司，尤其是蓋瑞．狄維斯大力提供的財務支持，賽門和我根本就無法啟程前往祕魯。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真誠感謝我的父母，是他們鼓勵我寫這本書，幫助我恢復身心健康，而且寬容地接受我繼續從事登山運動的決定。

　　（全書完）